



字題／我陽董●著原／匡倪●

大鼓集

圖插／鐘憲黃●

79
1130
444



字題／我陽董●著原／匡倪●

大鹽集

圖插／鐘憲黃●

鹽，是最普通的東西。不過，鹽，也可以說是最神秘的東西。人的身體一定需要鹽，沒有鹽，就活不下去，而事實上，鹽只不過是一種化合物：氯化鈉，世界上有幾萬種化合物，為什麼獨獨人體不能缺少氯化鈉，而不是別的化合物呢？所以說，鹽在人類生命之中，是一件極其神秘、玄妙，佔有不可思議的地位的東西。

鹽，大部份自海水中來，將海水引進鹽田，撒上海鹽種，日光曝曬，海水慢慢蒸發，鹽的結晶就在海中凝成，到過鹽田才知道，原來並不是海水乾了之後，鹽才出現，而是海水蒸發到了一定程度，鹽的結晶就出現了，鹽是從變濃了的海水之中撈起來的。

鹽，也有來自天然的鹽池，鹽池本是海，地殼變遷，海水乾涸，剩下了鹽，到鹽池去取鹽，大概是所有取鹽方法中，最簡單的一種辦法了，只需要將一大塊一大塊的鹽敲下來就可以。大塊的鹽，晶瑩美麗，在陽光下，幻出絢爛色彩，極其迷人。

而最複雜的取鹽方法，應該是井鹽，川康一帶，盛產井鹽，用極其繁複的技巧，在岩石上打井，深達數十丈，然後，再汲取岩層下有鹽份的水，煮水成鹽，取井鹽的技巧之精細繁瑣，超乎想像之外，當地人是如何開始發現數十丈的地底下有鹽可取的，也是一件十分玄妙的事，但鹽是人體所必須的，人要活下去，一定要千方百計將它找出來才行，這可能就是原因。鹽的成本很便宜，稅很重，自古以來，鹽就是「國營事業」，由於鹽稅重，所以走私鹽，逃避稅項，也一直是很興隆的事業，而鹽商之富有，也是自古就聞名的。

中國東部，有幾個很大的鹽場，淮南、淮北鹽場，所出產的鹽，供應了許多地區鹽的需要，江蘇北部的揚州，是淮北鹽場出產鹽的集散地，鹽商羣集，由於鹽商的富有，使得揚州這個地方，着實繁榮了好多年，鹽商窮奢極侈的生活，實在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的。

「鹽」這個故事，寫的是和鹽、鹽場、鹽民、鹽商、走私鹽者、鹽民的家庭等等與鹽有關的事，地點是在中國江蘇省的北部，時間，大抵是在幾十年前。

騎着小毛驢，沿着鹽河的岸邊向前走，李和順的心裏，不住發毛。

天色很陰，春天的風吹上來，也有點寒意，可是李和順的手心却冒汗，要時時在褲子上抹着汗。鹽河並不寬，河中的水在靜靜的流着，遠遠地看到一條船，由人拉着，在鹽河中緩緩地駛來，李和順又陡地緊張起來，等到拉繩的人走了過去，李和順才又鬆了一口氣。

他盯着前面，天色更陰，而且起了一重霧，前面再遠一點的情形，有點看不清楚。李和順又吞下一口水，再擦了擦手心的汗，心中在想：怎麼還不見有人來。

昨天，在集上，李和順遇到了一件怪事。這種怪事，李和順早就聽人說起過，可是他自己却從來沒有遇上過，他是一個鹽民，一生之中，他所接觸的東西，最多的就是鹽，他知道有關鹽的各種故事，特別是有關私鹽的事，



一袋私鹽，就可獲得將近一塊大洋的厚利，一塊大洋，在一生窮困的鹽民來說，已經是難以想像的大數字了！

可是李和順現在，在他那件補過三十多次的棉襖裏，有兩塊大洋！他特地用乾草將那兩塊大洋裹了起來，以免那兩塊大洋在他的衣袋相碰而發出聲響。兩塊銀洋相碰，發出的聲響雖然不是十分大，可是也足以令得李和順心跳半響了。

那兩塊大洋，是昨天在集上，一個陌生人給他的。

當時，李和順正在用力拗着一雙草鞋，看看草鞋是不是編得結實，並且考慮是不是要買，一面又看着自己腳上的破草鞋，心中在猶豫着，是再拖上幾天，還是現在就買了來換上。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得有人在他的身後道：「李和順，跟我來。」

李和順轉過身子，在他背後講話的人，已經

轉過身，向前走了出去，李和順只看他的背影，即使看到了背影，李和順也不禁怔了一怔，因為他實在未曾想到，有那樣一個闊人，會知道他的名字。

那人穿着一身嘩嘩呢的短裝，頭上還戴了一頂禮帽，衣上連一點塵都沒有，這樣的人，在陳家港這樣的大集上，雖然不是罕見，可是像李和順這樣普通的鹽民，見到了這樣的人物，總是趕快讓開路的好，誰知道他是什麼人呢？

或許是揚州上來的大鹽商——就算是大鹽商的跟班，也一樣惹不起。也許是做官的，或者是鹽場大總管、小頭目，總之，那是上等人！

可是現在，這樣的一個人，在叫他的名字！李和順不由自主，跟了上去，他才走出了一

步，賣草鞋的那老頭就嚷了起來，一把扯住了李和順，道：「喂，你還沒給錢！」

集上的人很多，穿嘩嘩呢、戴禮帽的那人一直向前走，看來並沒有停下來等候李和順的

意思，李和順和他之間，已經隔了七、八個人。李和順不和那老漢多說什麼，拋下了草鞋，急急跟了上去。

前面那人走得很穩，也走得很快，李和順一面跟着，一面心裏在嘀咕：剛才不是聽錯了？可是他想又想，一點也沒有錯，那人的確曾在耳邊說過：李和順，跟我來。

李和順的心怦怦跳着，一半是由於好奇，這人怎知道我的名字？又為什麼要跟我他去？

穿過擁擠的人羣，漸漸到了港邊，港中爆竹聲震天，有一艘新船正準備下水，那人還在前

面，李和順仍然只看到他的背影。李和順有點不服氣，他能挑一百二十斤的鹽

擔，健步如飛，鹽場上的小伙子，也沒有什麼人比得過他。港邊並沒有什麼人，只有一羣母雞

在地上啄着，咕咕叫着在追逐，李和順急急步

趕向前，一面叫道：「先生，是你叫我？」

前面那人並沒有回答，他的背影像是長着眼

睛一樣，李和順急步仍然追不上他，李和順忍

住氣，急步走着，心中有點不服氣，終於向前

拔腳奔了過去。

李和順發覺一奔，前面那人，突然站定了身

子，李和順正在向前奔，一下子收不住勢子，

在那人的身邊，掠了過去，李和順心中暗罵了

一聲：「蠢」，立時收住了腳步，待轉過身來

時，後頸陡地一緊，已經叫人抓了個實。抓住

李和順後頸的那隻手，是如此強而有力，以致

令得李和順這樣精壯的小伙子，也被抓得陡地

眼前金星直冒，李和順忍不住叫了起來。

他才叫了半聲，李和順忍住了，略向前移

了一移，大拇指緊緊扣在他喉間的軟骨上，李

和順勉強還可以透氣，想要大叫，却是叫不出

來了。

這時候的李和順，心中又驚又怒，雙眼瞪突

着，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有一點，

他倒是可以肯定的，那抓住他後頸的人，就是

他一直跟着的那個神秘的人物，而且，那人也

一定不是普通人，一出手就能制得他眼前直冒

金星，那不消說，一定是一個練過功夫的武學

高手了，李和順一想到這裏，不由得從心底冒

起了一股寒意來。

李和順在那一霎間，想起了許多有關武學高

手的傳說，練內功練得到了化境的人，你打他一

拳，他笑嘻嘻地並不還手，非但不還手，還要

請你打第二拳；可是，你第二拳打不下去啦，

因為在你打第一拳的時候，他已經運內功反震

過來，令你拳頭、手臂的筋脈都受了傷，這時

候，你拳頭已經疼得抬不起來，再過一會，你

的拳頭就會腫起來，一直腫到手腕，腫到手臂

，等到腫到了心口，就沒命啦，少則三日，多

則五天，死前，還要受很多痛苦！

他也聽說過，橫練外功，金鐘罩、鐵布衫，

練得好了，全身除了方寸大小的一個「罩門」

之外，全身刀槍不入，身子硬得和鐵一樣。

李和順也知道，輕功練得好了，能在水上飄

，鹽場上的徐老爹，就親眼見過，在水上飄倒

是假的，可是足跡着飄浮在水面上的蘆葉，就

那樣飄飄地向東飄了出去，那可是真的。徐

老爹本來是揚州的捕快，追捕飛賊一朶青，從

揚州追到興化，就跟着飛賊一朶青，從水面上

踩着蘆葉逃走的，臨走還給徐老爹一套飛針，

據徐老爹說，那多半是一朶青念在他是公門中

人，追捕他是因為職責所在，所以手下留情，

那一套七枚飛針，雖然打在胸前，卻沒有打中

要害。

當徐老爹敞開胸口的時候，胸前七個針孔還

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玄玄玄在那七個針孔，完

全是照天上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的，徐老爹經

此一來，大徹大悟，再也不在公門裏就了，北

上關外，熬了兩年，又回到關內，在鹽場裏安

下了身。

李和順也聽說過，練刀的人，能將刀舞得只

見刀光不見人，水都潑不進去；練劍的人，練

得玄了，能連人帶劍飛起來，各種各樣奇妙的

武功一直是小伙子最心嚮往之事，可是如今，

真正遇到一個高人，李和順却被迫得連話都說

不出來了。

去了。身後的那人這道：「我要問你一些事，你可得老實告訴我！」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心想你問我？我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奶奶的，十九歲了，除了海水和鹽，還見過甚麼？連大姑娘的屁股都沒見過！

他心中在想着，就聽得身後傳來清脆的「叮」的一聲響。

那一下聲響，倒是叫人耳目清涼的，那是兩塊大洋相碰發出來的聲音，李和順自己，從來也未曾有過大洋——要是有過大洋的話，就不致連女人的屁股都沒有見過了。他每次上集，倒喜歡站在鹽站或是大商號的舖前，看那些掌櫃的，捲起了雪白的袖子，一塊一塊敲着大洋所發出的那種聲響，那是最悅耳的聲音了。

接着那「叮」的一聲，李和順的眼前，陡地一亮，兩塊銀洋，已自他的身後，飛了過來，落在他前面的地上，那兩塊大洋，也邪門得很，落地之前，是在急速旋轉着的，一落地，就向前直滾了出去，前面有一羣母雞正在散步，兩塊大洋急速滾了過去，嚇得那些母雞，展着翅，「咯咯」叫着，四下奔散了開去。李和順剛在想：整整兩塊大洋，要是滾不見了，那可多可惜！可就在這時候，兩塊大洋陡地轉了一轉，又向着他直滾了過來。

地上高低不平，可是那兩塊大洋，却滾得像兩條直線，一直來到了他的腳前，才又「叮」地一聲相碰一起躺了下來。

李和順急急地眨着眼，不知道身後那人，在玩甚麼把戲，他隨即盯住了那兩塊大洋，一塊是墨西哥鷹洋，一塊是龍洋，就躺在他的腳前，離他雙腳，就該換新的破草鞋，只不過一寸！

李和順不由自主，喘起氣來，身後那人這道：「我也不白問你，只要你答得好，這兩塊大洋，就是你的！」

李和順道：「我……一定答得好，你要問甚麼，我就說，奶奶的，王八蛋不說！」他心中一發急，講話也有點語無倫次起來，手心直冒汗，背上冒出來的汗，匯成一條，直淌了下來，像是一條蟲，在背上爬。

那人居然叫李和順的話，逗得樂了一下，道：「你好好想想，十年前，也是現在這種四月天，你是不是見過一個小媳婦，從大王集，到海邊去？」

李和順一聽，喉間發出了「咯」地一聲響，他雙眼仍然盯在那兩塊大洋身上，可是，在他眼中看出來，那兩塊大洋，就像是已長了翅膀，正在飛呀飛呀，飛得離他越來越遠了！

李和順早就打定了主意，爲了要得那兩塊大洋，不論那人問什麼，他得立時就答上來。

可是，那人問的，却是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他才九歲，就見過那小媳婦，他又怎麼能記得？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喉間又發出了「咯」地一聲響，道：「先生，這兩塊大洋，我……沒法消受了，你……還是拿回去吧！」

那人好像比李和順還要着急道：「你，你不肯說？」

李和順心中煩躁得恨不得一頭在石頭上撞死，他像號哭一樣叫了起來道：「我不肯說？奶奶的，我是王八蛋才不說！」

那人怔了片刻，道：「你真記不得了？那小媳婦，二十六、七歲，水靈靈的大眼睛，穿着紅襖，雪白的皮膚，沒有纏小腳，腳程很快，她曾經遇到過你，一定遇到過你的！」

李和順雙眼睜得很大，用心聽着，也用力想在他的腦中，擠出點記憶來，可是沒有法子，一點辦法都沒有，他根本就沒見過那樣的一個小媳婦！

他只好嘆了一聲，道：「先生，真的沒見過，我要是見過，那時我雖然小，也許還能記得！」

他身後那人，聽了李和順的話之後，猝然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那人這樣問，李和順一點也不奇怪，晒鹽爲生的人，一出生就在海邊，帶着鹽份的海風，就像銹子那樣，在人的皮膚上銹着，將每一個人的皮膚，都銹得那樣粗糙和黝黑；再加上成年累月和鹽在一起，皮膚不但粗糙，而且還都起着鱗片，白白的，像是一層鹽花，更何況洗也洗不掉，根本無法從外形看出他的年紀來，除非是真正老了，頭髮白了，牙齒掉了，人家才知他是一個老頭子或老太婆，不然，從十六歲到四十六歲，男女看來，全是一樣。在鹽中長大的女孩子，聽說脫下來之後，總有幾截皮肉光滑的地方，不過李和順也沒有見過，那人問他的年紀，他自然不覺得奇怪。

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道：「我屬羊的，今年足十九歲了，才過生日。」

身後那人「啊」地一聲，李和順等了半晌，不見那人出聲，可是他也不敢再轉過身去，過了好久，那人才道：「那麼，你可認得什麼人，也叫李和順的？木子李，和氣的和，順當的順！」

李和順心中一樂，這問題，他立時答得上來。

李和順忙挺了挺胸，道：「我爹就叫李和順！」

身後那人的聲音之中，透着奇訝，道：「你爹？他們父子兩人——」

李和順道：「是啊，我們是窮人家，又沒有人唸過書，我出了世，得取名字，爹說，找個人唸過書，又得花錢，不如也就叫李和順吧，和起名字，又得花錢，不如也就叫李和順吧，和和順順，可不嫌多，就那樣，我也就叫李和順了！」

那人的聲音顯得很急促，道：「那——那你的爹呢？快帶我去找他！」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道：「你——你不去找他，他也罷了，他——死啦！」

身後那人「啊」地一聲，道：「死——死啦！死了有多久了？」

李和順皺着眉，扳着手指，過了半晌，才道：「十年！」

身後那人像是在心口捅了一刀一樣，發出了一下低呼聲，道：「十年！」

李和順眨着眼，過了半晌，才又聽得那人道：「你撿起那兩塊大洋，我還有點話要問你！」

李和順忙彎身，將那兩塊大洋，撿了起來，緊緊捏在手裏。在他彎身的時候，那人又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等李和順直起身子來時，他又只看到了那人的背影。

那人直向前走着，李和順在後面跟着，沿海邊向前走，走出了有兩三里地，海邊全是大大小小的小石塊，潮正在漲，一個一個浪頭，撞在小小的石塊上，激起老高的水花來，海灘上，大大小小的蟹，在海水上來時，慌慌張張地躲進洞去，潮水一退，又慢慢冒出來。

那人來到一塊大石前，自己坐了下來，背對着李和順，李和順也坐了下來，那人拉了拉帽子，整個臉全叫帽沿遮住了。

那人坐下之後，才道：「你爹是怎麼死的？」

李和順搖着頭，道：「那我記不清了，不過——不過，事情很怪，我爹——我記得，足有三、四天沒回家，後來我媽去找他，也沒回來，又過了幾天，有人告訴我，說是在老黃河口下面，見到他們倆，全死啦！」

那人挺了挺身子，道：「你爹死前，你可記得他有什麼異常的事？說過什麼異常的話，你好好想一想！」

李和順眨着眼，道：「對了，那天他趕集回來，給我捎回來一大塊糖餅，我第一次吃到那麼好吃的東西，我在想，爲甚麼鹽和糖看來一樣，糖就那麼好吃，鹽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人哼地一聲道：「還有什麼？」

李和順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敲着，道：「我吃着糖餅，就聽得爹和媽吵了起來，爹好像說了一句話，媽就惱了，吵得很兇！」

那人道：「你爹說了什麼？」

李和順道：「我爹……我爹……好像是說，我們真不是人，你才二十七，看來就像老太婆，人家二十七，嫩得可以搗出水來，我當時就想，人怎麼嫩，再也搗不出水來，媽爲這惱什麼——」

李和順還想講下去，那人却陡地轉過了身來，那人自己陡然轉身，面對着李和順，倒着實嚇了李和順一跳。不過那人轉過頭來之後，李和順仍然看不清他的臉，只能看到他的下頷，那人的下頷，看來很尖，臉色也蒼白得很，那人才一轉過頭來，立時又轉了回去，像是在喘氣，道：「你爹是說誰？他又說了什麼？」

李和順道：「那真的記不起了，真的記不起了！」

那人雙手緊握着拳，指節骨發出格格格的聲響，那種聲響雖然不大，可是李和順聽了之後，心中却感到很害怕，他連忙補充了一句，道：「真的不記得了！」

那人停了半晌，又道：「你父母是怎麼死的，你知道多少？」

李和順道：「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們死了，是徐老爹料理他們後事的，我真的不知道！」

那人坐在大石上的身子，略向上挺了挺，道：「徐老爹？他又是什麼人？」

您要關心...

婦女衛生與健康

洗潔、除臭
白帶的預防與治療

婦必寧濃縮液
Fubirin liquid concentrate



- 社教服務
- 時下高雅之女士，莫不講究婦女之清潔衛生，以維身心舒適，白帶疾患，若不加以治療，不僅有礙婦女之清潔衛生，且對於個人之身心健康，工作情緒均有不良影響。
 - 婦女之白帶通常因陰道不潔、炎症（如陰道炎、子宮頸炎），精神或局部刺激所引起，其症狀除瘙癢外，隨病因不同而異，常見之病因如：
 - 滴蟲性陰道炎——白帶症狀爲黃綠色，帶有氣泡及粘膿塊，腥臭味。
 - 黴菌性陰道炎——白帶症狀爲白色濃稠液，癢疼，無臭。
 - 念珠菌病——白帶症狀爲水樣液帶纖維碎片。
 - 急性淋病——白帶症狀爲濃性液。
 - 子宮頸炎或子宮內膜炎——白帶症狀爲半透明或白色粘液淡黃色液，伴有小腹脹、腰痛。
 - 無論任何病因，均須適時就醫予以治療，始能永保健康舒適。
 - 婦必寧濃縮液使用後，可滲透患部，發揮除臭、洗潔及消除白帶的治療效果。
 - 婦必寧濃縮液專供婦女洗潔陰部異臭，月經後洗潔以及使用陰道用藥物或避孕膏劑後灌洗之用。
 - 婦必寧濃縮液氣味芬芳，且具有緩衝作用，能使藥效較爲持久，洗潔後使用婦必寧濃縮液清洗陰部，能保持身體清爽，舒適與潔淨之感。
 - 婦必寧濃縮液藥性溫和，對於陰道內壁柔嫩的粘膜組織，不會產生刺激，爲一種合乎生理性之婦女衛生清潔劑。
 - 適應症：婦女陰道及陰部之除臭與洗潔，白帶之預防與治療。

歐文藥品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各大藥房均售

北區服務電話：3926366 • 3415064
台北郵政信箱第5-140號 TEL: (02) 3511631
衛署藥製字第06636號 (88) 北市衛藥廣字第354號

大姑集

2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黃憲鐘

自從和那人開始講話以來，李和順就一直給那人的氣勢壓得喘不過氣來，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窩囊之感，直到這時，他精神才陡地一振，因為徐老爹到底不是普通的人物，他曾在揚州府當過捕快，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物，提起徐老爹，李和順彷彿覺得自己的腰板也登時硬了不少，他忙道：「徐老爹曾當過揚州府的捕快……追過飛賊一朶青，現在是鹽場種鹽的好手，經他種出來的鹽全是雪一樣白的——」

李和順還要講下去，那人已經霍地站了起來，道：「行了！」

他在講了「行了」兩字之後，略頓了一頓，又道：「李和順，你聽着，今天遇到我的事，別對人說，不過你可以對徐老爹說，明天你沿鹽河走，約徐老爹一起來，我還有事找你們！」

那人一面講着，李和順就一路「哦哦哦」地答應着，由於那人說話的那種語氣，叫人沒有法子不答應。那人一講完，就已向前疾走了開去，李和順雙眼發着直，盯着他的背影，一直到那人看不見為止。

李和順的手，還緊緊握着那兩塊大洋，好一會，他才攤開手來，那兩塊大洋，給他的手汗沾滿了，他用力在衫上擦着那兩塊大洋，再緊緊握在手裏，心忖忖跳着，不知該怎樣才好。在海邊團團轉了好一會，李和順才有了主意，這人和這件事都古怪，叫自己出主意是出不了的，一定得回去問問徐老爹，才好再作打算！

李和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沿着海邊，大踏步向前，走了過去，當他匆匆地在海港沿岸走過去的時候，港裏那艘新船，還在舉行下水儀式，鑼鼓吹打，震耳欲聾，不過李和順心裏有事，一點沒聽進去。

李和順當然也沒有注意到，在離那艘又大又漂亮，簡直全艘船都在發光的新船不遠處，另外有一艘中等大小船停泊着。

那艘船，看來和普通載鹽、捕魚的船，完全沒有分別，除非是極小心的人，才會注意到那艘船的船尾上，釘着一塊巴掌大小、扇形的、金光閃閃的牌子，那牌子簡直就像是一柄小摺扇，上面還刻着山水人物。不過就細心的人，看到了這塊約有一寸厚的牌子，也一定只當它是擦亮的銅牌，絕計想不到那是一塊用純金打成的金牌。而就算有人看出了那是一塊純金的金牌，除非是深知來歷的人，心中也不會吃驚，至多是奇怪一下，怎麼知道有人會將上百

兩金子，就那麼隨便掛在船尾而已。

那艘船尾的窗子，打開了少許，有一根黑色的管子伸向外，那根管子在緩緩移動，移動的方向，就跟着李和順走動的方向。

李和順完全沒有注意這一切，可是在那艘船的尾艙中，却有人注意着他。

那是一個中年人，約莫有五十上下年紀，臉上的皺紋相當多，雙手很大，他正將那根管子的一端，湊在自己的右眼上。

那是一具單筒望遠鏡，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和順一面在向前走着，一面口唇掀動着，不住喃喃自語，而臉上那種充滿了疑惑的神情，更是一望便知。

就在那時，艙門移開，剛才和李和順講話的那人，走進了船艙來。

那人一走進來，中年人就轉過身來，將手中的單筒望遠鏡，壓了進去，順手放在一張几上。

那艘船的尾艙並不是很大，可是和那艘船的外表，卻實在太不相稱了，從那艘船的外表來看，無論是什麼人，都絕想不到，這艘船上，會有這樣華麗的一個船艙。

船艙的一邊，是一列八扇玉雕屏風，屏風的前面，則是一套紫檀木的椅子和茶几，椅子的背上，全鑲嵌着大幅的粉芙蓉——一種粉紅色而又天然黑色紋理的大理石，每一塊尺半丁方的粉芙蓉上黑色的紋理，看來全是極其佳妙的山水畫。

在另一角，是一張巨大的西洋絲絨沙發，沙發不遠處，是一隻紫檀木的櫃子，一半是書格，放着十幾套書，另一半的櫃門上，放着各色玉石砌成的「九子圖」，工藝精絕，栩栩若生，那九個正在嬉戲的胖娃娃，就像是隨時會跳下來，叫嚷着滿地奔走一樣。在櫃邊的牆壁上，掛着兩幅斗方，是八大山人的無根蘭花，楠木的畫框上，刻着極細的雕花。在一張几上，一隻宣德銅爐中燃着香，烟從銅爐頂蓋的孔中，一絲絲冒出來，散發着一股沁人的清香，港口上的那種魚腥味、汗臭味，在這艙裏，是完全聞不到的。

那人進艙來之後，就脫下了帽子，中年人忙過去，將帽子接了過來，那人直來到絲絨沙發前，坐了下來，他脫下帽子之後，可以看到他的臉，他的臉型不算是英俊，太瘦削，下頷很尖，而且臉色也太蒼白，看起來，約莫是三十上下年紀。不過他高得有點異樣的顴骨，和他那一雙有一種直逼着人望過來的眼神的眼睛，却叫人一看到他，就有心中一凜的感覺。

他坐下來之後，用手在臉上重重撫着，那中年人小心地在帽上拍了幾下，才道：「少爺，李和順說了些什麼？」

「少爺」的口角略牽動了一下，發出了一下無可奈何的微笑，道：「你弄錯了，這個李和順，不是蘭姑當年遇到過的那個！」

中年人「啊」地一聲，隨即一副亟亟想解釋的神氣，「少爺」又揮了揮手，道：「不過也有用，他是那個李和順的兒子，蘭姑真在這兒經過過，那個李和順遇到過蘭姑，我知道！」

他在講到最後三個字之際，聲音很低，視線轉向艙壁上所懸的那兩幅蘭花，眼中神采越來



越逼人，可是臉上的神情，却越來越迷惘。
中年人站在一旁，看他的神情，他顯然有許多話想問，不過他也顯然不敢在「少爺」注視着那兩幅蘭花時候去打擾他。
過了很久，「少爺」的視線，才離開了那兩幅畫，望向那中年人，道：「還有一件怪事，徐標在這裏的鹽場裏種鹽！」
那中年人陡地震了一震，說道：「徐標？不是聽說他到關外去了麼？我們也派人到關外去找過他，他在這裏，和蘭姑的事！」
中年人的神情更疑惑，望着「少爺」，「少爺」又苦笑了下，道：「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李和順兩夫妻死在老黃河口，是徐標料理的事，我已約了李和順，要他帶了徐標，明天在鹽河邊見我！」
中年人攤了攤手，道：「少爺，徐標是六扇門裏有數的好手，他聽那拐子回去一說，我看他立即會知道你是什麼人，他敢來麼？」
「少爺」冷笑了聲，語調之中，充滿了自信，道：「就怕他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他要是知道了，他敢不來麼？我看在他的口裏，多少可以問出一點線索來。」
中年人望着「少爺」，欲語又止好幾次，才道：「少爺，事情已過去十年了，蘭姑她——」
「少爺」陡地向中年人射過他那種凌厲的眼光，中年人也立即住口，臉上是一副難過、冤

惜的神情，「少爺」的視線又轉向那兩幅蘭花，緩緩站了起來，踱到了畫前，伸手在畫上，輕輕撫摸着，神情更是悵悵。
但是，當他轉過身來之際，他却變得十分機警，說道：「對頭那裏，有什麼動靜？」
中年人苦笑道：「少爺，你想想，他們怎麼肯放過你？要我是你，躲還來不及，還要大模大樣，將金扇子掛出來，這不是引鬼上門麼？」
「少爺」冷冷地道：「要打鬼，不引鬼上門，難道還得花時間到處找他們！」
中年人神情更苦澀，道：「少爺，那些鬼，全是惡鬼！你一個人怎麼對付得了？要是蘭姑在——」
「少爺」的神情一直很鎮定，可是這時候陡然暴躁了起來，陡地喝道：「她一直還在！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你是說她……說她……」他又急躁又發怒，聲音發着顫，中年人忙道：「還在，還在，我的意思是，要是她在你身邊的話！」
「少爺」像是陡地洩了氣，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少爺」坐下來之後，中年人在他的對面，也坐了下來，只是怔怔地望着「少爺」。「少爺」略略抬了抬眼皮，道：「唐榮，這年頭，已不興忠心耿耿這碼事了，你要是害怕的話，

——唐榮的臉，陡地脹得通紅，用力一掌，拍在身邊的几上，道：「少爺，你要再講這種話，我就——」
「少爺」笑了笑，道：「你就怎麼樣？就不再理我，自顧自離去，是不是？」
唐榮的神情很難過，他的怒意已經消失，像是哀求似地道：「少爺，別難為我，我是粗人，不像你，放過洋，唸過書，別難為我！」
「少爺」嘆了一口氣，道：「唐榮，我是爲你着想，你想想，對頭多麼厲害，多麼深謀遠慮，當年的那種陰謀，不是到了事後仔細想起來，神仙也要墮入他的圈套，現在更是要財有財，要勢有勢！」
唐榮冷笑了一聲，說道：「不論他有什麼，我只有爛命一條，說什麼也不會虧本！」
「少爺」嘆了一聲，抬頭望着蘭頂，道：「說來也奇怪，我掛出了那柄金扇子，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怎麼對頭一點動靜也沒有？江南江北，他至少有七十二處站口，不知道有多少三五五岳的人馬是他的手下，青紅兩幫的人，更和他廣通聲氣，難道金扇子不見了十年，就再也沒有人記得了？」
唐榮瞪了「少爺」一眼，道：「你才想那樣！我看，或許就在我們的船旁，就是對頭的船！」
「少爺」像是在喃喃自語，道：「那麼，他還在等什麼呢？」
唐榮吸了一口氣，雙手互扭着，道：「當然他已經知道了你在找蘭姑，他這十年來，也一刻不停在找蘭姑，他找不到，他要等你找到了再下手！」
「少爺」笑了起來，在他的笑聲中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味道，然後道：「他找了十年也未曾找到蘭姑？蘭姑她——」
「少爺」沒講下去，神情也更悵悵。
唐榮一面搖着頭，一面推開艙門，向外面走了出去，艙中只剩下了「少爺」一個人，他取起一本書來，翻了翻又放下，又開始怔怔地望着那兩幅蘭花，那兩幅筆觸簡單的蘭花，像是可以勾引起他無限的回憶，而他的回憶，又必然是極其傷感的，要不，在他的臉上，就不會有那種悵悵的神情和蘊藏着如此深刻的悲哀了！

和那船尾掛着純金扇子的船的船艙，完全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是徐老爹的住所。所有鹽民的住所，全是一樣的，是他們自己建造的，用土塊當磚，屋子能有一根碗口粗細而又筆直的木頭做大樑，已經很不錯了。徐老爹的屋子就沒有，屋樑是彎曲不直的，所以屋頂上的草苦，也歪歪斜斜，在月明星朗的天氣，可以看到天上的月光，而在下雨的時候，屋裏和屋外，也差不了多少。
李和順來找徐老爹的時候，徐老爹正向灶中塞柴草，在煮他的晚餐，那是一鍋玉米糊子，如今，鍋裏的玉米糊子顯然還沒有煮熟，不過灶裏的火早已熄了。徐老爹像是已經忘記了他的晚餐，只是不斷屈着手指，在屋中團團走着，屋子是那麽小，以致他在團團轉的時候，李

您要關心...

婦女衛生與健康

洗潔、除臭
白帶的預防與治療

婦必寧濃縮液
Fubirin liquid concentrate



社教服務

- 時下高雅之女士，莫不講究婦女之清潔衛生，以維身心舒適，白帶疾患，若不加以治療，不僅有礙婦女之清潔衛生，且對於個人之身心健康，工作情緒均有不良影響。
- 婦女之白帶通常因陰道不潔、炎症（如陰道炎、子宮頸炎）、精神或局部刺激所引起，其症狀除瘙癢外，隨病因不同而異，常見之病因如：
 - 滴蟲性陰道炎——白帶症狀為黃綠色，帶有氣泡及粘膿塊，腥臭味。
 - 黴菌性陰道炎——白帶症狀為白色濃稠液，癢疼，無臭。
 - 念珠菌病——白帶症狀為水樣液帶纖維碎片。
 - 急性淋病——白帶症狀為濃性液。
 - 子宮頸炎或子宮內膜炎——白帶症狀為半透明或白色粘液淡黃色液，伴有小腹痛、腰痛。
- 無論任何病因，均須適時就醫予以治療，始能永保健康舒適。

- 婦必寧濃縮液使用後，可滲透患部，發揮除臭、洗潔及消除白帶的治療效果。
- 婦必寧濃縮液專供婦女洗潔陰部異臭，月經後洗潔以及使用陰道用藥物或避孕膏劑後清洗之用。
- 婦必寧濃縮液氣味芬芳，且具有緩衝作用，能使藥效較為持久，洗滌後使用婦必寧濃縮液清洗陰部，能保持身體清爽，舒適與潔淨之感。
- 婦必寧濃縮液藥性溫和，對於陰道內壁柔嫩之粘膜組織，不會產生刺激，為一種合乎生理性之婦女衛生清潔劑。
- 適應症：婦女陰道及陰部之除臭與洗潔，白帶之預防與治療。



歐文藥品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各大藥房均售

北區服務電話：3926366・3415064
台北郵政信箱第5-140號 TEL: (02) 3511631

衛署藥製字第06636號 (88) 北市衛藥廣字第354號

十年前，也是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時候，他正在煮玉米糊子，李和順推門走了進來——這

個李和順，是小伙子李和順的父親。

李和順直來到灶後蹲下來，灶洞裏的火雖然旺，可是映着李和順的臉，他的臉却是蒼白的。

徐大叔——那時候，徐老爹還沒老成一老爹。

在那東西上刻着的字是古篆，徐標並不認得，字上，本來可能是漆着金的，但因爲年代實在太久遠，把玩它的人太多的緣故，金粉已經

在販鹽這一行業中，已經沒有人敢提他的名字，是以久而久之，變成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了，只知道他被尊稱為潘老太公。

梁家仁 黃一龍 成鳳
領銜主演
狂暴大殘酷！忍破大極限！
瘋癲嘯震天！拳拳掃大地！

狂暴忍術電影

第一部

中國遠東
二大院線

聖誕節與首聯映

單看一場「瘋癲拳」力搏十八惡霸，值回雙倍票價！保證看後「猶有餘悸」！

導演
葉榮祖

瘋癲拳

梁家仁
黃一龍
成鳳
領銜主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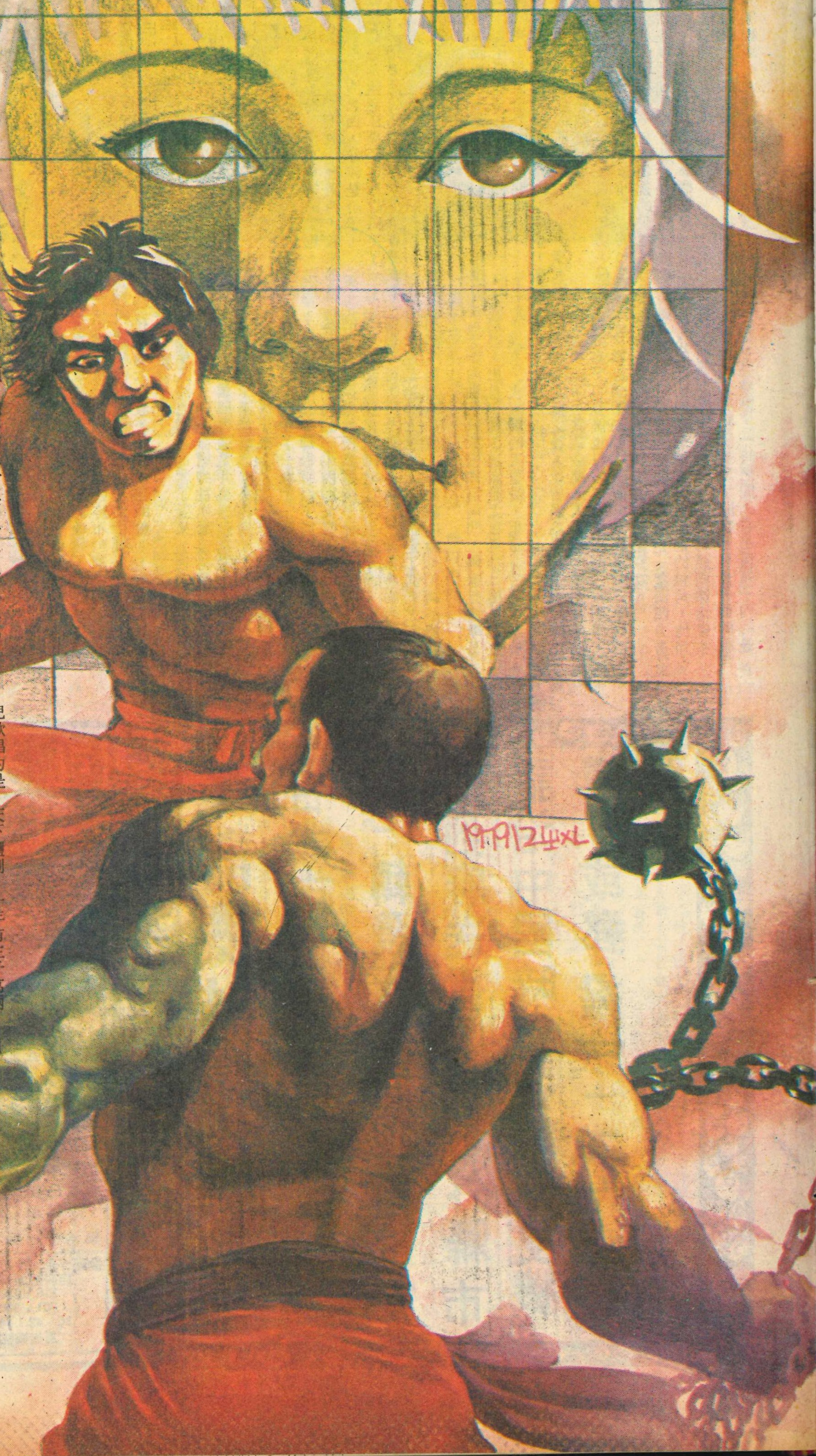
不瘋不成型！不癲不成拳！
惡勢逼英雄！江湖出好漢！
狂暴大殘酷！忍破大極限！
瘋癲嘯震天！拳拳掃大地！

監製
周福良

策劃 王 峯
製片 祁忠林
編劇 張信義
助理 周福榮
武術指導 戴 徹
錢月生 高 雄 李 昆 馬金谷 王明台
聯合主演

大話金銀

●●●
原著
董黃
倪陽
鍾憲
國政



潘老太公文武全才，據說他要是去應考，狀元就非他莫屬，但是他不知道爲了什麼，却做了私鹽販子，潘老太武功極高，在佈滿了腥風血雨的鹽梟這一行中，很快就出人頭地，成了當時七大鹽幫之一，金扇幫的幫主，在他當上幫主的那一年，「雙龍爭珠令」是在當時第一大幫，青龍幫幫主的手裏，青龍幫主手下，有四大天王、十八羅漢、二十二個武林高手，本人橫練金鐘罩外功，已到第七重境界，單門只是巴掌大小，就在心口，再要練下去，能練到全身刀槍不入，堅如鐵石的地步，手握雙龍爭珠令，住在興化水城之中，號令天下，聽說他的銀子全沉在興化湖底，令得興化湖的水，也高了幾寸。潘老太公一當上金扇幫主，第一件大事，就是去拜會青龍幫幫主，照着青龍幫的規矩，一關一關打進水城去，連過廿二關，打退了四大天王、十八羅漢，等到他見到青龍幫主的時候，已經身受重傷，口角流血，那時，青龍幫主只消伸一個指頭向他指一指，他就非跌倒不可，可是就憑他對青龍幫主的一番話，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且還使得青龍幫主，心悅誠服，從此，天下走私鹽這一行，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潘老太公說的是什麼呢？他首先告訴青龍幫主，朱皇帝頒下了這面「雙龍爭珠令」，並不是爲了顧念他曾走過私鹽，所以才照顧私鹽的鹽梟，而是因爲朱皇帝的走過私鹽，知道在天下私鹽鹽梟之中，不知有多少草莽英雄、江湖豪傑，也知道那些英雄豪傑，個個全是桀傲不馴的血性漢子，無論在什麼時候，這批英雄豪傑，要是擰成了一股心的話，皇帝的寶座，就會坐不穩。所以，他才頒下了「雙龍爭珠令」，令得那些英雄豪傑，爲了爭奪雙龍爭珠令而自相殘殺。

算算將近兩百年來，爲了這面雙龍爭珠令，死了多少人！青龍幫幫主，爲了爭奪這面令牌，全家都被仇家殺害，他自己一個人死裏逃生，拜師學藝，受盡了苦楚，才又從仇家的手裏，將令牌奪了回來，建立了基業，眼前金銀多得能令興化湖的水漲，可是一有人走近他五尺，他就全身緊張！潘老太公又勸諭青龍幫主，人壽有限，金銀再多，又有何用！不如趁在世之日，多作善舉，以爭後世聲名。

潘老太公對青龍幫主所說那番話，究竟如何，因爲當時只有他們兩人在場，所以，以後的傳說，也不過是傳說，但是令得天下人知道的是，青龍幫主被潘老太公說動了，留着潘老太公在水城裏養好了傷，廣邀天下販私鹽的大小首領，總共有二千三百多人，齊集水城，當衆宣佈，將雙龍爭珠令，雙手奉送給潘老太公，掌了令，仍然將私鹽的利藪，逢百抽一，天下私鹽的銀子，任何私鹽鹽梟，逢病逢老，逢死遇難，廣爲無卹。不到三年，天下鹽梟兩派，本來七大幫會，無形之中，已經解散，全都歸入潘老太公的旗下。

而潘老太公處事公允，賞罰分明，爲公多，爲私少，也極得天下鹽梟的愛戴。潘老太公等於天下鹽梟中的皇帝。潘老太公死後，長子繼父業，長子死後，孫又繼祖業，就這樣一直傳了下來，漸漸地，潘家的後代，未必有祖上那種天下鹽梟謀利的胸襟，潘家的錢財，自然也就漸漸多了起來，由於鹽梟一直和官府處在對立的地位，所以鹽梟的人數儘管多，但一直處於一種極其嚴密的組織之中，戒條多而極嚴，人人都知道，潘家積了金山銀山，不過究竟有多少是沒有人知道的。

「雙龍爭珠令」，一直在潘家的子孫手裏，所以揚州有一首兒歌，揚州兒童唱了幾百年：「天下鹽利三千萬，齊中劈開分兩半，公一半，私一半，公歸官，私歸潘。」

兒歌唱的是，天下鹽利，一年有三千萬兩，一半入了官府，一半入了潘家，那是當時私鹽已被雙龍爭珠令弄得極其蕭條的時代，潘老太公之後，私鹽又蓬勃起來，一年利藪，又何止三千萬兩？

潘家一直住在揚州，清兵入關，大軍南下，揚州失陷，清廷知道潘家的財富，曾逼潘家獻財，殺了當時潘家一百七十餘口，可是仍然有人逃了出來，官府一直未曾找到雙龍爭珠令，也沒有找到潘家的寶藏，八旗子弟，將潘家連綿數里的大宅，拆成了一塊塊磚頭，所有的棟樑大柱，也都劈了開來，連一個銀鏢子都沒有找到，又發掘了潘家的墳墓，連潘老太公的墳都掘了出來，除了一點陪葬品之外，也沒有得到什麼。

天下鹽梟，從此失去了首領，一直又過了百餘年，到了清朝乾隆一代，才有了巨大的變化。

清乾隆四十五年，春三月，十五，那天正是鹽梟的一個大日子，在黃河出海處那一片曠野上，聚集了將近五千個私鹽販子，人雖然多，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在陽光之下，人人都看到一個年輕人，手中持着傳說中的雙龍爭珠令，緩緩地走過來。

「雙龍爭珠令」重現人間，鹽梟就有了總首領！

照說，野性難馴的鹽梟，應該並不歡迎有一個首領來管他們的，但是，販私鹽是那麼辛苦，那麼艱苦，那麼沒有保障，又那麼要在腥風血雨，刀頭上舔血的行業，每個鹽梟，別看他表面上是多麼不怕死，表面上是多麼驍悍，也別管他的性子多麼野，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空虛無依，零零空蕩的感覺，他們需要有一個首領，那個首領，能給他們在他們痛苦無依的時候，在他們求告無門的時候，在他們戴上枷鎖，要砍首示衆的時候，成爲他們的依靠。

據傳說，那天齊集的私鹽販子，在看到了「雙龍爭珠令」之後，所發出的歡呼聲，連離海十幾里在捕魚的船上，都可聽到，可知他們內心對雙龍爭珠令重現的歡欣。而更令得他們高興的是，那個持雙龍爭珠令出現的年輕人，就是潘老太公的後代，是當年清兵抄斬潘家時唯一逃出去的潘家子孫的後代。當時，所有的人，一看到「雙龍爭珠令」，就毫無保留地承認了那年輕人的首領地位，到後來，才陸續傳了出來。當年，清兵抄斬，逃出來的人，一直向西逃，逃到了青海洪木諾，才叫兩個喇嘛收留了下來，從此就在青海定居，一百多年來，傳了四代

再回中原，雙龍爭珠令一直未失，而在潘家本來家傳的武功之外，更學會了西藏密宗神功，等到再在揚州建立基業之後，不但是天下鹽梟之首，而且也成了武林泰斗，受盡了草莽英雄、江湖豪傑的敬仰。

雙龍爭珠令一代一代地傳下來，各種戒條、規矩也越來越嚴，令牌是傳子不傳婿的，有潘家的許多代，一直都子孫繁衍，直到了最近的那一代，掌令的潘幫主，只生了一個女兒。偏偏那一位潘幫主，夫婦情篤，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夫人不育，潘幫主又不肯納妾，所以雙龍爭珠令，破天荒第一次，落到了一個女人的手中——或者說，一個少女的手中。那個少女，成了天下鹽梟的首領，這個少女的名字叫潘蘭花，但是沒有人敢叫她的名字，人人都只叫她「蘭姑」。一個少女，是上萬萬萬、猛野的漢子的總首領！

灶肚子裏的火早就熄了，只留下了一堆暗紅色的灰燼，暗紅的光芒，映在徐標臉上，使他的臉上神情，看來更加神秘。

徐標在那片刻之間，想起了有關種種「雙龍爭珠令」的傳說，幾百年古老、神秘、深遠的傳說。但是「雙龍爭珠令」對徐標來說，却並不是那麼深遠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潘蘭花接令的時候，他還在當捕快。那是十幾年前的事，就像是在昨天一樣。真是，那一切，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

坐在一旁的李和順，好像對徐標那種出奇的沈默，有點不習慣，他幾次挪動着身子，可是徐標就是不出聲，李和順吞了一口口水，道：「徐大叔——」

徐標揚了揚手，不讓李和順再開口。他絕想不明白，那面「雙龍爭珠令」，怎麼會到了自己手中的，不過，令牌交接前那一天發生的事，他却記得清清楚楚。

那一天一早，徐標在澡堂子裏，才從熱辣辣的湯池裏出來，伏在躺椅上，身上覆着一條大毛巾，一個瘦削的師傅，在他的身上搓着，徐標所在的是雅座，外面傳來賣唱的聲音，帶着雅音的女聲，正在唱着淫褻的「十八摸」，伴隨着的是衆多漢子的轟笑聲。

就在那時候，布簾子一掀，兩個人走了進來，徐標究竟是當了多年公差的人，什麼樣的人全見過，反應極其靈敏，那兩個人一進來，他甚至連進來的人是長是短都沒有看清楚，就從來人的身形、步伐、腳步聲上，知道對方決不是普通人，他陡地轉過身，一伸手，抓住了就放在枕邊的一柄短刀——那柄短刀，土語叫「囊子」，正式的名稱應該是「匕首」，七寸刀，七寸把，雙刃，薄身，沒有血槽，鋒利得輕輕一劃，就能劃開牛皮。

徐標一坐起來，背上的毛巾落了下來，他是赤身露體對着掀簾進來的兩個人的。也直到坐起之後，他才看清楚那兩個人，一個年紀很輕，只有十八九歲，臉色很蒼白，下頷很尖，不過一雙眼極有神，那雙有神的眼睛，掩藏了他的稚氣。另一個，三十上下年紀，一臉精悍的神色，兩隻手極大，指骨粗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練過武，武功造詣決不會差到那裡去的江湖人物。

那兩個人，想是看到徐標的反應十分快，所以一進簾，就停了下來，那年長的一個向年輕的一個笑了笑，道：「少爺，我說，徐爺不是尋常公門中人，你該信了吧！」

年輕的那個也笑了笑，說道：「說得對！他們兩個自顧自說着話，像是並沒有將徐標和他手中的囊子放在眼裏，可是也說不上對徐標有什麼不尊敬，徐標瞪着眼，在估量這兩個人的來歷。」

那年輕的一個，向徐標作了一個手勢，道：「徐爺穿上褲子好說話，我們有事相求，來得莽撞些，徐爺別見怪！」

徐標心中暗啞了一下，向瘦削的作了一個手勢，瘦削的拿起長叉子來，將高掛在天花板下的衣袴，叉了下來，忙不迭地向外走去，他在經過那兩個人的身邊之際，年長的那個，一伸手，就抓住了他的手背，道：「出去別多說什麼，嗯？」

瘦削的連連點頭，年長的一鬆手，他就走了出去。徐標將囊子咬在口裏，看來很從容地穿上衣袴，其實他心裏很緊張，不過他並不害怕，他有他出名的一門絕技，就是能將咬在口中的囊子，用極強的勁道吐出去，就算對方突然出手，他也絕不是不能對付的。

但是那個人並沒有出手，一直等徐標穿好了衣袴，從口中取下了囊子，兩人才互望了一眼，年長的那個，將手中的一個布包，提了起來，放在榻旁的几上。

那布包並不大，看得出布包裏是一隻木箱，至多不過一尺見方，看那人提着，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吃力之處，可是布包在几上一放，那張臉，卻立刻被壓得發出一「吱吱」的聲響，幾乎承擔不起！

徐標陡地吃了一驚，盯着那布包，一時之間，連氣也透不過來。那布包那麼重，看來至少有一百斤，徐標吃驚的，不是那漢子提着百來斤重的布包，完全像是沒事人一樣，天下有什麼東西，看來那麼重的，不會有別的東西，除非是金子！

徐標畢竟是個老江湖了，他立時笑了，一下說道：「兄弟是公門中人，兩位帶着那麼多金子來找我，好像不怎麼方便吧！」

那兩人又互望了一眼，一起向徐標拱了拱手，年輕的那個說道：「有一件事要拜托！」

徐標沉聲說道：「能為朋友辦事，不敢推辭，不過用金子叫徐某枉法，却辦不到！」

年輕的笑着起來道：「說得好！」

他一面說，一面陡地向徐標跨了兩步，來到徐標面前，徐標一見他向前跨了兩步，心中一凜，手裏的匕首，已經橫在胸前，以防萬一。

想，這倒好笑了，要是不點頭，就能叫你將這匕首拿了去，在江湖上也別再混下去了！徐標心裏這樣想，也難怪他，他拜過名師，苦練過武藝，在這柄七寸長的匕首上，更下過苦功，匕首在他的手裏，就等於他的手臂長了七寸一樣，如何會那麼輕易給人奪了去？

徐標心中一面想着，一面手腕向下一沉，可就是在此際，那年輕人看來全然不經意，手也跟着向下一沉，兩隻手指，還是捏住了刀尖，而徐標的眼，卻並不看着刀，只是望着徐標，仍然帶着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笑容，不過他那種笑容，看在徐標的眼裏，多少有點調侃的意味。

徐標悶哼了一聲，他此際若就勢將匕首向前送出去，那人開得不好，手上就得帶花，這時徐標只是不想自己隨身佩了二十多年，連洗澡的時候也放在身邊的利刃，隨便便就落到別人的手中，所以他手背陡地向後一縮之際，也用了六七成勁，在他想來，刀身是如此平滑，那人只不過是兩隻手指捏住了刀尖，自己往回一奪，自可奪回來的，可是，就在他手背向後一縮之際，那年輕人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着，而徐標陡地感到手心上，像是被幾十枚並不十分鋒利的針，陡地一起劃了一下，一股大力，撞了過來，不由自主，五指一鬆，匕首已到了人家的手中。

那年輕人一奪刀在手，手一揚，將刀尖向上拋，手法乾淨俐落，瀟灑輕鬆，握住了刀柄，在布包上輕輕一劃，就將布包劃了開來。這時候，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的徐標，就在當地呆立着，汗水自他的臉上，直滴了下來。

年輕人將他的匕首奪了過來，看來並不像是什麼惡意，但是徐標卻被他奪刀時所用的那一手法，震得像是井裏撈起來的木頭人一樣——僵住了不能動而渾身濕透！

徐標想說些什麼，可是硬是不爭氣，喉嚨像是有什麼東西梗住了一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不過他的心中却明白，對方剛才那一手法，那是「內勁」！內勁又叫氣功，是最難練的武功，徐標的授業恩師，曾經再三告誡過他：你的功夫練得不錯了，三四十個大漢，奈何你不得，可是如果你遇上了練氣功的內家高手，還是差得太遠，除非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不然，對方說什麼，都得聽他的，千萬不能與之動手！

天下內勁，只源出佛道兩門，佛家是達摩易筋經，出自少林！道家是太極氣功，出自武當，還有一支，練的人更少，也出自佛門，屬於密宗。

徐標在出師之後，也會過不少高手，更和不少武學高手，談武論藝，人人都知道內家氣功這回事，可是誰也沒有遇上真正的內家高手。徐標再想不到，在一個看來只不過二十歲的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這種絕世武功。

年輕人已將布包劃開，包內是一隻四方方的木箱子，四角全鑲着雲南白銅的包角，他用刀尖將箱子蓋，頂了開來，又轉頭向徐標望來。

徐標也看到箱子蓋頂了開來，可是，他的視線却十分模糊，一時之間，看不清箱子內的是什麼。

徐標心裏想，徐標心中又是一凜，接着心

徐標心裏想，徐標心中又是一凜，接着心

徐標心裏想，徐標心中又是一凜，接着心

王田女醫婦產

電3815782·3062058

國際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留日榮總女醫師主治
家庭計劃合約醫院
流產手術婦幼指定

最新電子儀器專門婦產科設備，驗孕立知結果，經期不順，月經過期注射即來，流產手術，無論月份大小，六、七月亦可獨家使用日本最新型高性能電子流產機吸引，十分鐘恢復正常，絕無痛苦，保證安全即可照常工作，最新式科學避孕絕無副作用保證永久有效。不孕症、人工受孕，百分之百成功，陰道整形改緊、處女膜移植、處女膜整形再造(台大最新式手術)、通輸卵管、赤白帶、陰癢、淋病、尿道炎新藥治療一兩次保證根治(假日照常)

院址：台北市康定路217號(萬華火車站直走過十字路口、三水市場邊即達) 聯營公車：9、24、25、中一(萬華站下)、62、11、49、233、242、244、231、364、310、334、台北客運：15、12(龍山寺站下)

弘光女醫婦產

電5513951·5314662

留美女醫學士主治
家庭計劃合約醫院
流產手術婦幼指定

最新電子儀器專門婦產科設備，驗孕立知結果，經期不順，月經過期注射即來，流產手術，無論月份大小，六、七月亦可獨家使用美國最新型高性能電子流產機吸引，十分鐘恢復正常，絕無痛苦，保證安全即可照常工作，最新式科學避孕絕無副作用保證永久有效。不孕症、人工受孕，百分之百成功，陰道整形改緊、處女膜移植、處女膜整形再造(台大最新式手術)、通輸卵管、赤白帶、陰癢、淋病、尿道炎新藥治療一兩次保證根治(假日照常)

院址：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78-1號(國賓大飯店斜對面) 聯營公車：17、213、216、217、218、220、924、227、247、706、261、301、308、310(國賓飯店下車) 0、26、42、44、46、63、40、226 指南、3(馬偕醫院站下) 北市衛醫字第0914號

訂閱時報周刊

台北市區請撥三七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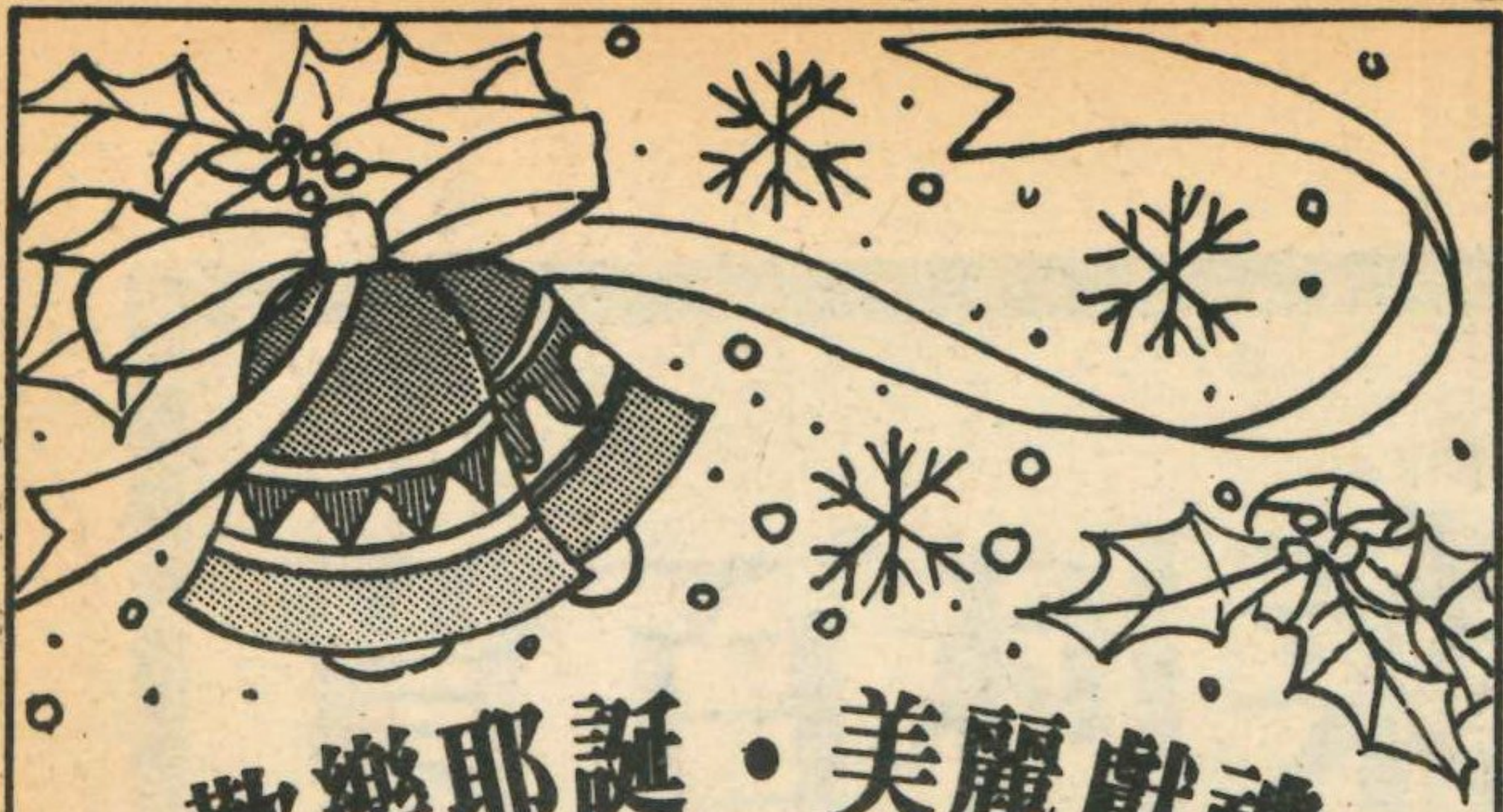
四一轉發行部周刊組，立

即到府送書收款，外縣市

請洽中國時報各地分支機

構，或郵撥一一二六七七

號



歡樂耶誕·美麗獻禮

蜜絲佛陀

耶誕禮盒深表情誼

充滿歡樂氣氛的耶誕、新年佳節即將來臨，在這相聚的日子，送她一份美麗的禮物，將更能增添彼此間的情誼。

蜜絲佛陀化粧品公司今年推出了各式各樣的耶誕禮盒，有雙子星禮盒、百媚千嬌禮盒、愛瑰蘭香皂禮盒以及各種化粧品禮盒，都是精選適合仕女肌膚的保養品與彩色化粧品，能增添仕女們的青春美麗，是耶誕、新年送給仕女們最理想的禮物。

耶誕、新年期間，凡購買蜜絲佛陀化粧品滿500元即送精美枱曆一個，多買多送，送完為止，歡迎光臨蜜絲佛陀美容沙龍參觀選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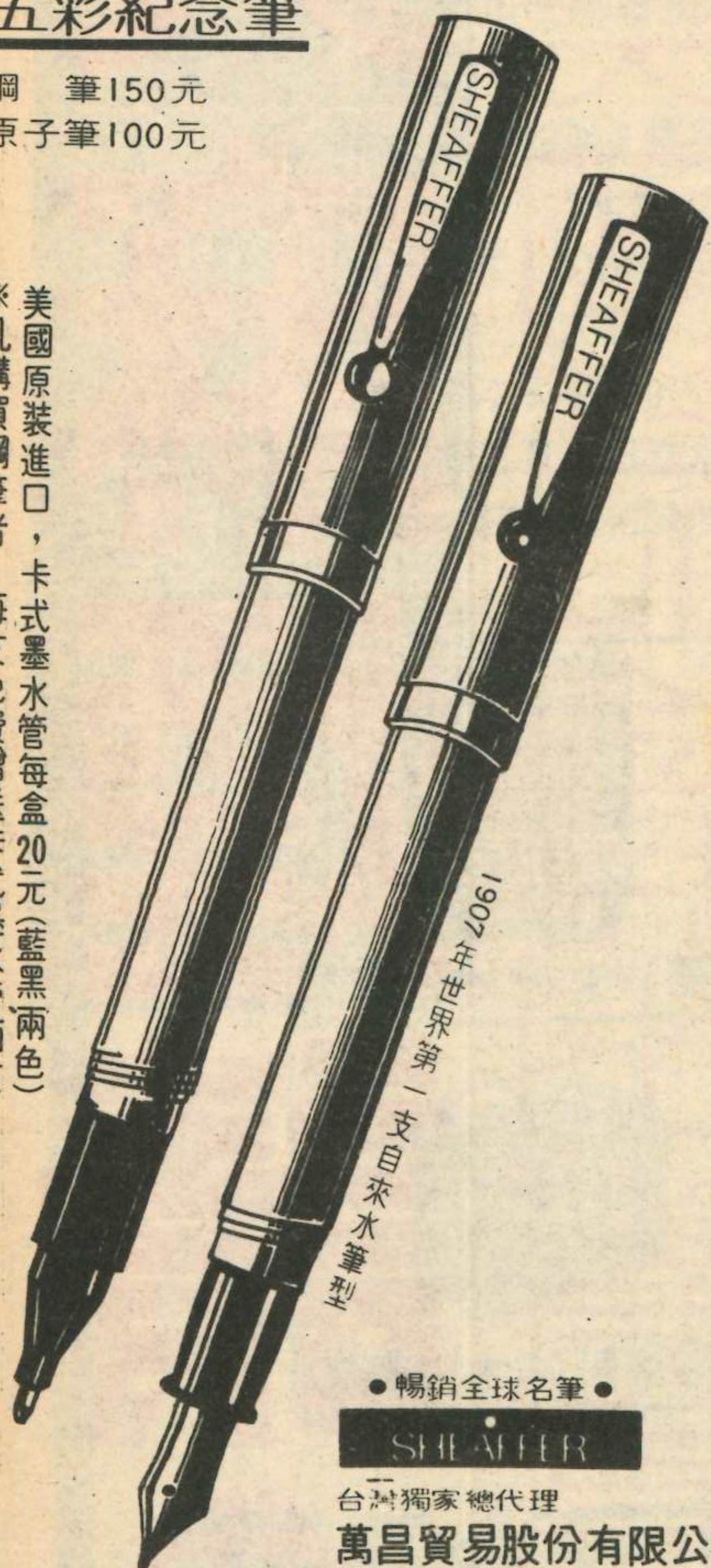
蜜佛公司 (60) 北市衛街廣字第169號

西華紀念筆

五彩紀念筆

鋼筆150元
原子筆100元

美國原裝進口，卡式墨水每盒20元(藍黑兩色)
※凡購買鋼筆者，每支免費贈送卡式墨水兩支



暢銷全球名筆

SHEAFFER
台灣獨家總代理
萬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訂貨 5311165~6
修配 5412600(免費刻字)
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46巷1號

團體購買·特價優待
精美目錄·歡迎來函索取

為紀念華特·西華先生發明世界第一支自來水筆72週年紀念，再次推出紀念筆型，獻給國內各界人士，色彩繁多絢麗、造型古樸典雅，各地文具店、百貨公司均售，歡迎洽購。



落網淨乾法手，拋一上向尖刀將，揚一手，手在刀聲一人輕年那

什麼東西，他心中感到很怕！是不是剛才那一下，自己已受了傷呢？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那年輕人道：「徐爺，敢是這裏太熱了？」
徐爺一聽，心中一震，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他看出來視線模糊，決不是受了內傷，而是驚駭太甚，汗出得太多，淌了下來，將雙眼全都睜住了之故。
徐爺鬆了一口氣，連忙順手拉過了一條毛巾來，抹着，一面唯唯地答應着，當他抹乾了汗之後，定睛向箱子中看去，又怔了一怔。那箱子一放在簾几上之際，以徐爺的經驗而論，就可以猜到箱子中是金子，可是他却也沒有想到，箱中的金子有如此之多！
看來絕對在一千兩以上。
徐爺吸了一口氣，向那年輕人望去，年輕人道：「徐爺，這裏一共是二千兩黃金——」
年輕人的話還沒有講完，徐爺陡地感到，豪氣上升，一揚手，打斷了那年輕人的話，道：「朋友，該做的事，只要你一句話，不該做的事，金山銀山，徐某也不在乎！」
徐爺挺着胸，講了那兩句話，年長的那個喝了一聲采，道：「好！」
年輕的那一個笑着，道：「徐爺放心，對徐爺，我們決不敢得罪，這些，是供徐爺上下打點，給徐爺手下的一千弟兄，喝杯水酒的。」
徐爺瞪着眼，仍然不知道對方的心意是什麼，那年輕人接着道：「七天之後，蘭姑接令，城裏會有大典，不免有些礙眼的人，自天下各處趕到揚州城來，他們決不會在城裏生事，只盼徐爺和一千兄弟，高抬貴手！」
徐爺長地吁了一口氣，「七天之後，蘭姑接令——這八個字一入耳，他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鹽幫的雙龍爭珠令，要傳到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手中，江湖上早就沸沸揚揚地在談論着，而徐爺也知道，所謂「礙眼的人」自然指的是各路鹽幫的首腦，全是好勇鬥狠，一言不合，性命相搏的亡命之徒，獷悍厲厲的野漢子！」

明白了是什麼人，徐爺先放下了一半心來，道：「好說，那我不客氣了，代六扇門弟兄，多謝潘爺——」
年輕人搖頭道：「我不姓潘，小姓陳！賤名典文，這位是徐州下來的唐榮唐大哥，這些金子，全是蘭姑交下來的，徐爺不必客氣。」
剛才在尖刀之下，徐爺雖然吃了一個啞巴虧，但是「陳典文」這三個字，却是聞所未聞，反倒是「徐州下來的唐榮唐大哥」那句話，令到徐爺震了一震，才抹乾的臉，又在冒汗，不由自主苦笑了起來。
唐榮當然是走私鹽的鹽梟，領着百來個亡命之徒，專走徐州、蚌埠這條路，徐蚌一帶的緝私所，配了精兵緝拿他，可是唐榮在七天之內，連燒了十二處緝私所，通緝他的海捕文書，雪花也似，飛向各地，徐爺的手中就有一份在，那怎能令得他不駭然！
唐榮反倒若無其事，道：「徐爺如果一定要公事公辦，唐某決不皺眉！」
徐爺揮了揮手，道：「唐爺別調侃人了，只要不在揚州城裏生事，就請上頭有命令下來，我也一定盡力壓着，請兩位放心！」
陳典文和唐榮都笑着，陳典文道：「徐爺真是痛快人，有一件小東西，送給徐爺，留個紀念，東西雖小，但徐爺日內，怕會有麻煩，這東西或能有用！」
陳典文一面說，一面一伸手，徐爺想閃身，陳典文已經將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插在徐爺的衣服之上，徐爺低頭一看，那是一柄金子打成的金扇子。
那柄金扇子只不過兩寸來長，其薄如紙，若論金子的份量，怕只有兩、三錢，但是徐爺知道對方說上兩兩的金子都是「小意思」，而送了這樣一柄小金扇給自己，雖然還不知那東西有什麼用，但是「日內怕會有麻煩」這句話，倒令得徐爺心中一動。徐爺向兩人拱了拱手，陳典文先轉身向外走去，唐榮在臨走時，一伸手，將箱蓋蓋上，也走了出去。徐爺呆了半晌，將匕首插進了腰際的皮袋之中，在榻上呆呆地坐了下來。

接下來的幾天中，揚州城裏，至少多了上千個三山五岳人馬，那二千兩黃金果然有用，公門中人，上上下下，由徐爺分派着，人人都得好處，對於那些酒醉鬧事，爭風吃醋，都眼開眼閉，鹽幫的令牌交接大典，總算順利渡過。令牌交接大典，只有鹽幫中人自己有份，徐爺當然不會參加，但是事後歡宴，唐榮又來邀請，徐爺也去參加，就在那次宴會上，徐爺看到了成爲天下鹽梟之首的那位少女，被每一個人尊稱爲「蘭姑」的潘蘭花。
徐爺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揚州又多是風月場所，美人薈萃之所，徐爺的眼睛，當然見過不少美人兒，可是和其他的人一樣，當潘蘭花一出現的時候，每一個人都不禁屏住了氣息。
蘭姑看來並不是十分出色的美艷，可是她的動作、言語，是如此之輕柔、順和，配着她雪白的肌膚，水靈靈的大眼睛，叫任何一看之下，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愛，那種喜愛，可以說是和邪念無關的，不過是看到了她就喜歡，她要是向你淺淺一笑，或是向你輕柔地問候一下，就能叫人喜歡上好幾天。
徐爺本來一直在想，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如何能統領天下鹽梟？但是自從那次宴會之後，他就再不懷疑了，宴會是在潘宅的大廳，打通了舉行的，上千個來自各地的亡命之徒，本來是喧嘩吵嚷到了極點的場面，可是蘭姑一出來，上千個野漢子，人人屏住了氣息，反倒靜得鴉雀無聲，只看到蘭姑輕盈的身形在飄來飄去，銀鈴般的笑聲在此起彼伏，不論是多麼粗野的漢子，在蘭姑春蔥一樣的手指指點下，都像溫順的小綿羊一樣。
從那次宴會之後，徐爺個人就發生了極大變化，飛賊一飛青來到了揚州，徐爺爲了追捕他，中了一朵青的北斗七星針，徐爺的心中十分明白，何以一朵青的七星飛針，竟沒有要了他的命。

下期待續

倪陽董



飛賊一朵青心狠手辣，七星飛針，號稱不發則已，一發必制敵於死地。徐標心中很明白，他保住一條命，是因為他衫上扣着的那柄小金扇，一朵青和他一照面，就指着金扇子向他問過話，而且，現出極其小心的神色來。

徐標在養好了傷之後，就離開了公門，遠走關外，不一年，從關外回來，落籍鹽場，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到了鹽場之後，不到半年，竟會有機會，手握着雙龍爭珠令，仔細地看它！

徐標一面翻來覆去看着雙龍爭珠令，手心不住冒汗，心中思潮起伏，照李和順所說，他遇到的那個「小媳婦」，會不會就是蘭姑？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一件事，關係如此重大的一面令牌，怎麼會交到一個普通的鹽民手裏？而蘭姑不在揚州城裏享福，又何以來到這種荒僻的地方，這其中，一定有着巨大的變故，而如果不是事情危急到了萬分，蘭姑也決不會將雙龍爭珠令交給了李和順！

徐標心頭怦怦跳着，他心跳得如此劇烈，連李和順都可以感覺得出來，忍不住道：「徐大叔，你怎麼了？這究竟是甚麼玩意兒？」徐標陡地吸了一口氣，道：「李和順，你不是肯聽我的話？」

徐標說這話的時候，神色十分凝重，李和順呆了一呆，道：「自然聽你的，我有甚麼見識？」

徐標又吸了一口氣，道：「那麼這東西就放在我這裏，你決不能向任何人提起，連你老婆也不能提，你可能會得到？」

李和順並沒有回答，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看來他的心中，充滿了疑惑，而且，很不滿意徐大叔的這樣處置。徐標嘆了一聲，道：「李和順，你別以為你是有了甚麼意外之財，我要佔你便宜！我這輩子，甚麼事沒有見過，你不但沒有便宜可佔，而且弄得不好，你決難活命！」李和順嚇了一跳，道：「大叔，那……那就照你說，我不對人講就是了！」

徐標點點頭道：「你要記得才好！」他是看出了李和順的心理，仍然充滿了疑惑

，所以才特意又叮嚀了一句，可是李和順在離開之後，第二天就失了踪，接着，有人在老黃河口，發現了李和順兩夫婦的屍體。徐標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講起過，他只是將雙龍爭珠令包了起來，塞進了灶上的一個磚洞之中。塞在灶洞中的雙龍爭珠令，曾令得徐標不知多少次，在午夜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有了雙龍爭珠令，就是天下鹽梟的首領，天下私鹽的利藪，逢百抽一，那是任何人難以抗拒的一個誘惑，但是徐標畢竟是死過來的人，將一切全都看得很透徹，再也不想生事了，他也知道，只消有一點點口風，露了出來，他就活不到天亮！憑他這些能耐，能保得住雙龍爭珠令不被人搶了去？

自從李和順死了之後，不知有多少疑問，在他的心中盤旋着。鹽幫沒有了雙龍爭珠令，爲什麼不找？如果那個「小媳婦」是蘭姑，那麼她遭到了什麼驚天動地的變故？別說蘭姑自己，內家氣功練得火候極高，她手下的那些人，徐標見過的陳典文、唐榮，那些高手，又到那裏去了呢？這些疑問纏着徐標，好幾次，徐標想到揚州去打聽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還是忍了下來，只是隨着日子過去，他或是幾個月鹽販子說起來，點點滴滴，拼湊起來，使他知道了在揚州發生了什麼事。徐標拼湊起來的經過，是不是事實的經過，他也不能肯定，但他只能知道這些。

他拼起來的經過是：蘭姑在接令，統領天下鹽梟之後，不到半年，就嫁了人，新郎是一個新科舉人。

關於這頭突如其來的婚事，也有各種各樣的傳說，本來，姑娘大了，總要嫁人的，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之處，可是，像潘蘭花那樣的姑娘，說這頭婚事，是潘蘭花父親臨終時吩咐下的；也有傳說，說這位新科舉人，人品才貌，全是頭挑頭的，所以蘭姑一見傾心，先聘他總理鹽幫事務，不多久，就成了好事。新科舉人官也不做了，就做了蘭姑的新姑爺。

傳說又說，婚後半年多，蘭姑突然不見了，蘭姑失蹤之後，鹽幫一切事務，自然而然，就由那新科舉人擔任；又聽說那位舉人老爺，不但文才出眾，連武功也是頭挑的好手，傳說中的武功之奇，令人咋舌，天下鹽幫對於蘭姑失蹤的事，好像也沒有起什麼大的波動，那新科舉人穩穩地當他的統領，也似乎沒有人追究。「雙龍爭珠令」的下落，徐標心裏明白，知道雙龍爭珠令靜靜地在他住所的灶洞之中的，天下只有他一個人！徐標也就知道，這面令牌，是一個禍胎，決不會永遠這樣躺在灶洞之中的，而現在，果然，這時候來了，在經過了將近十年時間之後，他預料到的事情來了，小季和順今天在陳家港集上遇見的那人，除了陳典文之外，還會是什麼人？

徐標實在覺得害怕，在經過了十年靜如止水的生活之後，他對於江湖上的爭殺，實在沒有一絲一毫想參加的願望，他只想平平安安地過完生命最後幾年就算了。

所以，當他知道陳典文想見他之際，他很快有了決定：遠走高飛，帶着「雙龍爭珠令」遠

請看劉立立導演巨星公司最新出品

彩霞滿天

請看瓊瑤原著親自監製的文藝巨片

走高飛。他本來是不想將雙龍爭珠令帶走的，但是不論他如何心如水，他總是在江湖中熬過來的人，那面令牌，對任何混過江湖的人，都有一股無上的魔力，儘管他知道這面令牌在他的手裏，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還是不捨得將之捨棄。

他將雙龍爭珠令塞在衣服包中，在等着夜深人靜時，可以離開。屋外的人聲，已經漸漸靜了下來，徐標的心情極其緊張，他又伸進包裏去，在包着令牌的油布上，捏了一下，和令牌放在一起的，是那柄小金扇，這些年來，他對這柄小金扇的來歷，也多少知道了一些。

潘老太公本來是金扇幫的幫主，在他統領天下鹽梟之後，鹽梟中的各大幫會，已無形解散，可是各幫的首領，各有獨特的武功，在傳授弟子之際，還是在名義上，將幫主之位，傳給自己的弟子。

當年，清兵入關，潘家逃出去的那個子弟，不但帶走了雙龍爭珠令，帶走了潘家金銀寶藏的秘密，也帶走了金扇幫主的一面標誌，聽說那是一百兩純金打成的一柄金扇子，在那年黃河口大聚之後，金扇標誌，一直在潘家最出色的弟子，而又不能接雙龍爭珠令的弟子手中，流傳了下來，徐標不知道何以會落在陳典文的手中，但是，陳典文和潘家的關係之密切，是可想而知的了。屋外的人聲，終於完全的靜了下來。

徐標提起了包袱，慢慢推開了門，看到外面已經完全沒有人了，附近屋裏的鹽民，在經過了汗流浹背的一天辛勞之後，一定都已睡得極其沉熟了。

徐標閃了出去，急急向前走着，他走的是小路，走出三四里，已經完全離開鹽場了，向前看去，一片荒涼，茅草、蒿子和蘆葦，在泛白的土地上，孤零零地生長着，徐標一直向前走着，他要在天亮之前，趕到前面的一個小集，然後再作打算，可能再到關外去。他一面走，一面在想着，何以過了十年之久，才有人來追問蘭姑的下落，這十年來，蘭姑又在什麼地方？想起蘭姑，徐標又想起僅有的一次和蘭姑的會面，這樣動人的一個姑娘！徐標低着頭在趕路，突然間，他停下來了，他看到曠地上，有三個長的人影停着不動。

徐標還沒有看到那三個人，只看到地上，由月光斜映出來的三條人影，那三條人影離他不遠，當然，那三個人也離他不遠。

時間早已過了午夜，在這樣的曠地上，那三個人站在那裏幹什麼呢？

徐標略停了一停，立時鎮定了下來，抬着頭向前看去，一面繼續向前走着。

不錯，在他面前的是三個人，那三個人的個子相當高，一色的黑色短裝，他們臉背着月光，看不清他們的臉，只是站着，一動不動。

徐標一看這三個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普通人，他故意裝出害怕的神情來，遲遲疑疑，繞開了些，在那三個人的前面，走了過去，就在他以為不至於發生什麼事之際，三人中的一個，陡地笑了起來，用一種聽來十分尖厲的聲音，道：「徐標徐老爺，多久不見了啊！」

一聽見那聲音，徐標整個人，都僵在那裏了。

那並不是由於突然之間有人叫出了他的名字，而是那種桀桀的，聽了令人心裏發毛的笑聲，以及那種揶揄地，如同死亡一樣的語聲！

這個人會在這裏出現，飛賊一朵青會在這裏出現！

徐標的心頭突然地跳着，一朵青一開口，他就認出了那是自己的死對頭，十年之前，他曾在他的手下死裏逃生，這十年來，不但他個人的生活，發生了變化，整個天下，也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清朝皇帝下了龍廷，其間又出了一個坐了八十一天龍椅的袁皇帝，然後，正式正式到了民國。雖然說，這種變化，對鹽場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但是至少，每一個人腦後的那條辮子，是全都剪去了的，徐標是那樣子，一朵青也是那樣子。

已留了西式頭的一朵青，在月色下看來，並不覺得比以前蒼老，只是看來臉色蒼白了許多，神情也更加陰森得多，徐標知道，十年前自己打不過他，現在當然更打不過他，而且對方有三個人，那另外兩個，徐標並不認識，但是能和一朵青在一起的，當然也不是等閒之輩了！

徐標也不是等閒之輩，儘管猝然之間，遇到了一朵青，使得他的心頭亂跳，但是他立時想出了對付的方法，他定着眼，直勾勾地望着，一朵青，道：「爺們——是叫我？」

一朵青笑了起來，笑聲仍然桀桀地令人發毛，道：「徐爺，別來這一套了！」

徐標仍然不理，搖了搖頭，一片優乎乎的樣子。

徐標一面裝出一副鄉下老實人的樣子，向前走去，一面右手已經縮進了袖子之中，手指向上彎，手臂略抖一抖，緊貼着他手臂的那柄匕首，向下滑了少許，他已經握住了匕首的柄。那柄匕首，就十年前在澡堂子裏，被陳典文輕易搶過去的那柄，這些日子來，這柄鋒利之極的匕首，一直留在徐標的身邊。

徐標曾經好幾次想將之拋去，可是想起這柄匕首，曾隨着他渡過那麼多年險死還生的歲月，他總是下不了這個決心。他不但未將之拋去，而且還時時磨着，以致十年來，這柄匕首，變得更新銳、更薄。鹽場上完全沒有人知道徐標老多有着這樣的一柄匕首，徐標自己竭力不去想它，只有有時，半夜裏突然被噩夢驚醒，才會坐起來，輕輕地撫摸着，然後，又小心地收藏起來。

一將那柄匕首握在手中，徐標的心跳也不再那麼劇烈了，他才走出了兩步，三條人影，晃眼間，就來到了他的身前，阻住了他的去路。

那三個人的來勢十分怪異，看來就像是飄過來的一樣，在飄過來之際，身形也像是十分不穩，就像是喝醉酒的人，隨時會跌倒一樣。

可是他們的來勢，却是如此之快，眼前一花，三個人已經並排站在他的面前。

徐標心中又打了一個突。飛賊一朵青的輕功，曾得過異人的傳授，似乎未曾聽過有什麼能自稱輕功更在一朵青以上的，但如今看來，另外兩個黑衣人的身法，似乎和一朵青一模一樣。

徐標仍然裝出一副傻樣，陪笑着，道：「三位，老漢有急事，老伴有病，要到集上去請郎中，三位……」

一朵青站在三人的當中，緩緩揚起手來。一朵青不但輕功好，暗器功夫，也是頂兒尖兒的，他心思靈巧，能製造西洋的機簧，用來發射暗器，他的拿手暗器——北斗七針，就是用機簧發出來的，其快如風，準頭極高，他一揚手，等於是在江湖上混過，知道底細的話，誰都會嚇上一大跳，自然，作出防備的反應的。

可是徐標却極其老辣，一朵青緩緩招手，他心中雖然吃驚，但仍是若無其事，瞪了一對眼，怔怔地望着。一朵青抬起了手，就指着徐標，沒有再動，他身邊的兩個黑衣人，都現出相當疑惑的神色來，左首一個道：「老三，你認錯人了吧？」

一朵青冷笑着，道：「別人我會認錯，徐爺我可不會認錯，十多年前，他曾中了我的北斗七針！」

右首那個一聽，忍不住笑了起來，道：「老三，那更不對了，哪有人中了你的北斗七針，隔了十多年，仍能活着的？我們敢莫是見鬼了？」

一朵青陰森地笑着，道：「當年他戴着金扇幫的標記，我投鼠忌器，所以放了他一條生路，如今可不用顧忌什麼了。陳典文和唐榮在陳家港，他又在這裏趕夜路，我看其中必有緣故！」

一朵青一面說，在月光下，看來有點幽幽的一雙眼睛，說不出的邪門，一直注視在徐標

慶祝2週年及發刊100期！

訂時報周刊三重大優待……

發行兩週年，出刊滿百期，時報周刊與您暢談家事、國事、天下事，增廣您的見聞、添加您的生活情趣。現在訂閱，更能享受三重大優待機會難得！

隨訂隨送 必治安 禮盒

訂全年52期，特價1100元，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多姿禮盒，含多姿高級養顏乳90cc、多姿潤膚露145cc、多姿檸檬潤膚露45cc、多姿花巾一條。再送必治安禮盒，含綠野利梳精170cc、俏麗洗髮精180cc各乙瓶。

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送必治安一份



續訂加送克拉涼糖

向舊訂戶致謝意，凡續訂全年者，加送克拉涼糖六盒，續訂半年者，加送三盒。

舊雨新知幸運大抽獎

慶祝本刊發行兩週年，感謝您的熱烈訂閱，特別邀請您參加幸運大抽獎，獎額高達百萬元，中獎容易。現在訂，您就有機會中大獎！獎品內容即將公佈請密切注意！

訂閱時報週刊・時報雜誌
請洽中國時報全省各大分支機構

時報週刊郵撥112677號 台北市區訂閱3713141~330
時報雜誌郵撥152223號 星期日照常營業

的身上。

徐標仍然陪笑着，道：「三位在說些什麼，老漢可一點也不明白！」

一朵青仍然伸向前指着，道：「你不懂明白？」

他一面說着，一面也根本未曾看到他的腿動，身子微微一搖，已到了徐標的身前，一伸手，已經抓住了徐標胸前的衣服，疾聲喝道：「你不懂明白？看看你自己的胸口，就明白了！」

他聽着，手陡地向下一沉，「嗤」地一聲響，就將徐標身上，滿是補釘的那件衣服，扯了開來，可是也在此際，徐標的手腕向外一翻，也是「嗤」地一聲響，袖中的匕首，已經裂袖而出，那兩下「嗤」地一聲，幾乎是在同時發出的，一朵青實在太托大了，一則，徐標的武功他深知其詳，十多年前，他可以殺徐標而沒有殺，徐標是他的手下敗將；二則，這時他不止是自己一個人，還有他兩位師兄在旁。

他兩位師兄，武功比他更高，一向不在江湖上走動，無人知曉，近兩三年來，一朵青爲了討好蘭姑走了之後，接掌鹽幫的新幫主，才特地走了一趟四川，將這兩位師兄請了出來的。

在一朵青想來，在這樣的情形下，徐標無疑是砧板上的魚肉一樣，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可是他太托大了，怎麼也未曾想到，徐標的反擊，會來得如此之快，匕首才一裂袖而出，月光之下，陡地亮了一亮，一朵青就覺得自己的右腕上，陡地涼了一涼。接下來的那一剎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朵青甚至無法感覺到，他之所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全是看出來的，他

看到自己的手，仍然抓在徐標身上的衣服之上，可是，那隻手，在手腕部份，却已和他的手臂，完全脫離了關係，鮮血正像是泉水一樣，在湧了出來。

一朵青只怔了極短的時間，就發出了一下慘嗥聲。

那一撕心裂肺的慘嗥聲，在黑夜的曠野中聽來，簡直是令人毛髮直豎。

接下來發生的事，徐標也完全無法明白，因爲一切來得太快了，快得令徐標無法明白，而且徐標也永遠不會明白！

他的匕首才一裂袖而出，就運用早已蓄定了的勢子，向一朵青的右腕削去，匕首一削而過，一朵青的右手已被齊腕削了下來，這一點，徐標是看到的，但由於一出手就建了功，反令得徐標呆了一呆，緊接着，一朵青就發出了那一下可怕已極的嗥叫聲來，嗥叫聲還沒有完，徐標已經覺得胸口一麻，他低頭一看，胸口已多了一枚細細的、黑黝黝的東西，看來就像是一枚斷了柄的箭，插進了他的胸口，徐標也發出了一下慘嗥，轉身向前就竄。

他才竄出了沒多遠，至多只有兩三步，來到了一大簇蘆葦面前，背後就已經接連中了兩拳，那兩拳，令得他的身子，陡地衝過了那蘆葦，口中一陣發甜，鮮血直湧了出來，衝過了那蘆葦之後，身子疾仆在地上。

徐標一個翻身，胸前一陣劇痛，他的雙手，不由自主，用力抓住了胸口，像是想將胸內的

那陣疼痛，藉自己雙手的力量，將之抓出來一樣。

血不斷自他口中湧出來，他的感覺已經很模糊了，當他勉力向自己的胸口看去之際，依稀看到，在自己的胸口，一共有三隻手抓着，除了他自己的兩隻手之外，還有一隻，是一朵青的斷手！

徐標又看到，兩條人影，像是兩片烏雲一樣，向他壓了過來。

在那一剎間，他知道自己完了，生命要結束了，對這一個感覺，他是如此清楚尖銳，一點也沒有模糊的感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要結束了！當一個人的生命，面臨結束之際，還有什麼重要的呢？什麼也沒有了，即使是一拿出來就可以驚天動地的雙龍爭珠令，也變得和一塊廢木頭一樣。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人到臨死之前，一定會明白這個道理，可是，到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但是已經遲了，什麼都不能挽回了。

在徐標看來，像是兩塊烏雲般壓了下來，是一朵青的兩個師兄。

他們躍向徐標，徐標才翻過身來，兩人已經落下來了，一個左腳，一個右腳，重重踏在徐標的胸口，徐標連自己肋骨的斷折聲都未曾聽到，死亡是來得如此之快，生命已離開了他的軀殼。

一朵青的那兩個師兄，身子在躍起之際，輕得就像他們兩個人，就像是紙紮的一樣，可是當他們落下來之際，却又沉重得像是麻石刻成的石人，兩隻腳踏在徐標的胸口，幾乎全陷了進去，兩人立時縮腳、轉身，徐標已經看來不像是

一個人了。兩人一轉身之後，一個抬脚便踢，

踢得徐標的屍體，向外直飛了出去，在滿是鹽

花的地上，滾了幾下，滾進了一道溝中，那溝中積着一溝水，徐標的身子滾了下來，溝兩旁的泥土，紛紛落了下來，將徐標的身子，蓋住了一大半。

兩人踢開了徐標的屍體，立時身子一飄，又已降到了一朵青的身前。

一朵青的左手，緊緊捏在右臂的小臂彎上，手指陷進了臂彎之中，可是斷腕處的皮肉向外翻着，露出了半寸長短的一截白骨，血還在向外淌着。一朵青緊咬着牙，額上和面上的冷汗，像是雨後的瓦簷一樣，簌簌地向下落着。兩人一來到一朵青的身前，一個立時取出一對瓷瓶來，打開，將一朵青的斷腕，托高了一點，將瓶裏的雲南白藥，疾洒了下去。

灰白色的粉末，一碰到了鮮血，立時被血滲透，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紫紅色。

那人不斷洒着，直到白藥將所有的皮肉，全都遮住，才住了手，而另一個已撕下褲帶，緊緊地繫在一朵青的手臂之上。

一朵青直到這時，才能鬆得一口氣，他的聲音也有點發顫，道：「那……雜種呢？」

他的兩位師兄憤然道：「還能讓他活着嗎？」

一朵青喘着氣，道：「快……送我回揚州去，這裏的事，另外有人辦！」

他兩個師兄點點頭，扶着他，急急向前走去，曠野之上，迅速地平靜下來，看來全然像是未曾發生過性命相搏的搏鬥。

本來，對於亘古以來就存在的大地而言，人

的生命，算什麼呢？

一朵青等三人，迅速走遠，徐標的屍體，也沉進了溝中的積水中，完全看不見了，地上雖然有幾灘血漬，但不消幾天，就會什麼痕跡也沒有了。

這些變故，李和順當然完全不知道。李和順離開了徐老爹之後，緊緊捏着那兩塊大洋，在乾草墊上，轉來轉去，又起身將兩塊大洋，用草裹了起來，不讓它們相碰發出聲響來。

在鹽河邊上，李和順在等的，自然是唐榮和陳典文，李和順不知道爲什麼徐老爹不知所踪，但是唐榮和陳典文，多少可以估計到一些，當然，他們也無法知道，徐標已經沉屍在曠野的溝壑之中了。陳典文和唐榮見到了李和順，知道徐標忽然失了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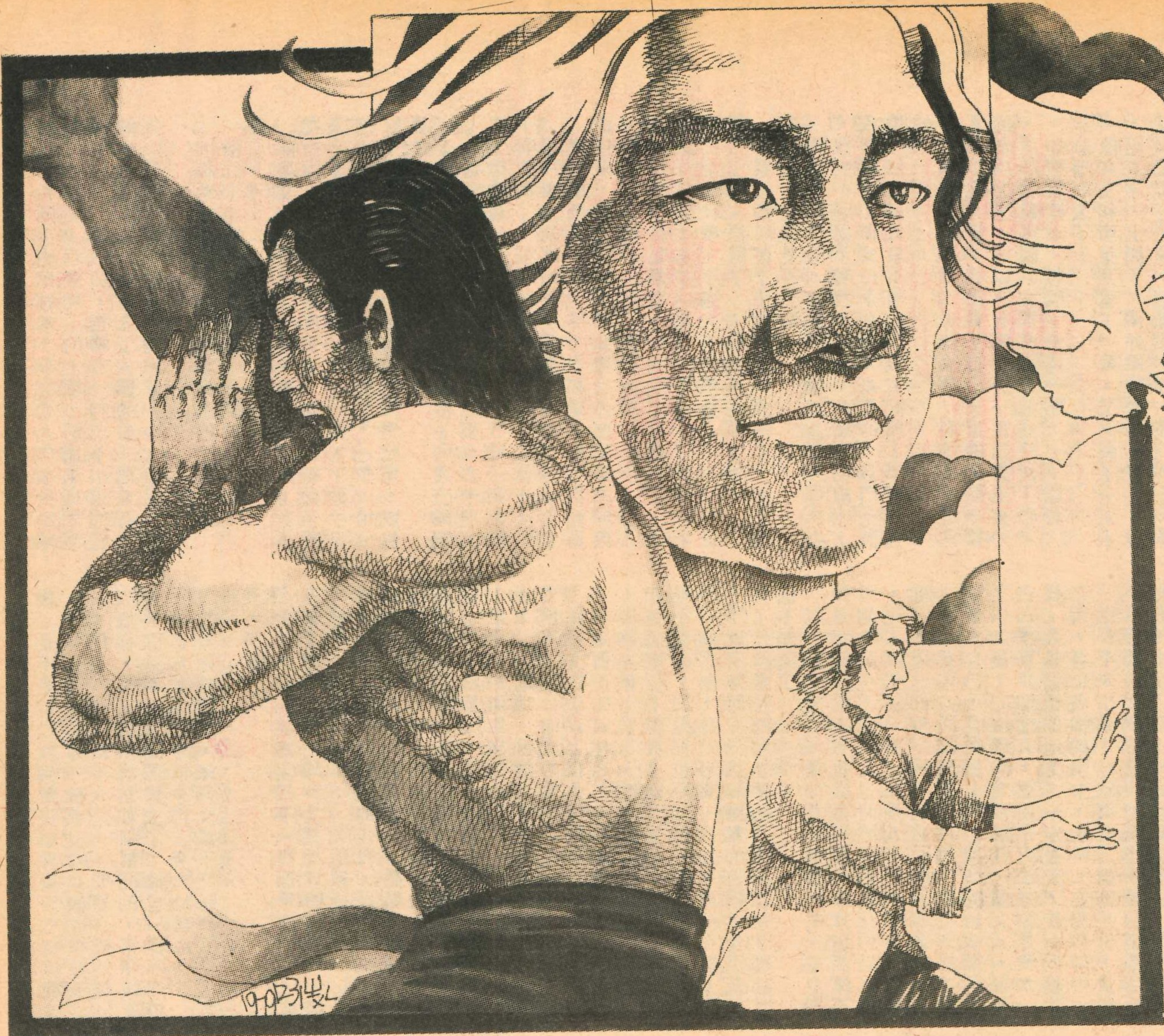
他們兩人互望了一下，陳典文伸手，搭在李和順的肩頭上，道：「昨天你對徐……徐老爹是怎麼說的？」

李和順將昨天晚上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陳典文點點頭，道：「好，不理會他了，李和順，你不知你爹娘是怎麼死的，可是他們葬在那裏，你總知道！」

李和順點點頭道：「知道，徐老爹時不時帶我去墳前祭我爹娘。」

陳典文道：「那好，你帶我們去，我們要發墳，看看你爹娘的屍首。」

下期待續



大話集

5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黃憲鐘

李和順地嚇了一大跳，道：「發……發……發……他們，他們死了……已經十年，有……什麼好看的？」

唐榮道：「我們要看，他們是怎麼死的！」李和順的神情十分為難，陳典文的臉拉長了點，唐榮喝道：「傻小子，猶豫什麼，發了墳，自然會再掩埋好，你要是怕看死人，沒人要你，一定看！」

唐榮聲若洪鐘地一喝，李和順只覺得耳際「嗡嗡」一陣響，連反抗的念頭也不容起，立時就道：「是……是……我帶你們去！」

陳典文反倒有點過意不去，道：「李和順，事情和你們一家子，本來一點關係也沒有，麻煩你不好意思，事後一定有好處。」

李和順苦笑了一下，點點頭，道：「他們葬在亂葬崗上，路可不近！」

陳典文道：「不要緊，有的是時間，十年都過去了！」

李和順不是聽不懂這兩句話，眨着眼，唐榮牽來了兩頭驢子，李和順對牲口是有點知識的，一看到那兩頭油光水滑，額頭白毛，發着銀光的黑驢子，就尖聲叫道：「好牲口！」

唐榮笑道：「傻小子倒識貨！」

三個人一起上了驢，向前急步奔去，不多久，就看到了鹽場上堆鹽的倉地，鹽場上的鹽，像是一座一座的金字塔，百來堆鹽堆着，鹽上蓋着蘆蓆，有的蘆蓆，已經由金黃色變成了霉灰色，那表示這些鹽堆，堆在那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有的鹽堆，可能已經超過了一百年，堆好了之後，一直沒有人去動過它們。

那些鹽堆，一直是偷鹽者的目標，一堆鹽，幾百個人挑着鹽，要堆上一個來月才能堆起來，不知道有多少萬斤，偷鹽的人，掀開蘆蓆來，偷上萬把斤鹽，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唐榮和陳典文，特意離開鹽堆遠點，而且趕着驢子，走得更快，李和順急急跟在後面。

在數百堆大鹽堆過去，是正在堆着的鹽堆，幾百個人挑着鹽，鹽是那麽重，看來小小的一挑，就能壓得扁擔咯吱咯吱直叫，壓得挑鹽的漢子，在經年累月的重壓之下，肩頭上起上鵝蛋大小的高繭，這種情形，在揚州窮奢極侈的鹽商，自然也是想也不會去想的。

再向前去，前面又漸漸地荒起來，荒到真難使人相信天底下竟然會有那樣的荒地，極目看去，除了茅草、鹽蒿子和一簇簇的蘆葦之外，什麼也沒有，一大片一大片光禿禿的，泛着白色鹽花的空地，看來是那麽平滑。然後再向前去，前面是一片較高的土坡，一羣皮包着骨、毛東一搭西一搭的野狗，在土坡上來回巡邏，不時發出極其難聽的吠叫聲。

那就是亂葬崗了。

才來到土坡下，李和順就拉住了驢子，陳典文轉過頭來，道：「到了？」

李和順點了點頭，雖然李和順是傻乎乎的小伙子，可是到了亂葬崗上，他心裏也不禁發毛，亂葬崗不是生人的世界，尤其在陰沉的日子裏，亂葬崗更加像是鬼域，崗上的白骨和薄皮

收據號碼：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

時報周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港 澳	亞 澳	歐、美 非
全 年	1,880	2,580	3,670
半 年	980	1,330	1,880

註：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

棺材，朽腐了的棺材木，專吃死人肉而致眼睛發綠的野狗，草堆上的土墳，坍出來烏黑溜溜的深洞，那一切，全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陰氣，那種陰氣，在滲入了人體的每一個毛孔之後，就會變成一股莫名的寒意，令人裹足不前。

李和順一面點點頭，指着崗上的一處，道：「兩位！要是沒有什麼——別的事，我——我——」

陳典文向唐榮望了一眼，唐榮望了撇上衣，在褲帶上解下了一隻皮包來，向李和順遞了過去，李和順反應很遲鈍，楞了一楞，才伸手去接，一下子沒有接著，那隻皮包，「拍」地一聲，跌在地上，從銀包落地的聲音聽來，銀包裏的大洋還真不少！

李和順遲疑着，不敢俯身去拾，唐榮已經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這銀包裏有二十塊大洋，你拿着，到興化去，買一所宅子和做點小買賣的了，記得，別對人說起，這就走吧！」

李和順呆地站着，像是在做夢一樣。直到唐榮又喝了一聲，李和順才急忙拾起那銀包來，張大了口，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陳典文笑道：「剛才的話，你聽到了？」

李和順不住點點頭，直到點了好幾百下，才緩過一口氣，道：「兩位……爺……我……我……兩位想做什麼，不過先人的墳墓……只盼兩位爺……別太擾亂了……我先人的骸骨！」

別看李和順優乎的，臨節骨眼上，講了那幾句話，還真是不含糊。

陳典文笑了，神情有點悽然，道：「你放心，我們不過爲了尋找十年前一件疑案的線索，我們相信，你父母全是被人殺死的，我們來發墳，你父母九泉下有知，只有高興，不會難過的！」

李和順手裏抓着二十塊大洋，心中有一種憑着二十塊大洋，就出賣了自己父母的屍骸一樣的歉疚之感，所以才有剛才那一番話講出來的，這時，聽得陳典文那麼說，他立時放下心來，連連答應着，將驢子牽遠一點，上了驢背，急急地回去了。

陳典文和唐榮互望了一眼，又向崗上上走去，兩人才一上崗子，兩頭眼睛發綠的野狗，就吠叫着竄了上來，唐榮悶哼了一聲，飛起兩腳，踢在那兩隻野狗身上，將那兩隻狗，踢得發出慘嗥聲，直滾跌了出去，其餘的野狗，連連後退，大聲叫着，不敢再過來。

唐榮和陳典文來到了李和順剛才指的那處，停了下來，和亂葬崗上其他的墳一樣，只有略爲拱起的一堆土，土上的茅草特別長得旺，土堆前有一塊木牌，木牌已經腐爛發黑了，依稀還可以看出木牌上寫着些字，陳典文低頭看了看，木牌上寫的是「李和順 李張氏之墓」。

唐榮已經在驢背旁的布袋中，取出了一柄精藍的小鋼鏟來，一鏟鏟下去，就鏟起了一大塊泥土來。

陳典文背着雙手，望着遠處，在陰沉的天色下，無邊無際地向前伸延着，四周圍只有唐榮發墳，鋼鏟插入泥中，又將泥土拋出來的聲音，陳典文的心中，十分惘然，在發開了墳之後，是不是可以找到解決這件疑案的線索呢？

十年前發生的事，陳典文可以說是當事人之一，但是，作爲當事人之一，究竟事變的經過怎麼樣，事變的陰謀是如何展開的，事變後突然失蹤的蘭姑又到那裏去了，他也一樣不知道，那自然是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的緣故。

望着陰沉的天，陳典文似乎又回到了十年前。

十年之前，蘭姑才接了「雙龍爭珠令」，統率天下鹽幫之餘，陳典文是總理鹽幫事務的第一紅人。陳典文是當年，和潘家後代，一起自青海洪木諾同來的同伴的後代，自那時候起，潘家就將金扇幫的主之位，讓給了陳家，一代代傳下來，潘、陳兩家的關係，極其密切，兩家聯姻的事，每一代都有，潘蘭花和陳典文從小在一起長大，潘、陳兩家，武功不分家，潘蘭花和陳典文的武功是一樣的，那就是潘老太公的武功，再加上潘家的內家氣功，兩者的精英，混合而成的獨門武功。

陳典文在江湖上沒生什麼事，名頭並不響亮，但是真正的武林高手，都知道他的武功造詣，出神入化。常有人問他關於潘蘭花的武功，究竟怎麼樣，陳典文總是笑而不答，那並不是他不想說，而是他也不知道。他和潘蘭花，自小一起習藝，那是事實，但是，潘蘭花的父親，早就有意叫女兒挑起鹽幫的重擔，是不是保留了什麼獨特的武功傳給了潘蘭花呢？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在外表上來看，潘蘭花是那麽婉柔，完全不可測的高手，陳典文也時時和潘蘭花切磋武學，兩人經常在一起，在外人看來，陳典文和潘蘭花的這件事，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潘蘭花的心裏怎麼想，陳典文也不知道，而陳典文自己，自從他十四、五歲，開始懂得男女之情之後，心中就只有潘蘭花一個女人。揚州是那麽繁華的地方，鹽商花起錢來像是流水一樣，凡是這樣的地方，一定是天下美女的薈萃之所，各種各樣的美女，能叫人在脂粉陣中，一世都不走出來！以陳典文這樣的身份，當然不乏接觸美女的機會，他倒也不是假道學，也會和不少美人兒，有過親暱的關係，他十七歲那一年，揚州二十七家大鹽商，就集資在蘇州買了一所巨宅，那巨宅的所在地，就叫荷香巷，自荷香之後，也不知有多少美人，但是却没有一個令他動心的。真正能令他動心的女人，只有一個，單獨的一個。潘蘭花却一直是那樣，女孩子年紀漸漸大了，看到男孩子，總會有一點異樣，可是潘蘭花對他，却完全沒有變，陳典文看得出，蘭花對他好，但是那種「好」，並不是他期待中的那種，陳典文也有他的自尊，他從來也沒有在潘蘭花的面前，表示過什麼，一直到那一天，他覺得自己非表示不可了。

事情該上溯兩個月，正是盛夏。那一天，在一家臨着一大蕩水的一家茶館中，陳典文帶着一個小廝，正在品茗，望着滿蕩的菱角，和在

水蕩上搖着水盆採菱的孩子，突然之間，喧鬧的茶館，陡然靜了下來。

陳典文是練武練到出神入化的人，就算他最心不在焉的時候，對於四周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反應還是最敏銳的，當他覺得茶館中突然靜下來之際，他立時轉過頭來，而他才一轉過頭來之際，就看到了正走進茶館來的那個人，而且也知道爲什麼，忽然之間，茶館中的喧鬧，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不單是陳典文，事實上，茶館中的所有人，目光全注在那人的身上。揚州的茶館極多，所有的茶館，茶客的身份幾乎是個個固定的，這一家茶館的茶客，全都非富即貴，是見過世面的人物，而這個，竟能在這樣的場合之中，令得所有的人都由自主靜了下來，可見他的氣勢，是如何不同尋常。

陳典文在向那人看了一眼之後，心中不禁不住喝了一聲采。這個人，其實氣勢並不霸道，相反地，看來極其溫文儒雅，那麼多人的眼光逼視着他，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覺得窘，全然若無其事，而那種若無其事，又決不是勉強裝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彷彿所有的人全是泥捏成的，全然沒有靈性和不值得注意的，只有他一個人，超乎一切之上，難得的是他臉上，又絕無傲氣，像是這一切，都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這人的年紀，大約二十四、五，一件銀白色的長衫，在他走進來之際，長衫在輕輕飄動着，陳典文望着他，心中嘆了一口氣，直到這時，他才知道「玉樹臨風」這四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人的身材相當高，身形挺直，穩穩地向前走來，手中的一柄摺扇，半打開着，識貨的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扇子的骨是墨竹的，扇子的一面，是金冬心的字，當這人的手腕不經意地翻動之際，可以看出，扇子的另一面，是鄭板橋的竹。

這人的身後，跟着兩個家人打扮的中年人，看來沉實木訥，這人一出現，不但所有人全望着他，而且不知不覺中，連動作也停止了。揚州人不算是不見過世面，可是像這樣的人，他們也沒有見過，這人走進了十來步，站定了身子，用清朗得人可以聽見，但決不是高聲的聲音道：「那一位是陳典文先生？」

陳典文怔怔地怔了一怔，他平時，已經可以算是頭挑的機靈人物了，可是這時候，他却陡然怔了一怔之後，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陳典文怔住了不知說什麼才好，人家可不那樣，那人一面發問，一面眼風已經掃遍了整個茶館，陳典文的那一怔，也給他看出來了，他立時逕自向陳典文走了過來。陳典文這時，也完全定下了神來，不等那人來到面前，就站了起來，拱手，道：「閣下是——」

那人也向陳典文拱手，聲音仍是那樣清朗，道：「在下南通張翹。」

他像是單向陳典文一個人在通名，可是由於這時，茶館中仍然十分靜，所以他「在下南通張翹」這六個字，還是人人可以聽得到，而茶館之中，也立時響起了一陣「嗡嗡」的交頭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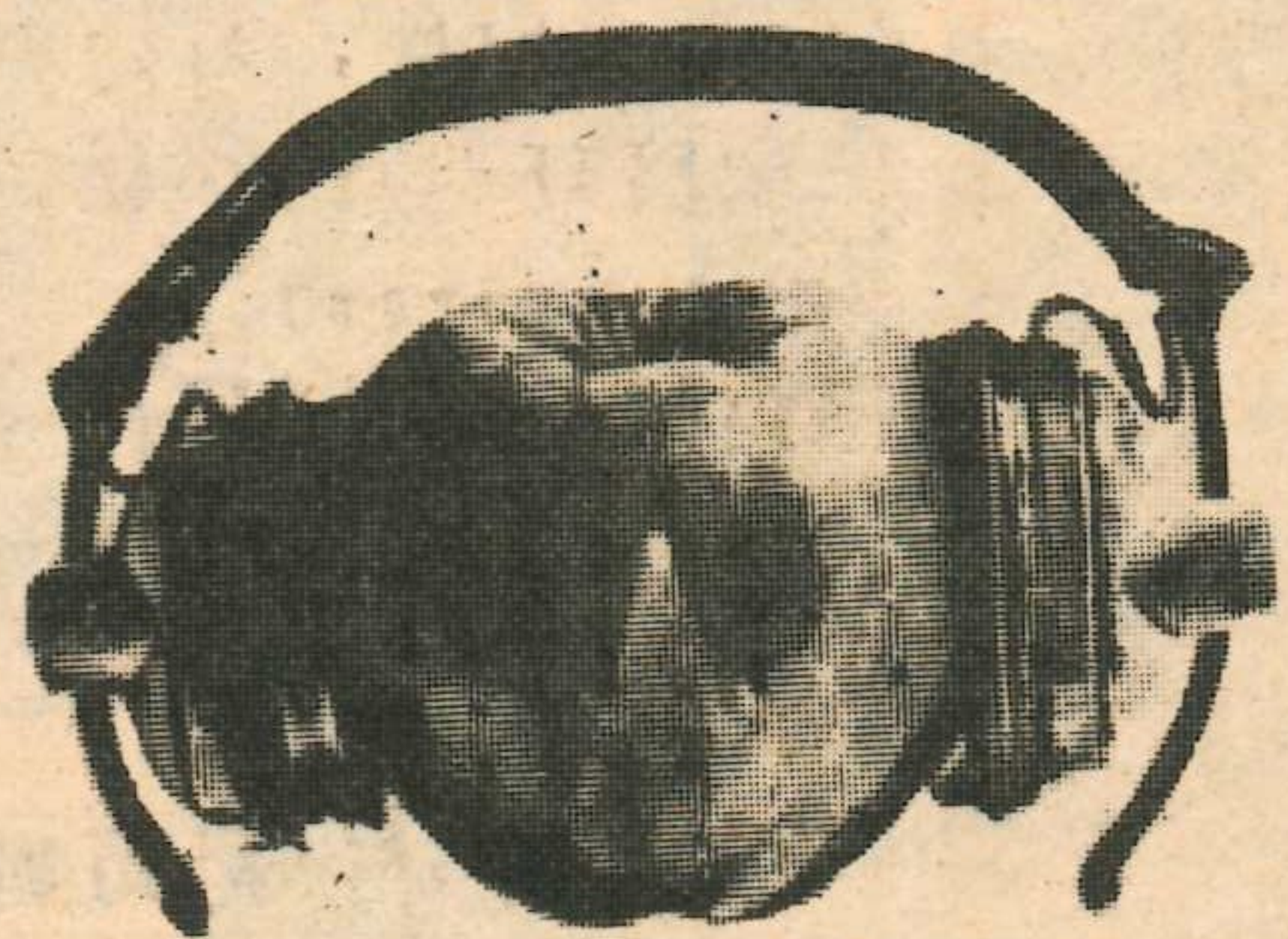
全年(52期)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
半年(26期)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

刊周報時

* 活生 / 味趣 / 識知 / 聞新 *

閱訂期長有只
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

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
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



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8720 ● 話電
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3141 ●
號 132 街理大市北臺 ● 址社

時周報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訂費	港 澳	亞 澳	歐、美 非
全 年		1,880	2,580	3,670
半 年		980	1,330	1,880

註：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

接耳聲來。在交頭接耳的人，自然全是知道「南通張翹」是什麼來頭的人。

陳典文的心頭，也陡然打了一個突，鹽幫中全是粗人，走私鹽，只知道性命相搏，那裏懂得什麼子曰詩云，而陳典文算是例外，他是文武兼修的，鹽幫之中，除了他之外，大約也只有潘蘭花一個人了。

陳典文讀書，倒並不是爲了去應試，但既然讀了書，每次大試，總多少留點意，這一「南通張翹」四個字，對他來說，決不陌生，那是文名著於天下的新科舉人！

陳典文的心中，這時充滿了疑惑，那是因爲他實在想不出，一個文名顯赫的新科舉人，爲了什麼，會特地來找自己！

在他心中疑惑間，張翹已經微笑道：「陳先生請坐，別客氣！」

陳典文先是主，可是這時候，自然而然，陳典文反倒變成是客了，張翹一面說着，他身後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已經款款地抖出一塊潔白的繭綢來，鋪在椅子之上。這家茶館的氣派極大，所有的桌椅，全是精工鑲雕的紫檀木的，那張椅子，泛着發亮的深紫色，實在可以說得上是纖塵不染，但是張翹還是等那中年人鋪上了繭綢，才坐了下來。

那又令得陳典文怔了一怔，令得陳典文發怔的，倒並不是張翹的那種氣派，那實在算不了什麼，在旁邊那桌子上，坐着的那個胖子，用來喝茶的茶壺、茶杯，就硬是他自己帶來的宋朝牛奶白的細瓷。令得陳典文吃驚的是，剛才那中年人抖那幅繭綢，約有兩尺見方，陳典文看得很清楚，那中年人是一隻手拈住隻角取出來的。

那中年人在抖動那幅繭綢之際，仍然是一隻手提繭綢的一隻角，他「簌簌」抖了兩下，並不見他的動作怎麼動，可是每一下抖動之際，那幅繭綢就整個張了開來，像是有人捉住了四隻角，一起在向後拉一樣。

陳典文是會家，這種情形，看在心裏，自然吃驚，因爲那是內家的氣勁，而內家的氣勁，已經練到了這種程度，可以力貫兩尺見方，極其柔軟的繭綢之上，這份功力，也就極其可觀了。

而那中年人只不過是僕人打扮，僕人尚且如此，主人可想而知，莫非這位文名顯赫的新科舉人，本身又是身懷絕技的武學高手？這當真有點不可思議了！

陳典文一面想，一面也坐了下來，這時候，不單在人家的眼中，連陳典文自己也可以明顯地感得出來，張翹一出現，自己和他一比，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叫他比了下去，張翹簡直是人中龍鳳，無可企及，陳典文連動作都變得笨拙了許多。

陳典文才一坐下，張翹又笑着，道：「他們這種人，總愛賣弄，倒叫閣下見笑了！」

陳典文「嗯」地一聲，心想原來自己心中發怔，又叫他看穿了，這時，人人向他們這一桌望來，想來就算本來有人不知道「南通張翹」來頭的，在經過了一番交頭接耳之後，也全已明白了，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有這樣的人物來到揚州，全揚州的人都有榮焉」的神

情。衆多人的這種眼光，反倒令陳典文有點不自在，以致他的聲音也有點急促，道：「張先生……有什麼指教？」

張翹微笑着，掌櫃的已親自過來，上壺，泡茶，等掌櫃的離開，張翹才道：「我從京裏下來，經過連雲，遇上一幫人在無法無天、欺壓良善，所以略微教訓了他們一下，事後才知道這些人是潘幫主的轄下，這種事，本來應該由貴幫的刑堂處理，我不該越俎代庖，所以特地到揚州來，向貴幫告一聲罪！」

陳典文用心聽着，迅速地轉着念，張翹說來雖然輕鬆，但是陳典文一聽，就知道事情，可大可小。其一，張翹所說的「無法無天」究竟是什麼事？鹽幫的戒律極嚴，一部刑典，有的對犯戒律的幫衆，處置十分之嚴；其二，這一幫人，如果是普通的小脚色，以張翹這身份，也不會特地到揚州來；其三，張翹說得雖然輕鬆，還說是「告罪」，但是明擺着是來教訓鹽幫來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一定要妥爲應付才好。陳典文正在想着，突然一個人大叫着，直衝了過來。

直衝進茶館來的是唐榮，唐榮來得十分急，才一進來，橫開手，就推開了在面前的一個小二，那小二吃唐榮一推，一個踉蹌，手中的一疊小籠包，跌了一地，唐榮也不管，直來到了陳典文的桌前，看他那神氣咄咄的樣子，分明是有極重要的事要說，可是當他一來了桌前，一眼看到了張翹，陡然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不知怎麼才好。

陳典文皺了皺眉，沉聲問道：「什麼事？」唐榮又向張翹看了一眼，才道：「少爺，許老拐出事了，在連雲港……」

唐榮才講到這裏，陳典文的耳際，就響起了「轟」地一聲。他早就料到，叫張翹教訓了的，不會是小脚色，不過他也沒有想到，那會是許老拐！

許老拐在鹽幫中的地位相當高，在潘蘭花的父親執掌鹽幫之際，許老拐就是總幫的重要人物，潘蘭花接令之後，許老拐是潘蘭花的父執輩，地位自然更高了一層，許老拐年紀並不大，不會超過六十歲，早年，曾和緝私隊火併，中了槍，左腿一直是拐的，所以才叫着許老拐。許老拐的獨門硬功，相當了得，性子烈，脾氣大，可是極其耿直，在鹽幫之中，得上下人等的尊重，蘭姑接令之前，已經領了刑堂堂主之責。

許老拐在連雲以南出事，張翹又說在連雲港外，「教訓」了幾個鹽幫的人，那麼，事情一定是發生在許老拐的身上了！

陳典文竭力鎮定着，同時，打量着張翹，張翹却是完全沒有他的事一樣，只不過是略微蹙了蹙眉。

唐榮也頓了一頓，像是在猶豫，在陌生人面前，是不是應該講出來一樣。陳典文沉聲道：「只管說，這位南通張翹，才說在連雲以南，教訓了我們的幾個弟兄，許老拐的事，也許就——」

陳典文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唐榮已經陡地一下虎吼，「呼」地一拳，直打向張翹的面門。

當唐榮急匆匆闖進來之際，茶館裏的人，已經知道有事要發生了，可是也想不到事變來得如此之快，唐榮一聲大吼，就有十幾個人，忙不迭攔住了前面的茶壺、茶杯，幾個古董捐客，更是臉上發綠，急忙收拾着他們帶來的古董，要是打了起來，任砸了哪一件，都是血本無歸的事！陳典文也想不到唐榮會那麼暴躁，說動手就動手，唐榮出手如風，他想阻也阻不住，心想要糟，唐榮那一拳，已快打到，只見張翹一抬手，摺扇合攏，抵在唐榮的拳上，現出一種厭惡的神情來。

唐榮的武功，陳典文了然於胸，他知道，唐榮這一拳打出，就算張翹可以避得開，張翹所坐的那椅子，椅背也非被打碎不可。

可是，張翹一抬手，摺扇橫抵在唐榮的拳頭之上，唐榮去勢如此猛烈一拳，竟然平空僵住，再也打不向前。

這本是眨眼間的事，陳典文在這時，已經喚了出來，道：「唐榮！」

在張翹身後的兩個中年人，這時也陡地踏前來，各自伸指，向唐榮指來，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指着唐榮，想派唐榮的不是。

唐榮也是會家，一見那兩個中年人伸出的食指，指尖又平又直，皮粗得像牛皮一樣，指的又正是自己左、右的「太陽穴」，心中已然一凜，再加上他打出的那一拳，突然之間，叫摺扇一碰，手腕一陣酸麻，力道竟不知去了哪裏，心中大驚，騰地一步，已經向後退了開去。

陳典文也看出唐榮吃了虧，身形一閃，已攔在唐榮的身前，張翹仍然穩穩坐着，那兩個中年人也立時後退，仍然在張翹的身後，垂手侍立。張翹微搖着頭，道：「鹽幫戒律鬆弛一至於此，真要好好整頓一下，再這樣下去，要成江湖大患了！」

張翹那幾句話，講來不急不徐，講的時候，皺起了眉，好像真的是在代鹽幫可惜一樣，陳典文已經知道張翹必有來由，非小心對付不可，而且，他也不是沈不住氣的人，可是一聽得這兩句話，陳典文的臉上，也不禁勃然變色。要知道在江淮數省，各種幫會雖多，但論財論勢，決沒有可以超越過鹽幫的，陳典文甚至因爲受到江湖上的崇敬，在青幫之中，也頗有極高的榮譽地位，鹽幫幫衆過萬，江湖上誰敢說一聲鹽幫的不是，可是張翹那兩句話，却是直指鹽幫的不是，看來他不但是有目的而來，那目的還是要對鹽幫大不利了。

陳典文的臉色本來就蒼白，這時更是白裡泛青，額上的兩根青筋，也現了起來，冷笑一聲，道：「張先生，這話，太重點了吧！」

張翹揚了揚眉，道：「可不是麼？這位出拳那麼重，要不是我也有點能耐，不早就躺下了？」

唐榮在陳典文的身後，臉色和陳典文恰好相反，漲得通紅，叫道：「少爺，別聽他的，許老拐……許老拐……」

唐榮叫到這裏，想是太激動了，竟然講不下去，陳典文向後擺了擺手，直視張翹，道：「閣下將許堂主怎麼了？倒要請教！」

時報周刊合訂本 第九卷出版了！

漆皮燙金字精裝
外型高貴典雅，內容充實，印刷精美
每冊定價新台幣300元
十一月底以前預約

●特價每冊新台幣250元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訂閱

(一概以掛號寄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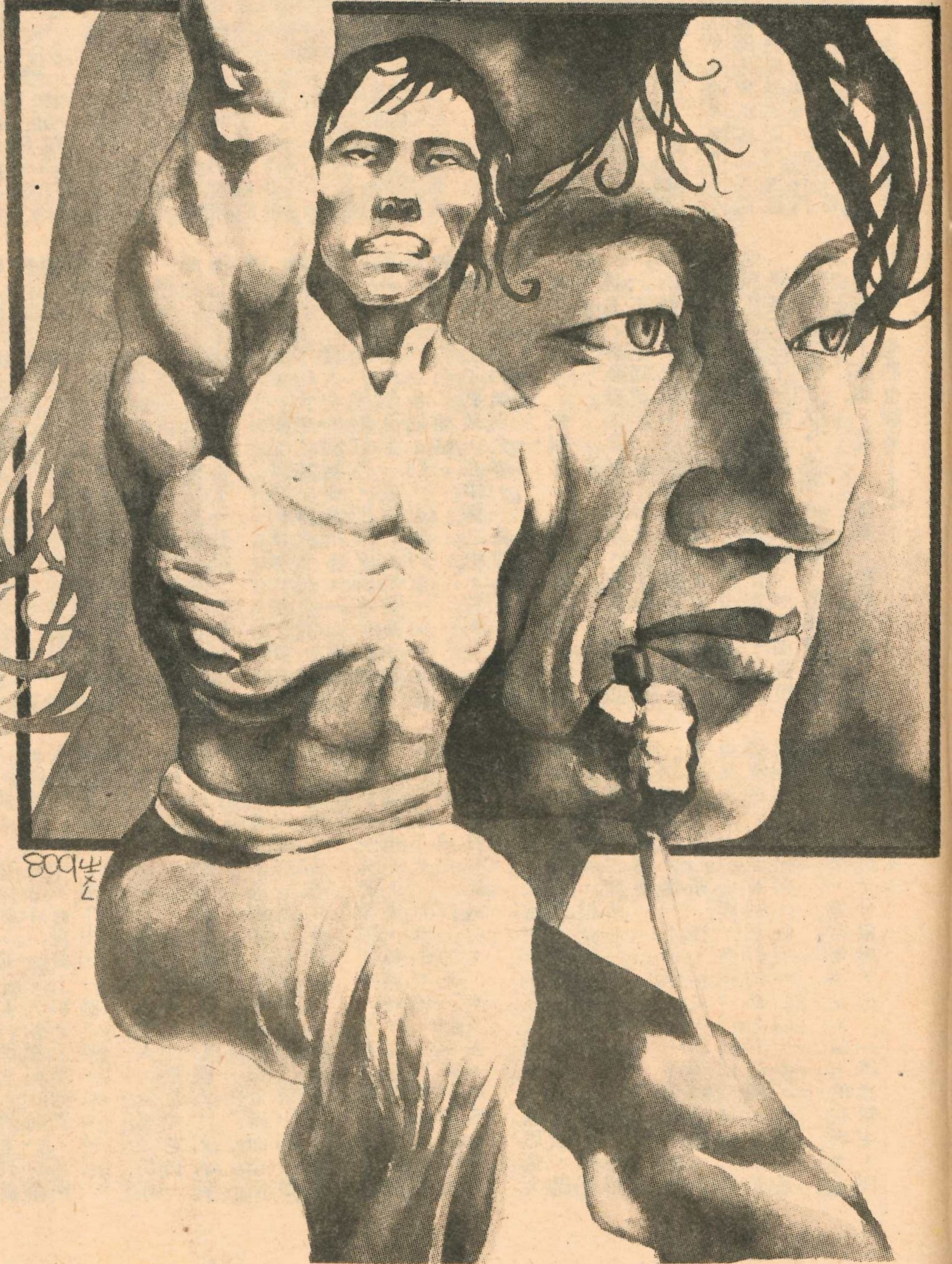
或洽台北市大理街132號時報周刊社發行部



大話新

6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黃憲鐘



這時候，茶館中的茶客，幾乎全避了開去，但是又不捨得遠離，大都聚在走廊上、門口，向內看着。

茶館中還有幾個人坐着，陳典文一面問，一面眼光向四面溜了一溜，看出坐着不動的，是四個中年人，各據一桌，全是生面孔，陳典文心裏有數，這四個人自然不是普通的茶客，一定是張翹帶來的，不過他們早已來了而已。

陳典文向張翹問了這句話，張翹還未曾回答，就聽到門外一陣大喝，聚在門口的人，紛紛閃了開來，讓開了一條路，在人弄之中，十二個勁裝的漢子，一起疾步走了進來，這批人到，陳典文又放了心，這十二個勁裝漢子，統稱十二金剛，是鹽幫總堂的護衛高手。

十二個人一進來，直趨陳典文，向陳典文行了一個禮，又一起退了幾步，挺立着不動。

張翹對來的十二人，似乎完全若無其事，只是淡淡地道：「那位姓許的朋友？我將他入了釘箱，送給貴幫自行處理！」

張翹講來輕描淡寫，在陳典文身後的唐榮，

已咬得牙齒格格直響，十二金剛，也個個怒形於色，十二雙拳頭，緊緊握着，人人指節骨凸起，看來像是一雙一雙的鐵槌一樣，這十二個人，練的全是少林的金剛拳，金剛拳力道威猛，是大開大闢的外門功夫，十二人合稱十二金剛，也是由於他們所練的功夫而來的。

陳典文總算沉住了氣，但是心裡一股怒意，也陡地向上，沖了上來。

陳典文是幫會中人，自然知道「釘箱」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他雖然從小就在幫會之中，「釘箱」這種事，也一直只是聽說，而且，也不想弄到真有這樣的事發生，自然更絕想不到會發生在鹽幫的身上！

「釘箱」是一種刑罰，各幫各會，都有不同的戒律，但是大致是相通的，若是被發現有人犯了戒律，為了顧全這個幫會的面子，出手干預的人，就將犯事的人制伏，釘箱，送回他所屬的幫會去，由他所屬的幫會處置，這是江湖上的一種規矩。但是江湖幫會之間，無風尚且起三尺浪，這種事，一定引起軒然大波，決不輕易發生，就算有，也是在大幫會對付小幫會之間，而且，犯戒的人，也要真正罪無可恕，

才能這樣做；而今，鹽幫的刑堂堂主，叫人用釘箱送了回來，這可以說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連聚在外面看熱鬧的人，也不由自主，人人打了一個突，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來。

可是，張翹却顯得那麼滿不在乎！

陳典文心中不但怒，而且十分難過，他和許老拐的私交相當好，他也知道「釘箱」，是同棺材一樣的一隻木箱，上下四周，全是尖銳的鋼釘，總數九十九枚，那些鋼釘，是在人放進去之後才釘進去的，每一枚鋼釘，透過箱子的木板之後，還要入肉九分，人在釘箱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從連雲到揚州，少說也要走三、四天，在這三、四天中，許老拐受的是什麼樣的活罪？

陳典文氣往上沖，面色更青，他一揚眉，冷冷地道：「多謝張先生，請張先生同到敝幫，當面評理！」

將別人釘入釘箱，就必須親自到這個人所屬的幫會，還要公開評理，看其人處置是否得當，這也是江湖上的規矩，陳典文的話，自然十分上路，他一面說，一面已有心掂一下對方的斤兩，一伸手，就去抓張翹的左腕。

收據號碼：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

主管：經辦：局號：

訂時報周刊 隨訂隨送 溫莎多姿禮盒 必治妥

訂全年52期，特價1100元，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多姿禮盒，含多姿高級養顏乳90cc、多姿潤膚露145cc、多姿檸檬潤膚露45cc、多姿花巾一條。（如果多姿禮盒送完，一律改送衛得浣禮盒，恕不另通知）再送必治妥禮盒，含綠野利梳精170cc、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送必治妥禮盒壹份。

張翹正在緩緩地搖着扇，陳典文一出手就抓他的右腕，手腕稱為「脈門」，是學武之人身體上最弱的幾處地方之一，陳典文有意如此，看看張翹怎麼反應，他出手如風，心念電轉，已經準備張翹一有反應，他後面的幾個殺着，也就以綿綿使出。

却不料他一伸手，手指搭上了張翹的手腕，張翹一點反應都沒有，陳典文不禁陡地一怔，原先蓄在指上的力道，也在那一霎間，陡地收了回來。

等到他的手指，抓住了張翹的手腕，覺出張翹的確一點也沒有反抗的打算之際，他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臉上一陣發熱。

他的指勁，何等之強，曾在酒後，一口氣捏扁了二十多隻錫酒壺，要是他不是陡然之間，覺出張翹完全無意與自己較勁，照樣發出去，張翹的手腕骨非立時折斷不可！理還未評，就先將對方的手腕骨折斷，這自然又是大大的不是了！

在這一霎間，陳典文對於張翹，雖然還是充滿了敵意，但是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佩服。他自度要是易地相處，自己就決不會有這樣的鎮定功夫！他伸手出去，抓向對方的要害，任何人都看得出是不懷好意的，可是他居然能沉得住氣！

陳典文定了神，又道：「請！」張翹像是看穿了陳典文的心思一樣，站了起來，向陳典文微微一笑，說道：「請！」

陳典文被他衝着自己一笑，臉上一陣發熱，就在這時，又一陣腳步聲，另一隊勁裝漢子，走了進來。

那一批進來的勁裝漢子，一共二十四名，裝束和十二金剛一樣，只是腰際的袴帶，顏色不同，十二金剛的腰帶，是一式金黃色的，後來的二十四人，則是斜條的黃白相間，腰帶上的顏色，表示其在鹽幫中的地位，像陳典文那樣地位的人，若是有什麼儀式，他勁裝出場時，他的腰帶上，是纏滿了黃金絲的，而唐榮則和十二金剛一樣，纏金黃綢帶。

進來的二十四人，地位較十二金剛稍次，他們進來之後，立時分兩行列開，緊接着，一個矮個子，光頭，肥胖，肉裏眼，未語先笑的老者，穩步走了進來，那是陳典文的副手，在鹽幫中資格極老的潘七叔，人人皆尊七叔而不名，是因為他輩份相當高之故。

七叔一進來，就向張翹拱着手，也像是沒事人一樣，道：「張先生，蘭姑有請張先生帶着貴友，一起到敝幫相聚！」

剛才，陳典文出手，抓向張翹的手腕之際，張翹自己沉得住氣，和他一起來的兩個中年人，和坐着的四個人，倒有點沉不住氣，已經全都躍躍欲動，直到七叔一進來，氣氛才略緩和些。

七叔話說完，又對張翹身後的那個中年人，笑了一笑，道：「兩位是高郵施家老爺施老爺的後人吧？我小時候，曾受過施老爺的教益，今日能和兩位相會，真是幸事！」他眉花眼笑地說着，那兩個中年人，忙躬身行禮，道：「先父常提及七叔的好處！」

潘七叔呵呵地笑着，十二金剛、唐榮和陳典

文，看來並沒有什麼反應，但是他們心裏，也不禁暗自吃驚，高郵施家獨門絕傳的打穴功夫，已是武學中的奇技之一，打穴一道，天下相傳者不過七家，高郵施家是其中之一。打穴在武學之中，是十分難練的一種功夫。相傳練得好，能點中對方的穴道之後，令對方的身子，僵立不能動彈，非施解穴功夫不可，但那不過是傳說，誰也沒有見過，打穴功夫真正的厲害之處，是認準人體的穴道，每一出手，重擊必然擊中對方的穴道之上，穴道是人體內的特殊構造，針灸之灸之，可以治病，在穴道上受了重擊，也特別容易受傷，打穴功夫比別的功夫，容易使對手受傷，道理也在此。而今，那兩個中年人，施氏兄弟，看來簡直就像張翹的僕役一樣，張翹的厲害，也可想而知了！

陳典文踏前兩步，在潘七叔的耳邊低聲道：「七叔，老拐叫釘了！」

潘七叔立時略一點頭，道：「是，蘭姑已經大開刑堂，在等着張先生！」

張翹態度安詳，又像是走進來的時候一樣，向外走去，這一次，不單是施氏兄弟跟在他的後面，另外那四個，一時之間，還叫人猜不透他們來歷的中年人，也大踏步跟在張翹的後面。潘七叔和陳典文連忙跟了上去，後面，是十二金剛，和那二十四個勁裝漢子。唐榮自知脾氣不好，看到潘七叔帶人來這種陣仗，知道在未評理之前，要是鬧出事來，一定是自己的不是，所以他忍住了氣，跟在最後面。一行人等，離開之後，茶客又湧了進來。茶館中本是一個熱鬧的地方，這時候，閑閑比往日又甚了許多，人人都在談論着張翹的手采，在談論着鹽幫不知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鹽幫的總堂，就是著名的潘家大宅，就在原來被拆去的大宅基上再建造起來的，圍牆比平常巨廈大宅的圍牆要高得多，一直圍到正門，正門是一種暗紅色，門環是錚亮的白銅，門外永遠有四個身軀一般高大的勁裝漢子在守着，陳典文急步進了門，直趨內堂，他才走進內堂，就看到了蘭姑。

蘭姑換上了勁裝，在柔媚之中，看來有一股極其吸引人的風采之姿，一見陳典文，蘭姑就道：「來了沒有？」

陳典文道：「快到了，七叔陪着他們，你看該怎麼辦？」

這是一件極難委決處理的事，陳典文這樣問，只不過是隨便問一聲，事實上，他一路趕回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主意，只等蘭姑一開口，他就準備將自己想好的計劃講出來給蘭姑聽。

却不料蘭姑聽了，淡淡道：「那還不容易，他照江湖規矩來，我們照江湖規矩辦！」

陳典文怔了一怔，道：「蘭姑，照江湖規矩，也可以大有出入，老拐在那裏，救出來了沒有？」

蘭姑搖了搖頭，道：「沒有，在刑堂裏，我們去吧，他們也該來了！」

陳典文呆了一呆，準備好的那番話，竟然講不出來，蘭姑已經在陳典文的身邊，走了過去，一陣淡淡的幽香飄了過來，也不知是蘭姑身上的幽香，還是院子裏白蘭花的香味。

刑堂在大宅的最後面，那是大宅中，最是神秘，也是人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刑堂不常開，鹽幫的幫衆有時開玩笑，常說：「你想進刑堂，還不夠資格！」

刑堂，一定不是處理幫衆極有地位的人，絕不為處理無名小卒而設。當陳典文和蘭姑一前一後來到刑堂之前，那條直路之際，刑堂的黑漆大門洞開着，從大門起，一直到大堂的後廳，足有兩百來人，肅立着，一動不動，他們全是未滿品級進刑堂的人。

人雖然多，但是靜得鴉雀無聲，陳典文想知道，蘭姑的心中，究竟在打什麼主意，所以他仔細打量着蘭姑的神情，不過，在蘭姑細細的臉上，却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從側面看過去，只看到蘭姑細細的臉上，細細的汗毛，在陽光下閃着異樣的光彩。

陳典文好幾次想開口，但是卻沒有發出聲來，他們兩人，一起來到了刑堂的大門口，刑堂之中，響了一下又一下沉重的鼓聲。

陳典文搶先幾步，跨過了極高的堂檻，立時又垂手而立，蘭姑接着走了進來。

一進了刑堂，所有在刑堂中的人，全站了起來，潘七叔他們還沒有來，在刑堂中的，全是鹽幫中地位極高的人，約有六十來人。在刑堂正中，放着一隻木箱，箱子蓋打開着，許老拐就直挺挺地躺在箱中，九十九顆鋼釘，每一口都入肉將近一寸，血在釘上和身上凝結着，老拐緊閉着眼睛，一聲不出，一動不動，口中咬着一枝老山參，參尖露在口外。

在木箱旁邊，另外跪了七個人，全都是額頭點地，一動不動，這七個人，自然是和老拐一起生事，被張翹押了來的人，七個人，人人都帶着傷。

在刑堂中的鹽幫中人，每個人都是滿面悲憤，這些人和許老拐，都有過命的交情，如今眼看許老拐受這樣的活罪，仇人就要來到，誰不想拼命？

陳典文先來到刑堂正中，交椅之旁，站定身子，蘭姑也走上來，轉過身，在刑堂正中的交椅，坐了下來。刑堂的交椅，又高又大，最特別的是，鋪在交椅上的是一張用棘刺編成的墊子，若是沒有練過功夫，坐上去，那滋味可不好受。

這是潘老太公當年定下來的規矩，意思是大開刑堂，當幫主的，雖然照幫規大公無私，處理犯戒的幫衆，但是幫主的心裏，也極不好受，就像是坐在棘刺上一樣。蘭姑才一坐下外面就響起了銅鑼聲。

銅鑼聲一下接一下傳來，每一下鑼聲，就像是敲在人的心頭一樣，接着，便是腳步聲，先進來的是十二金剛，各按自己的地位站定，再進來的是潘七叔和張翹，唐榮在最後，張翹的施氏兄弟，和另外四個大漢，唐榮在最後。

潘七一進來，連常年浮在他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變得十分嚴肅，道：「啓稟幫主，南通張翹先生來訪！」

陳典文好幾次想開口，但是卻沒有發出聲來，他們兩人，一起來到了刑堂的大門口，刑堂之中，響了一下又一下沉重的鼓聲。

陳典文搶先幾步，跨過了極高的堂檻，立時又垂手而立，蘭姑接着走了進來。

南通張翹先生來訪！

陳典文好幾次想開口，但是卻沒有發出聲來，他們兩人，一起來到了刑堂的大門口，刑堂之中，響了一下又一下沉重的鼓聲。

陳典文搶先幾步，跨過了極高的堂檻，立時又垂手而立，蘭姑接着走了進來。

一進了刑堂，所有在刑堂中的人，全站了起來，潘七叔他們還沒有來，在刑堂中的，全是鹽幫中地位極高的人，約有六十來人。在刑堂正中，放着一隻木箱，箱子蓋打開着，許老拐就直挺挺地躺在箱中，九十九顆鋼釘，每一口都入肉將近一寸，血在釘上和身上凝結着，老拐緊閉着眼睛，一聲不出，一動不動，口中咬着一枝老山參，參尖露在口外。

在木箱旁邊，另外跪了七個人，全都是額頭點地，一動不動，這七個人，自然是和老拐一起生事，被張翹押了來的人，七個人，人人都帶着傷。

在刑堂中的鹽幫中人，每個人都是滿面悲憤，這些人和許老拐，都有過命的交情，如今眼看許老拐受這樣的活罪，仇人就要來到，誰不想拼命？

陳典文先來到刑堂正中，交椅之旁，站定身子，蘭姑也走上來，轉過身，在刑堂正中的交椅，坐了下來。刑堂的交椅，又高又大，最特別的是，鋪在交椅上的是一張用棘刺編成的墊子，若是沒有練過功夫，坐上去，那滋味可不好受。

這是潘老太公當年定下來的規矩，意思是大開刑堂，當幫主的，雖然照幫規大公無私，處理犯戒的幫衆，但是幫主的心裏，也極不好受，就像是坐在棘刺上一樣。蘭姑才一坐下外面就響起了銅鑼聲。

銅鑼聲一下接一下傳來，每一下鑼聲，就像是敲在人的心頭一樣，接着，便是腳步聲，先進來的是十二金剛，各按自己的地位站定，再進來的是潘七叔和張翹，唐榮在最後，張翹的施氏兄弟，和另外四個大漢，唐榮在最後。

潘七一進來，連常年浮在他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變得十分嚴肅，道：「啓稟幫主，南通張翹先生來訪！」

陳典文好幾次想開口，但是卻沒有發出聲來，他們兩人，一起來到了刑堂的大門口，刑堂之中，響了一下又一下沉重的鼓聲。

陳典文搶先幾步，跨過了極高的堂檻，立時又垂手而立，蘭姑接着走了進來。

一進了刑堂，所有在刑堂中的人，全站了起來，潘七叔他們還沒有來，在刑堂中的，全是鹽幫中地位極高的人，約有六十來人。在刑堂正中，放着一隻木箱，箱子蓋打開着，許老拐就直挺挺地躺在箱中，九十九顆鋼釘，每一口都入肉將近一寸，血在釘上和身上凝結着，老拐緊閉着眼睛，一聲不出，一動不動，口中咬着一枝老山參，參尖露在口外。

在木箱旁邊，另外跪了七個人，全都是額頭點地，一動不動，這七個人，自然是和老拐一起生事，被張翹押了來的人，七個人，人人都帶着傷。

在刑堂中的鹽幫中人，每個人都是滿面悲憤，這些人和許老拐，都有過命的交情，如今眼看許老拐受這樣的活罪，仇人就要來到，誰不想拼命？

陳典文先來到刑堂正中，交椅之旁，站定身子，蘭姑也走上來，轉過身，在刑堂正中的交椅，坐了下來。刑堂的交椅，又高又大，最特別的是，鋪在交椅上的是一張用棘刺編成的墊子，若是沒有練過功夫，坐上去，那滋味可不好受。

這是潘老太公當年定下來的規矩，意思是大開刑堂，當幫主的，雖然照幫規大公無私，處理犯戒的幫衆，但是幫主的心裏，也極不好受，就像是坐在棘刺上一樣。蘭姑才一坐下外面就響起了銅鑼聲。

銅鑼聲一下接一下傳來，每一下鑼聲，就像是敲在人的心頭一樣，接着，便是腳步聲，先進來的是十二金剛，各按自己的地位站定，再進來的是潘七叔和張翹，唐榮在最後，張翹的施氏兄弟，和另外四個大漢，唐榮在最後。

潘七一進來，連常年浮在他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變得十分嚴肅，道：「啓稟幫主，南通張翹先生來訪！」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自期至

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全年(52期)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
半年(26期)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

刊周報時

活生/味趣/識知/聞新

閱訂期長有只
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

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
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



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8720 ● 話電
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3141 ●
號132街理大市北臺 ● 址社

時周報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訂費	港 澳	亞 澳	歐、美 非
全 年		1,880	2,580	3,670
半 年		980	1,330	1,880

註：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

迎親的十七人——

許老拐雖然才從釘箱中出來，聲音也有點嘶啞，可是這幾句話，却是講得清清楚楚，每一個字，都沒有一點含糊，剎那之間，蘭姑、陳典文臉上變色，刑堂之中，倒有一大半人，不由自主，一起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有若干性烈的漢子，像唐榮等人，更是驚駭得失聲叫了起來，道：「老拐！」

刑堂中所有的人全震動了，陳典文在那一剎之間，更是手足無措，蘭姑在臉色大變之後，陡地站了起來，過了好久，才又坐了下來。她自己自然知道，作爲鹽幫幫主，她那樣子，實在是失態之甚了，但是當她坐下來之後，還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這當口，還是陳典文比較有主意點，他立時揚起了手，刑堂中也登時靜下來。

刑堂中重又靜了下來，陳典文不由自主喘着氣，他竭力使自己鎮定，道：「老拐，可是另有別情？」

許老拐仍然跪伏着，道：「稟總管，沒有別情，這事全是由我一人起意，跟着我的人，是我逼他們幹的，事情和他們無關！」

陳典文嚥了一口口水，向張翊望去，張翊淡

然道：「許朋友倒是硬漢，不錯，旁人是脅從，並無干係！」

陳典文心頭怦怦跳動，事情突然之間，到了這等地步，那是再沒有話可說了！他緩緩地向刑堂中所有的人望了一眼，刑堂中倒有一大半人面如死灰。

要知道，這些人，雖然全和許老拐有過命的交情，但是許老拐自己親口承認了犯有這樣滔天大罪，這種大罪，應處極刑，交情還交情，響錚錚的好漢，可也決不會爲了交情，而壞了

幫中的嚴規！

本來人人對張翹，均懷有極高的敵意，但這時張翹一開口，將事情只放在許老拐一個人的身上，並沒有多作株連，那等於已開脫了其餘幾個人的罪名，對張翹有惡感的人，倒大都變得對他有好感起來了。

這，連陳典文的心中，也是如此。

陳典文的視線，最後落在蘭姑的臉上，只見蘭姑的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陳典文的心中，不禁嘆了一口氣，平時，蘭

姑統領全幫，可以說看不出有什麼大問題來，但是到了有突如其來的重大事件之際，看來是難以靠她來作決定的了！

陳典文想到這裏，定了定神，朗聲道：「本幫戒律，首戒姦淫，次戒濫殺無辜，犯者無赦，許老拐連犯兩大重戒，罪不可恕，當——」

他講到這裏，吸了一口氣，鹽幫的制典，陳典文自然是爛熟於胸，可是這時，要他親口講出如何處置許老拐來，那依然是一件十分爲難的事！所以，他需要有極大的勇氣，才能講得

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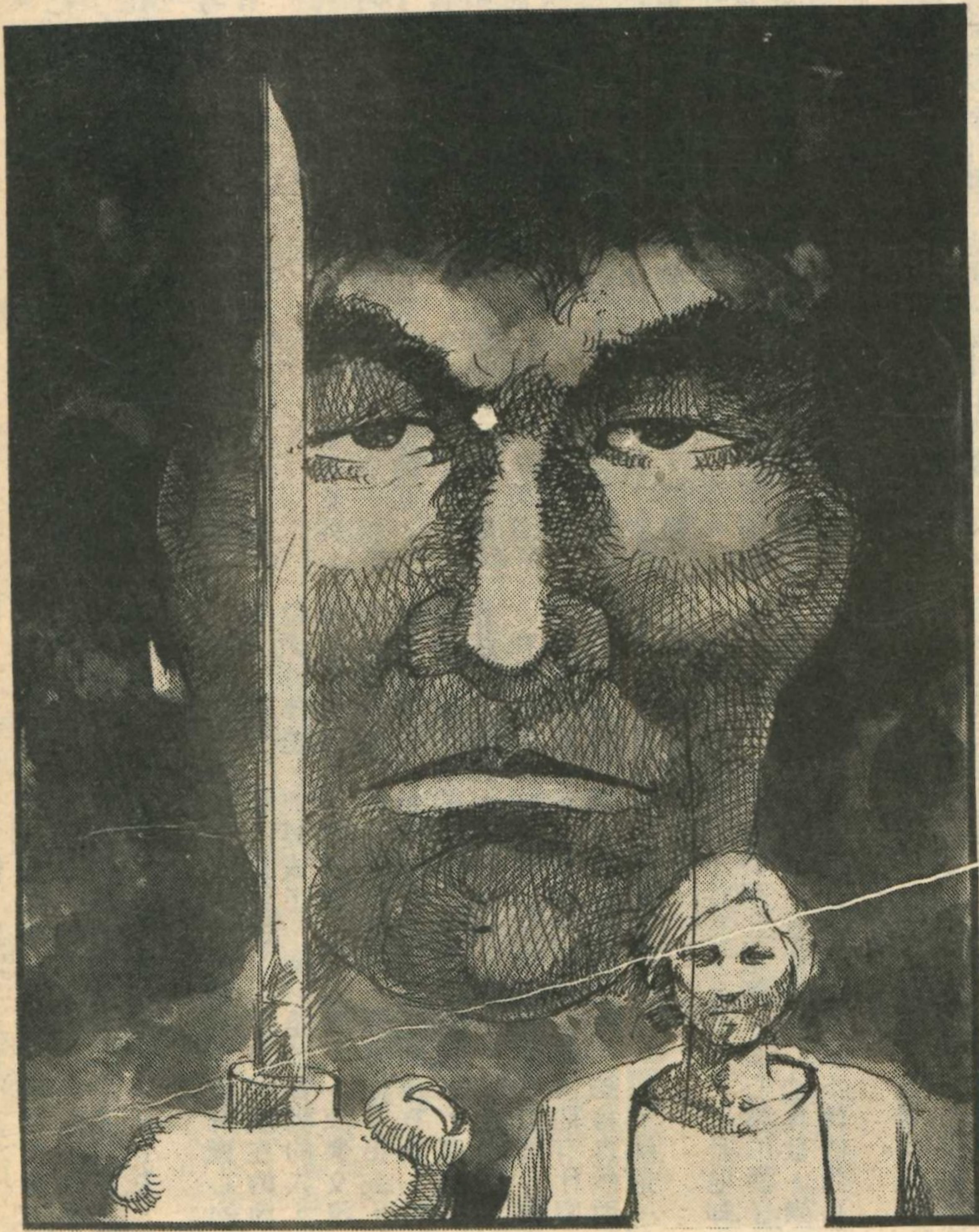
而就在陳典文吸一口氣來定神之際，只見張翹，突然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就向蘭姑，一躬到地，聲音清朗，道：「潘幫主，張某大膽，願保許老拐一命，請幫主定奪。」

——下期待續——

[illegible]

大盜集

原著／倪董／著
插圖／陽憲／畫
鐘我／編



刑堂中的意外，實在太多了，人人都想不到許老拐會自認罪狀，而許老拐一認罪之後，每一個人都像挨了一個晴天霹靂一樣，人人都自認而然，只想到許老拐會受到極其嚴酷的刑罰，再也沒有人想到，照例，是可以有辦法保許老拐一命的。

這一點，別說鹽幫中其餘的人，全是粗人，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之下想不到，連陳典文算是有見識、有才能的人，也未會想到，他所想到的，只是許老拐要受的刑罰，極其嚴酷，比起來，「釘箱」簡直就像小孩子玩的遊戲一樣，所以他也感到有點說不出口而已。直到張翹向蘭姑討保，他心中才「啊」地一聲，也就在這時，他的心中，湧起了無限的疑竇來，那令得他的思緒，混亂到了極點！

要保一個這樣犯了重戒的人，只有一條規條可用，那就是，擔保者不但要保犯戒的人，此生永不再犯任何戒條，而且，還要擔保全幫上下，在一年之內，絕沒有人犯任何大小的戒條，不然，擔保者與犯戒者同罪。當年，潘老太公訂了這一條規條，意義深長，雖說是一人出頭，但是等於所有幫眾，一起以自己的行為來擔保犯戒的人。鹽幫戒條上百，幫眾逾萬，要在一年之內，上下幫眾，絕不觸犯幫中的任何戒律，那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條幫規規訂以來，也根本沒有人運用過，如果有人運用，那自然比處置一個犯了重戒的人，起微戒作用更大得多，因為全幫上下，必須戰戰兢兢，不可有任何對幫規的觸犯，而那也必然形成幫眾之間，更加團結一致！

陳典文別說剛才在倉猝之間，未曾想到這一點，就算想到了，他是不是願意替許老拐擔保

，也成問題，一來，許老拐真是犯了重戒，二來，那幾乎是可以肯定，一年之內，逾萬幫眾，必然有人犯戒，那麼，連他也要和許老拐一樣處置了！

可是，現在張翹甚至根本不是鹽幫的幫眾，而且又是他將許老拐「釘箱」送來的，他為什麼要冒那麼大的風險，運用鹽幫這一條幾乎不為外人所知的規條，來擔保許老拐？為什麼？

利那之間，陳典文的心中，充滿了疑問，疑問多得塞住了他的智慧，使他完全沒有答案。而張翹的神態，還是那麼從容不迫，他話一出口，蘭姑還沒有回答，他又挺直了身子，向刑堂中各人，迅速望了一眼，道：「自然，還得各位弟兄，給我一點薄面！」

張翹的話，人人都明白，那就是說，他身犯奇險，將許老拐的性命，保了下來，要是鹽幫上下眾兄弟不給他面子，不論是哪一個人，稍微犯了一點戒條，他就不免一死！這種話，聽在粗獷的、沒有機心，又深重義氣的莽漢耳中，簡直是熱血沸騰，不可遏制的，利那之間，只聽得「轟」地一聲響，堂裏堂外齊聲答應。刑堂之內，品級高的鹽幫中高手，約有百餘人之眾，在刑堂之外，鹽幫中各級頭目更多，由於堂門大開，張翹的話，又是字字清音，人人可聞，所以不但堂內高手，連堂外的幫眾，也齊聲轟然答應。

在這些人想來，許老拐本來是絕無希望的了，儘管許老拐自認犯戒，但是眼看著許老拐要受酷刑，他們心裏的難過，也可想而知，如今在眼看著無望的情形之下，忽然有了轉機，而且，甘願為許老拐擔保的，又是一個外人，他們心中的感激，實在是言語難以形容，在轟然一下答應之後，十二金剛、唐榮、潘七，堂裏堂外，所有的人，一起跪了下來，當眾人一起跪下之後，重又變得鴉雀無聲。

陳典文還站著，這時，陳典文心中的疑問，仍然一點答案也沒有，可是有一點，他却再明白不過了！

本來，以他在鹽幫中的地位而言，張翹剛才的那幾句話，張翹所作擔保，應該是由他來作。可是他沒有做，張翹作了。

如今的情形是，張翹雖然是一個今天才在鹽幫出現的陌生人，但是真正的陌生人卻變成了他——鹽幫總管陳典文！陳典文的心中更亂，這種變故，實在太突然了，張翹竟有本事，在幾句話之間，就將鹽幫上下的人心，全拉了過去，眼看著跪在地上，自己對他們極之熟悉的那些人，陳典文更感到自己被孤立了，完全孤立了！

陳典文實在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好，他實在並沒有做錯什麼，也正由於他並沒有做錯什麼，所以他更不知道該如何去做，要是他知道做錯了什麼，那倒簡單了，他只要改過錯誤就行了。

他是不是也應該跪下來呢？是不是應該搶着和張翹去作擔保呢？不論他怎麼做，他都會變成張翹的附庸。但如果他反對張翹作保呢？他不禁苦笑起來，別說反對了，就像他現在那樣，站着不動，看來也已經和所有的鹽幫重要人

收據號碼：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角

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儲金組。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角

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

訂時報周刊
隨訂隨送
溫莎衛得浣 禮盒
必治妥
訂全年52期，特價1100元，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再送必治妥禮盒，含綠野利梳精170cc、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送必治妥禮盒壹份。
時報周刊

物，站在對立地位了！

陳典文心中亂成一片，不知如何是好之際，蘭姑已經開了口，道：「張先生，你不是鹽幫中人！」

一聽得蘭姑這一句話，陳典文心裏，鬆了一口氣，可是緊接著，他心裏又是一緊，因為張蘭姑連考慮都未考慮，而且聽來，也像是絕不讓別人有考慮的餘地，立時朗聲道：「願意入幫！」

陳典文心中一緊，還來不及反對，堂裏堂外的歡呼聲，簡直就像是一個接一個的雷一樣，響了起來，就算陳典文要講什麼，他的話，也不會有人聽得到。

蘭姑立時站了起來，潘七最早站起，來到蘭姑之前，雙手奉上了一隻只有一握大小、破舊得難以形容的布袋來，那隻布袋，看來是丟在街邊也不會有人要的，可是潘七才一取出來，所有的人又一起靜了下來，蘭姑接過了布袋，張蘭姑踏前一步，屈膝跪下，蘭姑打開布袋，倒轉袋中的鹽灑落了下來，落得張蘭姑一頭一臉。

再接下來發生的事，陳典文簡直無法記得清楚，那是因為他心緒實在太亂了，他知道，經過了這番儀式之後，南通張蘭姑，就成了鹽幫中人，而且是鹽幫裏的要人了！

為什麼這個新科學人，要紆尊降貴，加入鹽幫？為什麼這一切，來得那樣突然，但是又那樣自然？為什麼明明是那樣的突如其來，却像是演習了幾百遍一樣，進行之際，連一點錯誤都沒有？

陳典文決不相信，刑堂之中，會有任何人事先知道有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事情發生了，一切都照着張蘭姑的意思在進行，這是張蘭姑的魔力，使得所有的人，都毫無疑問地跟着他走，而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有疑問。

陳典文在接下的時間之中，幾乎是被心中的疑問，纏得他身外發生一切，全都不知不覺的程度，而且，在刑堂之間，即使其餘的人，不是有意疏遠他，他也變得自然而被人遺忘了！

等到陳典文又清醒過來之際，他才發現，他仍然在來的地方站着，四周圍靜得出奇，那種靜是有來由的，因為刑堂中的所有人，全不知在什麼時候離去了，只有一個人，還木然在刑堂裏！

當陳典文一發現這一點之際，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極度寒意，令得他不由自主，簌簌發抖起來，而也就在這時，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陳典文抬頭看去，只見唐榮一個人，急急走了過來。

唐榮的神情，充滿了興奮，甚至漲得通紅，一進來就嚷着道：「少爺，你怎麼還在這裏？」

陳典文這才注意到，遠處，歡呼一陣接着一陣，隱隱地傳了過來。

陳典文陡地感到一陣莫名的妙襲上心頭的疲倦，壓聲說道：「他們——他們全在——」

道：「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發現我不在？」

唐榮呆了一呆，像他絕想不到陳典文會有這樣一個問題，而且，他看來，也雖然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過了半會，唐榮才道：「弟兄們……太高興了……少爺，你……不去……趁熱鬧？」

陳典文苦笑了一下，唐榮畢竟是沒有機心的粗人，他那一聲「趁熱鬧」，就將他現在的地位表露無遺，他變成了一個只是趁熱鬧的人，而不是全幫上下尊重敬仰的人物了！陳典文沒有再說什麼，他只是低着頭，慢慢走了出去，他並沒有去「趁熱鬧」，而是回到荷香巷，唐榮則一臉不解的神氣，跟在他的後面，直到荷香巷口才折回去。

在接下的兩個月中，情形迅速地改變，那種改變，是陳典文意料之中的，每當他有什麼事吩咐安排之際，接受吩咐的人，總會自然而然說：「張先生已經吩咐過了」，要不就是「張先生意思是——」

陳典文好幾次忍不住想大發雷霆，可是他卻忍了下來，他不能對那些粗獷、直心腸的漢子發脾氣，他們沒有錯，當他們衷心地尊敬、崇拜一個人的時候，是任何力量都扭不轉他們心中的敬仰的。

而使得陳典文忍不住的，還不是他鹽幫總管的職位，迅速地形同虛設，最主要的是，蘭姑和他，也是迅速地疏遠，蘭姑和張蘭姑在一起，每次他看到蘭姑，或者是他想見蘭姑，蘭姑都和張蘭姑在一起，鹽幫上下，人人談論的是蘭姑的好事——這一次，他陳典文不是主角了，主角是張蘭姑。

陳典文和張蘭姑還是每天見面，可是陳典文却越來越怕和張蘭姑見面，張蘭姑的學問、見識，處處都勝過他，他滿以為全是理由的事，張蘭姑只是輕描淡寫的三言兩語，就將他的滿腹道理，全變成了狗屁。

到了事情發展到了他每天可以在荷香巷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的時候，陳典文下定了決心，他要見蘭姑，將多年來的意思說一個明白了！

他直趨蘭姑的住所，他要經過大堂之際，聽到張蘭姑用那種從容不迫的聲音，在簡單明瞭地吩咐着幫中的大事，鹽幫上下，從來也沒有這樣齊心過，看來所有的人都下了決心，連好幾個嗜酒如命的人，也一起戒了酒，生怕在酒後犯了小小的戒律，連累了張先生。

陳典文在窗外站了片刻，心中暗嘆了一口氣，這種情形，看來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蘭姑的心意怎麼樣，現在是到了非問不可的時候了！他穿過了巨宅中長長的走廊，來到了月洞門口，就看到了在後園裏的蘭姑。

雖然已經是秋天了，可是秋老虎仍然在揚威，天氣還是熱得，蘭姑穿着月白色的小襖，坐在金魚池的橋邊，伸出一隻手指，在水中打着圈兒，引得池裏的金魚，不住向水面上浮來，不斷張着口，在水面發出「唧唧」的聲音，和弄出一個一個的水泡來。

蘭姑看來是在想心事，陳典文走向前，一直到他的影子也映在池面上，蘭姑才抬頭起來。

陳典文低聲道：「蘭姑！」

蘭姑縮回水中的手指來，然後，有點想遮掩

似地，道：「你看這兩條黃鶯兒，聽說黃河以南，就這裏有兩條。」

陳典文又叫道：「蘭姑！」

蘭姑抬起了頭來，望着陳典文，她沒有出聲，只等着陳典文開口。

陳典文要說的話，是早想好了的，他道：「蘭姑，潘、陳兩家，一直婚嫁不絕，我們——」

蘭姑睜大了眼，現出訝異的神色來，道：「典文，你在說什麼？你不是已經娶了一個什麼荷香了麼？」

陳典文一怔，連忙道：「那是……那是……」

陳典文雖然早已想好了要說的話，可是他卻未曾提防到蘭姑會在他一開口之後，就直截地提出了這一件來，不錯，陳典文是有一個荷香，荷香是在揚州城裏，鋒頭十分勁的美人兒，當她盛裝出遊，駕着單座馬車，車把子的黃銅，擦得錚亮，沿着瘦西湖邊馳過去之際，當真是人人為之側目，也人人都知道那是鹽幫總管陳典文的愛寵。

陳典文的女人，不單止荷香一個，他年紀輕，出手又闊綽，花街柳巷中的姐兒，一看到了他，就像是蝴蝶看到了花兒一樣，而陳典文也一直享受着這種風流旖旎的生活，而且從來也未會想到過，他的這種生活，會成為他和蘭姑之間的障礙。

然而現在，他感到了！

他頓了一頓道：「荷香，那個女孩子，是他們送給我的，那不算……是……」

他只講到這裏，就停下了下來，因為他看到蘭姑已經沉下了臉，而且感到，自己再說下去，簡直就是越描越黑！

蘭姑淡淡地道：「典文，我見過那女孩子，很不錯，人家不將她當人，你可不能不將她當人！」

陳典文深深吸了一口氣，他還想繼續掙扎，可是其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兩個人都不出聲，只有魚池上傳來的「唧唧」聲，過了一會，陳典文又道：「蘭姑，那麼我們之間——」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自期至期止為荷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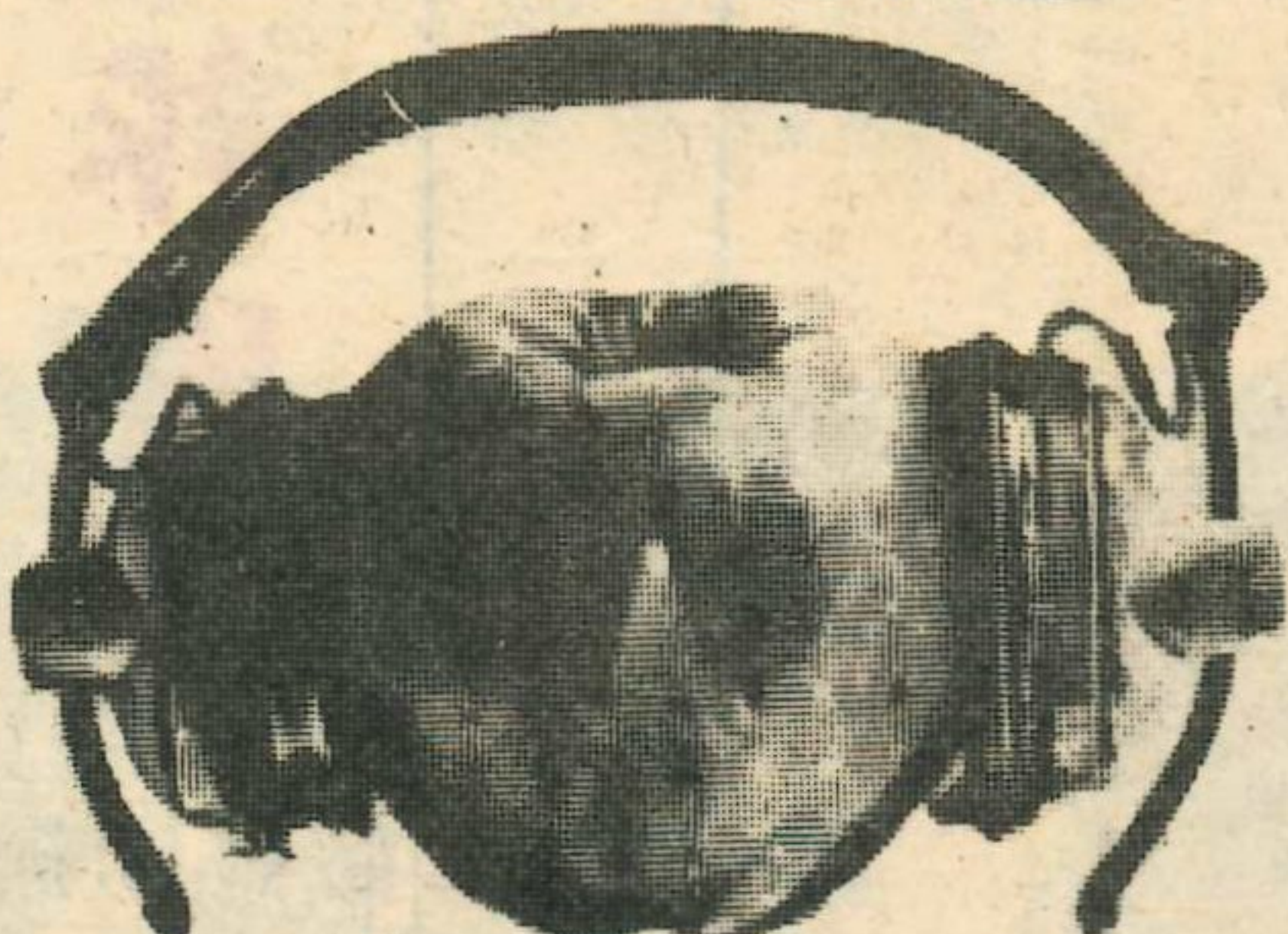
電話

時報周刊

* 活生 / 味趣 / 識知 / 聞新 *

閱訂期長有只
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

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
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



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8720 ● 話電

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3141 ● 址社

號132街理大市北臺 ● 址社

時報周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訂費	港 澳	亞 澳	歐、美、非
全 年		1,880	2,580	3,670
半 年		980	1,330	1,880

：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利用郵撥：112677號

文、氣度軒昂的黃興，和這些胸懷廣闊、志

一萬兩，還是老秤，合起現在的斤兩，足有

下
期
待
續

美美	景景	
12.4	12.4	
2.2	2.2	
9.1	9.1	
娶鋪老婆發鋪財		
京南	10.3	
12.3	12.3	
虎猛	2.3	
天龍	4.2	
小子	7.0	
9.0	9.0	
一個太太恰恰好		
東	2.3	
7.0	7.0	
9.1	9.1	
我歌我泣		
癡瘋女		

87 時報周刊

大姑姐集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王旭易



陳典文苦笑了下，道：「你以為蘭姑和我在一起，我又叫你將信給蘭姑看，你沒有起疑？」

唐榮笑着道：「我……我以為你是想假撇清，表示……你和蘭姑的那檔子事，沒有干係！」

陳典文吼道：「我為什麼要撇清？」

唐榮吞了一口口水，道：「少爺，你想想，張先生是什麼樣的人才，他要是上京當官，這上下，只怕已經是軍機大臣了，他娶了蘭姑……這樣子一走了事……」

唐榮喘着氣，沒有再往下說，但是陳典文心頭冒起的寒意，却越來越甚。從唐榮的態度上，他明白了，在鹽幫上下人等的心目中，他們尊敬的「張先生」，是一個受了極大損害的人，他的妻子私奔了，奔向了莫須有的舊情人身邊，而他卻還留下來，為鹽幫出力辦事，鹽幫上下，人人都會覺得欠了「張先生」的人情債，所以更加要死心塌地擁護他！

陳典文不住地搖着頭，道：「唐榮，沒有人想到過，這一切，全是安排好了的陰謀。」

唐榮聽得立時張大了口，反問道：「陰謀？」

陳典文知道，和唐榮這樣的渾人，是講不出什麼來的，他只好問道：「潘七叔呢？」

唐榮現出悲哀的神色來，道：「中風死了，少爺，你走了兩年，幫裏的情形已經很不同了，很多新來的人，全是頭挑的高手——」

陳典文揮了揮手，呆了半晌，才道：「你是說，鹽幫整個成了姓張的了？」

唐榮皺着眉，像是很難開口，過了片刻，才道：「也不能這樣說，不過，你現在回去，一定被當作陌生人！」

陳典文的心中，陡地閃過了一絲極其可怕的念頭，那種可怕的念頭，令得他的聲音都有點發顫，道：「唐榮，蘭姑娘會不會已經死了？」

唐榮嚇了一大跳，道：「這……怎麼會？」

陳典文疾聲道：「她走了之後，有什麼人見過她？」

他在「走了」兩字上，特別加強了語氣，唐榮道：「有，有一個叫李和順的，鹽場裏的，在淮北鹽場到海邊那條路上，見過蘭姑，消息傳到揚州的時候，潘七叔帶着幾個人去追，可是沒追上，回來，七叔就中風了！」

陳典文慢慢地挺直了身子，他和唐榮講話的那段時間中，像是背上負了千斤重擔一樣，等到他挺直了身子，他才道：「我們——」

唐榮高興地道：「我們回揚州去？」

陳典文道：「不，我們去找蘭姑，到日本去找她。」

為了陳典文要到日本去找蘭姑，取消了可能改變歷史寫法的一次武裝起義，革命志士人欽仰的黃興，和陳典文作了幾夜的長談，但是陳典文翻來覆去只有幾句話：「黃同志，革命要我出力，我決不推辭，但是現在，我一定要找蘭姑，一定要去找！」

陳典文和唐榮一起到了日本，一方面，盡一切可能找尋蘭姑；一方面，和以往不同，陳典文開始通過一切可能的聯絡，來取得鹽幫的消息。他知道，張翔一直在當實際上的幫主，鹽幫的重要位置上，已全變換了新人，而張翔還在不斷網羅各地高手，連一些江湖上臭名昭彰的人，也進了鹽幫。

陳典文本來就要回揚州去，和張翔攤牌的，可是，洶湧澎湃的革命，還是將他牽了進去，在一次次連轉軍火之中，發生了意外，他身受重傷，那使他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醫院中，躺了將近五年，這五年，使他的臉變得蒼白，而他在醫學權威一致認為不可能的情形之下，逐漸復原，當他又可以開始行走之際，革命已經成功了。

陳典文的聲音也變得尖銳，可是他心中的憤怒和激動，已到了極點，道：「這，這是誰說的？」

唐榮掩着臉，道：「我不知道，蘭姑……走了之後，幫裏人人都那麼說，他們……都那麼說……我也……這麼說……」

陳典文的身子，仍在忍不住發抖，他已經感到，一個重大的陰謀，他曾經有過預感的，現在已經變成了事實！

他連連吸了幾口氣，才道：「幫裏的事呢？雙龍爭珠令呢？」

唐榮的手放下來了，他的臉上，紅腫了一大半邊，他道：「幫裏的事，是張先生在理着，雙龍爭珠令，我也不知道。」

陳典文本想問，張翔在當幫主，大伙兒心服麼？

可是，他這句却沒有問出口，因為，他從唐榮的態度中可以看得出來，張翔正深得人心，他一定已經成了鹽幫實際上的幫主。

陳典文再吸了幾口氣，他覺得胸口像是有塊大石堵住一樣，要用很大的氣力，才能發出一聲聲來，道：「你……將我的信，給張翔看了？」

唐榮急忙搖着頭，道：「這規矩我懂，幫裏藏寶的事，除了幫主之外，誰也無權知道。」

當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終於又看到揚州的破舊的城垣之際，已經是十年之後的事了。

他們兩人，都穿得十分普通，進揚州城後第一件事，他們就是蹲在麵攤上，捧着又大碗又燙手的長魚麵，送着辣口的燒酒，聽着久違的鄉音，心中有着無限的感慨。

陳典文並沒有立即去見張翔，因為他知道那

是沒有用的事，他過去是鹽幫的總管，現在，他什麼也不是，他早已被摒棄在鹽幫之外了！

麵攤就在離荷香巷不遠一幅空地上，抬頭望去，可以看到陳典文買給荷香的那所巨宅的簷角，而且，還隱隱可以聽得鼓樂聲自巨宅中傳了出來，不過陳典文一直沒有抬頭向那所本來是他的宅子望一眼，他只是近乎貪婪地吞着麵，一叉一叉地用筷子將背上花紋斑駁、腹際泛着一層金黃色的鱗魚往口裏送。唐榮則忍不住向擺麵攤的老頭問了一句：「那邊好熱鬧啊！」

老頭回答道：「你是外地來的吧？」

唐榮雖然粗人，可是他也知道，在這當口，他和陳典文又回到揚州，雖然他還不知道陳典文的心意究竟想怎麼樣，但是越秘密越好，所以他忙含糊地地道：「是，才從徐州下來。」

麵攤老頭道：「那就難怪你不知道了，今天是荷香姑娘的生日！」

陳典文像是完全沒有聽到一樣，唐榮實在忍不住又道：「那荷香姑娘是——」

麵攤老頭還沒有回答，幾個一起在吃麵的人，一起笑了起來，像是不知荷香姑娘是什麼人，是一件極其可笑的事情一樣。

聽着那種諷刺的聲聲，唐榮不禁瞪起了眼睛，那幾個人可一點不在乎，還是一個勁兒笑着，其中一個，伸着油膩膩的筷子，幾乎直指到唐榮的鼻子上，說道：「老哥，你要知道荷香是甚麼樣子，也容易得很，荷香院新訂的規矩，入門，就是十塊大洋！」

唐榮直跳了起來，道：「甚麼？」

那幾個大漢又笑了起來，一個道：「嚇壞你了，是不是？荷香是——」

唐榮沒有再聽下去，因為陳典文已放下了碗，付了錢，向外走了開去，唐榮急急跟在後面，十塊大洋，當然嚇不倒唐榮，唐榮陡然之間跳了起來，是因為聽到了「荷香院」三個字，那是一個妓院的名字，那麼說，荷香她已經——

唐榮追上了陳典文，急喘喘地道：「少爺，我不知道荷香她——」

陳典文向後擺了擺手，道：「你走了也很多年了，她除了走這條路，還有甚麼辦法？」

唐榮一頓腳，道：「我就不信餓得死她，她好歹是你的人，這……樣一來，你的臉——」

陳典文的聲音還是出奇地平靜，道：「我的臉？」

他苦澀地笑了幾下，又道：「或許，這正是有些人的目的，他們要將鹽幫原來的人物，全都弄成是江湖上的敗類，聲名越壞越好！」

唐榮的聲音聽來激動、粗嘎，道：「少爺，我們回來了，找張翔去！」

陳典文搖了搖頭，道：「不急，我先得去找唐榮！」

唐榮怔了一怔，一時之間他想不透陳典文要去找唐榮有甚麼作用，陳典文也沒有再說甚麼，唐榮也只好在後面跟着。

一看到了揚州城的城牆，陳典文就打定了主意，他第一個要見的人是唐榮。

那是他在將所有的事，就他所知的，再三思

索考慮了之後得出的決定。

當年在刑堂上，種種突如其來的變化，雖然沒有一樁不是出人意料之外，但是在事後冷靜下來之後，仔細想一想，倒也是一條可以一直循下來的，而唐榮自釘箱出來之後，伏地認罪，就是線頭。一切的意外，全是從這裏開始的。

當時，陳典文只是懷疑張翔，何以要保下許老拐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答案了，因為張翔已經成功地掌握了整個鹽幫！如果說，張翔的一切行動，從那天，他在茶館中現身開始，一直到奪得鹽幫的大權，全是有計劃的陰謀，那麼，許老拐就是這一盤張翔已經大獲全勝的棋局之中，最重要的一着棋！

陳典文一直到現在，仍然不相信像許老拐那樣的人，會在連雲港附近，幹下這樣的滔天罪行。而且，在出了釘箱之後，竟一點不為自己辯護，立時伏地認罪，容得張翔在刑堂之上，能夠從容發揮，這一點，不是也太突兀了麼？

陳典文翻來覆去地想着這些事，一直沒有結果，自然，那非得等到見了許老拐，才能知道的。

陳典文和唐榮向前走着，許老拐的住處，他們是知道的，可是，等到了他們熟悉地方，抬起頭來看時，他們却怔住了。

許老拐原來的那所房子不見了，聳立在眼前的，是一所西式的花園洋房，這種洋房，他們兩人當然見過，可是在揚州，却還真正少見。不過，是西式洋房也好，是中國式的古老大宅也罷，有一點是不變的，而且，從這一點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住在裏面的，是鹽幫的要人，那就是，在門口有兩個黑衣短打的壯漢，橫眉怒目地站着。

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略停了一停，互望一眼，唐榮咕噥了一句，道：「嘿，許老拐怎麼抖起來了？」

陳典文沉聲道：「你在揚州的時候，他怎麼樣？」

唐榮皺着眉，道：「他不見人，說是在家裏躲着，要閉門——閉門思過！」

陳典文點了點頭，逕自向前走去，來到了近前，門口那兩個大漢，已經彈起了眼珠，陳典文仍然向前走着，那兩個人的臉很陌生，自然是新來的了。就快來到門口，兩個大漢一起伸手，抵住了陳典文的胸口，喝道：「站住，這是什麼地方，容你亂闖？」

陳典文蒼白的臉上，沒有一點反應，只是道：「是我認錯地方了？這……不是許老拐住的？」

那兩個大漢，一副又怒又好笑的神氣，一個喝道：「放肆，許督導的府上，容得你亂闖？名字也不能亂叫！」

陳典文怔了一怔，這一次，他是真的詫異了，他道：「許督導？我怎麼不知道他做了官？」

那兩個大漢，大笑了起來，道：「空子，滾遠點，鹽幫有八大督導之職，你都不知？」

陳典文苦笑起來，他是鹽幫的總管，這職務一直未被解除過，那是除了幫主之外，最高的職位！

照現在鹽幫的情形，幫主離奇失踪，生死未

卜，他這個總管，就是代理的幫主，可是如今，那兩個看門的小卒，居然叫他「空子」，那是幫會中人，對於根本不在幫會的人的稱呼！陳典文並沒有多爭什麼，只是道：「原來老拐當了幫主，我真是時時得恨，煩你告訴一聲，有舊朋友要求見，那總可以吧！」

那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一個揚手向圍牆一指，道：「繞過圍牆，到後門去，只要你說出姓名來歷，每人可以領一塊大洋！」

陳典文一揚眉，道：「你當我是來告幫的？」那兩個大漢的眼珠，又彈了出來，道：「不是麼？」

在陳典文身後的唐榮，可再也忍不住了，一聲虎吼，躍前兩步，喝道：「瞎了眼的王八蛋，滾開！」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齊伸，展開手指，向那兩個大漢的肩頭，抓了下去。

那兩個大漢，看來也有兩下子，唐榮一動手，他們兩人身形一挫，腰一扭，姿態還真不賴，眼看可以將唐榮的那一抓避過去，可是唐榮就在那時，手腕陡地一翻，一沉，出手快絕，兩個大漢一怔之間，一個左脅，一個右脅，已齊被唐榮抓個正着，唐榮五指一緊，手臂向上一抬，竟硬生生地將兩個大漢，提了起來，直提得他們雙腳離地，將兩人的身子，抵在大鐵門上。

那兩個大漢，殺豬一樣叫了起來，只見大鐵門內一陣腳步聲，十幾個人一起奔了出來，來到門口，爲首一個疾聲道：「放下！」

那人一面說，一面打開了鐵門，陳典文站在一旁沒出聲，並不惹人注目，唐榮却是雙眼圓睜，將兩個身形和他差不多粗壯高大的大漢，提得雙腳離地，這份惹眼可別提了，所以奔出來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唐榮，爲首的那個中年人，向唐榮望了一眼，便滿臉吃驚，道：「唐爺，是你！唐爺，怎麼了？」

唐榮在鹽幫中的地位也很高，那人認得他，他却只不過覺得那人臉熟，他「哼」地一聲，雙手向地上一摔，那兩個大漢，一起跌下來，爲首的那個中年人，已在唐榮面前，叉手而立，神態十分恭敬。

唐榮冷冷地道：「怎麼，現在規矩全變了？」那人忙道：「唐爺別生氣，現在新兄弟多，他們不認得唐爺！」

唐榮冷冷地一哼，道：「也不認得陳總管？」直到唐榮伸手指，各人才注意到陳典文，不認識陳典文的人，自然不覺得怎麼樣，可是那十來個人，也有三、四個，是鹽幫的舊人，一看到了陳典文，連臉都黃了，一時間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才好！

陳典文淡淡道：「許老拐在不在？」爲首的那個中年人忙道：「在！在！等我去通報！」

陳典文冷冷道：「不必了，我自己會進去。」他一面說，一面已跨進了大鐵門，唐榮跟在陳典文的後面，幾個鹽幫的舊人，直到這時，才緩過一口氣來，急忙在後跟着，不認得陳典文的那幾個，面面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道：「這癆病鬼似的是什麼人？」另一個聰明伶俐的立時答道：「你沒聽說是陳總管，八成是那個搶走了蘭姑的王八蛋，張先生大量，不願追究，他倒還有種！」

那人話還沒有講完，突然之間，「呼」地一聲，一枚鵝卵石直飛了過來，正好重重砸在他的口唇上，不但打得開了花，而且，門牙也掉了下來，破碎的口唇，沾在門牙上，看來令人發顫，那人痛得一陣發抖，自然再也講不下去了。

其餘各人抬頭看去時，只見幾個人向前走着，也沒瞧出是誰發出那枚鵝卵石的，通過花園的那條路上，全是鵝卵石，鵝卵石總不成會自己飛了起來？

陳典文向前走着，唐榮心中很高興，陳典文剛才那一手，在陳典文身邊的幾個人，可能也沒有看出來，可見得陳典文的功夫非但沒擱下，反倒更精進了！

來到了石階前，幾個跟着的人，搶前幾步，上了石級，推開鑲花玻璃的門，大聲叫道：「陳總管到！」

那幾個人齊聲一叫，聲勢極大，樓梯上，恰好有兩個人下來，怔了一怔，齊聲喝道：「什麼陳總管？」

陳典文也恰在這時跨了進來，道：「鹽幫陳總管。」

從樓梯上走下來的兩個人，衣着十分華麗，一身白綢長衫，精工繡着十七、八隻大蝴蝶，當他們撩長衫的下擺，向下走來之際，那些顏色艷麗的蝴蝶，就像是要飛起來一樣。

陳典文並不認識這兩個人，不過，他畢竟曾是鹽幫的總管，和各路江湖人物，都有接觸，江湖上出名的人物，就算沒見過，也聽說過，那兩個人這一身打扮，不消說，一定是早已出名的胡家兄弟了。胡家是皖南的世家，沿着長江，不知有多少良田，胡家傳到了胡金、胡銀這一代，兩兄弟却好武若命。

常言道：有錢好辦事，胡家有的是錢，胡金、胡銀兩兄弟好武，自然有會武功的人上門，多少年下來，兩人居然也學了一身功夫，不過兩人除了一身武功之外，別無所能，偌大的家財，也經不起每天開起飯來，有上千人等着吃。聽說他們兄弟兩人，進了黑道，不過也沒有確據，這時在這裏見到他們，陳典文也不奇怪，他早就知道，張翔廣招高徒，已有不少江湖上的成名人物，進了鹽幫，比起來，胡氏兄弟實在算不了什麼。

胡氏兄弟一聽得「鹽幫陳總管」五字，立時站定了腳步，就在這時，樓梯上又一陣響，只見許老拐拄着一根拐杖，一身華服，左手戴着一枚老大的鑽石戒指，自樓梯上走了下來。

許老拐看來，紅光滿面，顯見得這些年來，他日子過得不錯，如今這情形，和當年在釘箱之中，口中咬着老山參，硬挺着延命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了。

許老拐一現身，立時站定，伸拐向陳典文一指，厲聲喝道：「陳典文，是你！你還有臉來見鹽幫兄弟？」

陳典文要見許老拐，本來有許多要說的話，可是，他再也料不到，許老拐一見面，就會聲色俱厲，這樣責問他，他雙眉略揚，道：「老拐，我有話和你說！」

許老拐的聲色更厲，道：「和你這種人，有什麼好說的，要說，開刑堂再說，將他拿下！」陳典文還待說，胡氏兄弟已經一聲答應，手在樓梯的扶手上一按，身子向下，直落了下來，同時，不知從哪裏湧出來，大客廳中，立時多了二、三十人，在胡氏兄弟向下躍來之際，唐榮的忍耐，也到了極點！他已經忍了不止一天兩天，而是忍了好幾年！好幾年的怨氣，在一剎間發洩了出來，簡直像是出了柙的老虎一樣，只見他雙拳一碰，發出「砰」地一聲，大喝

道：「來得好！」

一面喝着，一面身子旋轉，已經在剎那之間，向前，向左，向右，呼呼風生，片刻之間，連打出了七、八拳之多。

隨着他那疾如雷的八拳，中拳的八個人的呼叫聲，老大的身軀跌翻聲，像具陳設被撞翻打破聲，再加上唐榮酣暢淋漓的叫聲，大廳之中，簡直像是一個有上百人的戰場一樣。

唐榮一動手，陳典文也有了行動，當胡氏兄弟落下來之際，陳典文的身形，向上一縱，直上直下，拔了起來，在半空中和胡氏兄弟相遇，相距不過兩尺。

胡氏兄弟也算了得，身在半空，陳典文突然迎了上來，兩人在事出意外之際，居然還各自起腳，向陳典文攻了過來。陳典文身子向前一翻，凌空一個筋斗，在兩人的頭上翻了过去，避開了兩人的腳，到了兩人的背後，雙肘一縮，撞在胡氏兄弟的背上。

這一撞，令得胡氏兄弟各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向下面直跌了下去。

本來，陳典文的身子也要向下落下去的，可是那一撞，却給他墊了力，他非但不向下落去，又向上升了起來，雙腳已站在樓梯的扶手之上。

唐榮在下面，大打出手，從他的呼叫聲聽來，他正打得極其過癮，陳典文才一站定，許老拐揮起拐杖，打橫掃了過來。

陳典文向上一躍，避開了一拐，再凌空一翻，已落在許老拐的背後，伸手抓住了許老拐的後頸，左手在許老拐的肩上一拍，道：「老拐，不管有甚麼事，總得讓我說話！」

陳典文的那一拍，並沒有用力道，可是許老拐的身子，却已發抖起來。

這時，樓下仍是打得不可開交，嘩啦一聲響，一個康熙五彩的花瓶，成了碎片，「嗤嗤」兩下，一幅馬遠的山水，成了五片，而樓上，也傳來一陣嬌呼聲，有五六個打扮艷麗的女人，在樓梯口，擠成了一團，一副害怕的神氣，向下面張望着。

陳典文向那些女人望了一眼，又道：「老拐，上去，我有話說！」

他的右手，始終抓住許老拐的後頸上，許老拐一面發着抖，一面發出極難聽的悶哼聲，轉過身，由陳典文押着，一直向上走去。

到了樓上，驚呼的女人更多，看得陳典文有點眼花撩亂，陳典文推着許老拐，直進了一間房間，一腳將門踢上，才鬆開了手，他一鬆手，許老拐就轉過身來，陳典文四面一看，道：「

收據號碼：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角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角

訂時報周刊

隨訂隨送

溫莎衛得浣 禮盒

必治妥

訂全年52期，特價1100元，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再送必治妥禮盒，含綠野利梳精170cc、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送必治妥禮盒壹份。

時報周刊

老拐，日子和以前不同了哇？」

許老拐喘着氣，向後退着，陡然之間，在一個桌子前站定，拉開抽屜，取出了一柄大頭六子來，對準了陳典文，他雖然握槍在手，可是看起來，他比陳典文要緊張得多，甚至握槍的手，在微微發抖。

到了這裏之後，一切的發展，遠在陳典文的意料之外，但是陳典文却開始明白了。陳典文來找許老拐，本來是想好好套問一下當日他所未能想通的許多疑團的，可是現在看來，不必問，已經有了部份答案了。許老拐要是不做了極度的虧心事，決不會一見到他，就這麼色厲內荏的，但是，他究竟做了甚麼虧心事呢？

陳典文望着大頭六子黑洞洞的槍口，陳典文在這十年來，對那種槍械的知識，已經到了專家的程度，對於許老拐的手指，只要扳一下，他縱有一身武功，也得一命歸西這一點，一點也不懷疑，可是他卻一點也不害怕，只是盯着許老拐因為過度緊張，而在扭曲的臉，一字一頓地道：「蘭姑在那裏？」

許老拐猛地震動了一下，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免得抓住槍的手抖得太厲害，他並沒有回答。

陳典文又道：「蘭姑在那裏？」

許老拐叫道：「要問你，你……你……她……」

許老拐實在不知道在說什麼，陳典文冷笑着，道：「老拐，你害我不要緊，你不能害蘭姑，天理報應，你不能全不顧了！」

許老拐急急喘着氣道：「我沒有害蘭姑，沒有害她，沒有！」

陳典文的聲音，冷峻迅疾，像是暴雷一掠地喝道：「蘭姑在那裏？」

許老拐抖得更厲害，幾乎是號叫出來的，道：「我不知道，那要問你，張先生說你將她拐走了。」

陳典文踏前幾步，一字接着一字，像是鐵鎚在敲着釘子一樣，問道：「張先生那樣說，你信不信？你是吃了藥，還是故意裝成不知道？」

許老拐急急喘着氣，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聲音聽來像是破鑼一樣，翻來覆去地只說那幾句話，陳典文又逼近了一步，許老拐陡地叫了起來，道：「站住。」

許老拐如果真的要陳典文站住的話，當陳典文向他跨出第一步之際他就應該喝阻了，這時再來喝阻，已經遲了，陳典文陡地飛起一脚，正踢在許老拐的手腕上，許老拐發出一聲怪叫，手槍脫落，陳典文跟着欺身向前，五指抓向前，將許老拐胸前的衣服，連他的皮肉，一把抓了個緊，大喝道：「老拐，你要是人，知道多少，對我說多少！」

許老拐的身子一面發抖，一面道：「我……你饒了我，我沒害蘭姑，不過，當年我釘箱，在刑堂上認罪，他再保我，這全是說好了，我……」

許老拐斷斷續續講到這裏，陳典文的耳際，陡地響起了「轟」地一聲響，許老拐可能還在講些甚麼，但是他却根本無法再聽進去了！

全是「說好了的」，那就是說，一切全是安排好了的，當年刑堂之中，許老拐一出釘箱，就自認了罪，接下來，張翹挺身而出，將許老拐保了下來，贏得了全幫上下的崇敬，也贏得了蘭姑的芳心，這一切，全是早已安排好了的，目的自然是奪取鹽幫的大權。

陳典文在不由自主之間鬆了手，他只感到整間房間全在旋轉着，他站立不穩，踉蹌向後退着，一切全是「說好了的」，一切全是一個早經過處心積慮安排的陰謀，而這個陰謀，實施得極其順利，蘭姑的下落不明，自然也是計劃中的一部份。

那麼，現在蘭姑究竟是生是死？蘭姑已失踪了十年之久，她究竟在那裏？陳典文在那一瞬間，只覺得心如刀割，他眼前好像覺得有許多人影在晃着，可是他也不清楚是誰，陡然之間，他聽得唐榮的一聲怪叫，陡地一醒，看到唐榮老大的身軀，直飛了起來，一面怪叫着，一面在空中掣手掣腳，向着窗外，直飛了出去。

緊接着，就是乒乓嘩啦一聲響，唐榮的身子，撞在窗上，將窗子上的玻璃、窗格，全都撞得粉碎，唐榮整個人，也隨着碎木、碎玻璃，一起跌了出去。

陳典文在這時，看到房間裏，確是多了一個，一個他會見過，是那年在刑堂上，張翹帶來的六個人之一，那個瘦小乾枯，一口川音的老頭子，十年不見，仍然是那個鬼樣子。另一個，身形壯碩，正在拍着雙手，看來將唐榮隔窗子扔了出去的就是他，許老拐還在，只不過身子縮成了一團，全身發抖，像是在抽筋一樣。

陳典文一時之間，顧不得去看唐榮，他也知道唐榮皮肉厚，從二樓的窗口，叫人扔了出去，還扔不死他，倒是許老拐的樣子，看起來很特別。

陳典文陡地吸了一口氣，來到許老拐的面前，一伸手，抓住許老拐的肩頭，手向上提。

陳典文本來是想，將縮成一團的許老拐的身子，提得站起來再說的，可是他手向上一提，許老拐的身子仍然縮成一團，倒叫他憑空提得雙腳離了地，許老拐的神情十分古怪，只有一雙眼，充滿了難過、悔恨，怔怔地望定了陳典文，口唇抖動，却已說不出話來了！

陳典文是會家，一看許老拐的情形，就知道許老拐一定是受了重擊，傷得極重，多半是活不成了，他陡地喝道：「老拐，你還有甚麼話說？」

許老拐只是睜着雙眼，望定了陳典文，眼中陡地迸出兩行淚來，可是仍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陳典文還待問，已聽得那瘦老頭子陰惻惻地道：「這龜兒子就要見閻王，也沒有甚麼好說的囉！」

隨着這一句陰森森的話，許老拐的身子，越縮越緊，陡地一陣抽搐，雙眼已翻白了。

陳典文的心中極怒，可是他卻十分鎮定，他提着許老拐，走了兩步，將許老拐放在一張椅子上。這時候，唐榮的呼聲，又自下面傳了上來，還伴隨着打架聲，陳典文緩緩轉身，盯着那瘦老頭，瘦老頭居然一本正經地問道：「

聽弟兄說，你自稱是鹽幫總管？」

陳典文冷冷地道：「正是！」

瘦老頭「桀桀」笑了兩下，道：「這個倒奇了，鹽幫總管，只有一個，就是老子王老六，那裏又冒出了一個來了？」

陳典文冷笑一聲，道：「鹽幫的幫主是誰？」

陳典文的意思，是要責問，鹽幫的幫主大位，究竟是在誰的手中，可是王老六却皮笑肉不笑地道：「哦，你不是鹽幫總管麼？怎麼連鹽幫幫主是誰都不知道？」

陳典文沉住了氣，道：「沒人和你插科打諢，幫主是誰？說！」

王老六看來更鎮定，冷聲道：「南通張翹！」

陳典文一聲長笑，道：「好，張翹，幫主的信物是甚麼？雙龍爭珠令在張翹手裡？」

陳典文對自己這個問題，對方決不能有肯定的答覆這一點極有信心，因為蘭姑已經看穿了張翹的陰謀之故，而在那半年之中，張翹一定已經用高強的手段，培植了自己的勢力，以致令得蘭姑雖然看穿了他的陰謀，獨力也難對付，只好一走了之。

如果不是有一個名叫李和順的鹽民，曾在大王集附近，見過蘭姑，那麼，陳典文一定以為蘭姑已死在揚州城裏了。而如今，蘭姑離開了揚州，當然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只要蘭姑能走得脫，有兩件東西，她一定會帶走的，一件是雙龍爭珠令，另一件，是鹽幫上首處的寶藏金銀的秘寶，張翹的手段再高強，蘭姑再對他死心塌地，也不會將這兩件秘密講出來的。

果然，這時王老六的臉色，立時變了一變。王老六的臉色一變，陳典文就知道，雙龍爭珠令，決不在張翹的手中，而且陳典文還進一步想到，對方一定以為令牌，在自己手中。

陳典文並不知道當年，蘭姑是如何發現了陰謀，他也不知道蘭姑離開揚州之後的目的地在哪裏，可是她是在向海邊走，那是可以肯定的，她是不是準備出海，是不是真的準備來找自己？陳典文心中一陣陣發熱，蘭姑要是來找自己，為甚麼不取道上海呢？是不是張翹廣派高手，甚至親自出馬要阻截她，所以她才選了這條荒僻的道路？

她究竟到了那裏去了呢？王老六立時恢復了常態，盯住了陳典文，陳典文裝出一副若有所得的神情來，而且，還冷笑了一下，道：「鹽幫就要有大事了！」

他含混地說了那麼一句，暗示雙龍爭珠令在自己的手裏，只要有令在手，就有資格召集天下幫眾，決定誰是幫主，就算是一個本來和鹽幫全無關係的人，也可以這樣做，何況他本來就是鹽幫的總管。

王老六的臉色變得難看，冷然道：「是麼？」

他一面說「是麼」，一面身子陡地捲起了一股勁風，就向前移了過來，來勢之快，當真如鬼似魅，一欺到了陳典文的身前，揚手就是一拳。

時報周刊

* 活生 / 味趣 / 識知 / 聞新 *

閱訂期長有只
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

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
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



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8720 ● 話電
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3141 ●
號132街理大市北臺 ● 址社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自期至

期止為荷

全年(52期)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
半年(26期)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

訂閱人

收件人

地址

電話

時報周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港	澳	亞	澳	歐、美
全年	1,880	2,580	3,670		
半年	980	1,330	1,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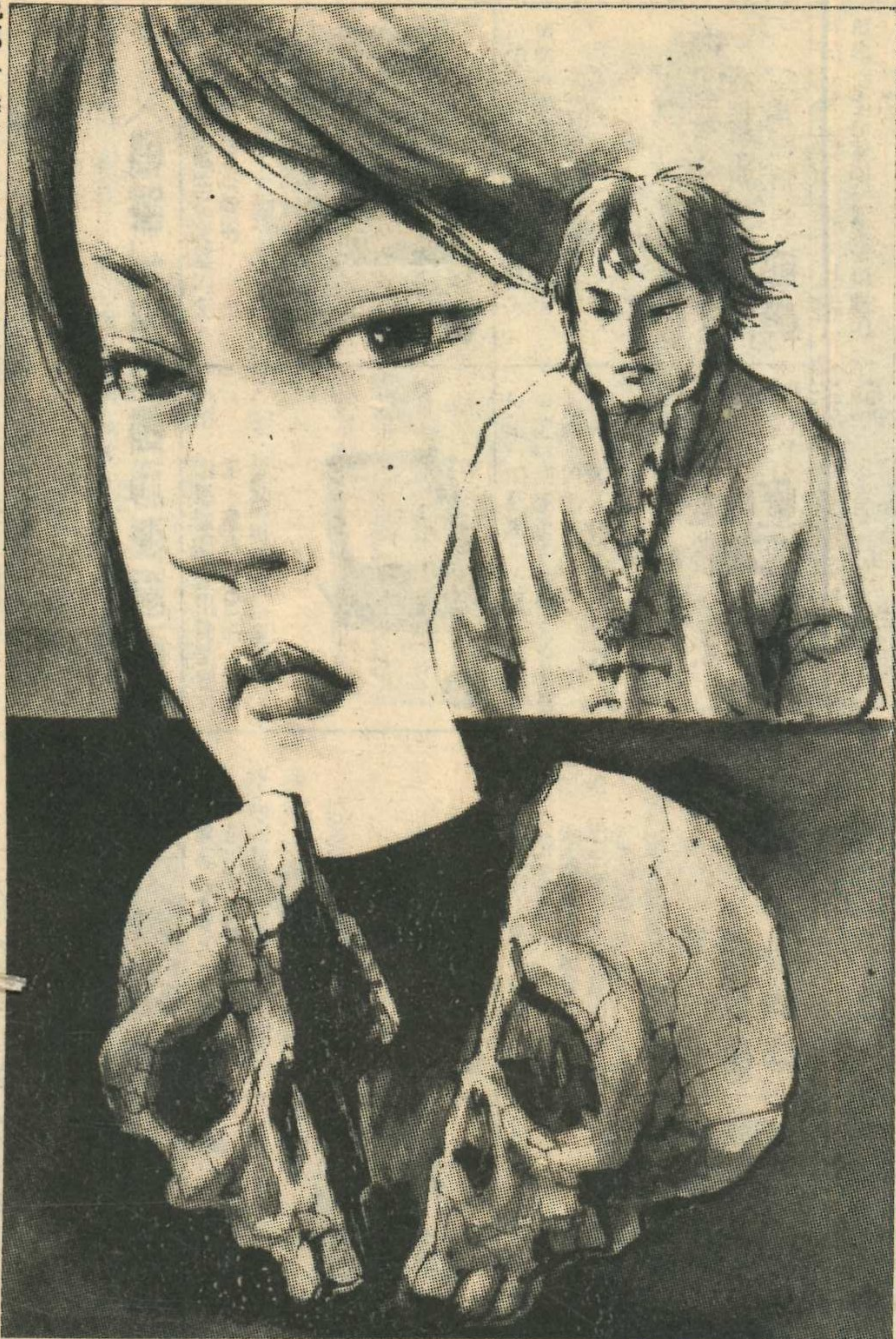
註：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

大姑姐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林崇漢

9



他那一拳打出來，看來輕飄飄地，並沒有甚麼力道，倒像他是一個鴉片沒抽足的大烟鬼，却發狠想揍人一頓。可是當他出拳之際，陳典文却一眼望到，他中指之上，套着一環指環，那指環之上，有兩枚尖刺，發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暗綠色光采。

一面叫着，一面更忙不迭後退，退到房門口，一個收不住勢子，蓬然巨響，撞在門上，將一扇門，撞得向外直飛了出去，他也仰天跌倒，陳典文早已料到了有這個變化，大個子一將門撞開，他身子已向外疾竄了出去。

唐榮的喉際喀喀作響，低下頭去，好一會才抬起頭來，神情極其難過，道：「我可不想張先……張先……張先……」

唐榮吃了一驚，道：「這下面，有五萬兩金子，全是老秤的，看來，張先一點也沒有探到鹽幫寶藏的秘密，這裏沒有人來動過！」

唐榮吃驚之下，向兩具敗棺望了一下，神情看來很苦澀，他心中在想，要是躺在棺材裏的老李和順沒有死，那該多好，他一定會詳細告訴自己，當年遇到蘭姑的情形，或許蘭姑

陳典文一看到那種光采，就尖聲叫了出來：「孔雀綠！」他陡地叫喚，是因為他明白許老拐是怎麼死的，那是許老拐曾叫王老六打中了一拳，染有劇毒的尖刺，刺進了他的身子！孔雀綠是從孔雀膽裏提出來的劇毒之藥，已經很少人知道這種劇毒藥的製法了。

陳典文一出了房間，連奔幾步，到了樓梯的欄杆旁，向下一看，唐榮還和十幾個大漢，打得酣暢，大堂之中，幾乎已沒有甚麼是完整的了。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大個身子向後一退，陳典文立時跟着欺向前，大個子想是剛才吃了虧，再也不敢逞強，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大個身子向後一退，陳典文立時跟着欺向前，大個子想是剛才吃了虧，再也不敢逞強，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陳典文苦笑了，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姑還曾告訴過他，要到甚麼地方去，那麼自己可找到蘭姑了。

不過，陳典文只是微為幻想了一下，立時就回到了現實中來。他知道，在如今這時刻，幻想是沒有用的，自己要對付的事太多了，唐榮固然是一個好助手，可是對付張翔這樣的對頭，有唐榮和沒有唐榮，幾乎是一樣的，因為對頭實在太強了，強到了陳典文在自己的船上，好幾晚上，會莫名其妙地驚醒。在心底深處，他自己知道，自己是鬥不過張翔的，可是他不能停止，他一定要和張翔鬥下去，直到分清你死我活為止。

陳典文定了定神，向唐榮作了一個手勢。唐榮向那兩具敗棺，喃喃說了一聲「得罪」，手起鎗落，已將一具敗棺的棺蓋，鏟了起來。

棺蓋一起開，一股臭異樣的惡臭，撲鼻而來，那股臭味是這樣惡毒和濃稠，好像是有實質的東西一樣，令得唐榮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唐榮捱住了氣，又是一鎗，再將另一具敗棺的棺蓋，也鏟了開來，然後，迅速退了開去。過了一會，等到那股惡臭散開了，他們才又來到棺前，棺蓋鏟開之後，很明顯可以看出來，棺中是一具女屍、一具男屍。兩具屍體，已經只剩下白骨了，在白骨上，覆着的是些顏色灰敗的布片，可以見得他們兩人，殮葬時所穿的，也根本不是衣服。

在白骨的骷髏體旁，還可以看到一點稀疏的頭髮，陳典文看着，取出一幅白細巾來，撕開了兩半，遮了一半給唐榮，要來紮住了口鼻。

用白細巾紮住了口鼻之後，惡臭才不致那樣攻鼻，陳典文拾起一根枯枝來，將白骨上的布片，慢慢撥開來，兩具白骨都很完整，骨頭一根也沒有斷，白森森的骨殖，在陰濃的天色中，看來很奪目，從骨殖的顏色來看，兩人也不像是中毒死的。

這倒很出乎陳典文的意料之外，看來老李和順夫妻的死因，並無可疑。

然而，那是不可可能的，他們兩人，在老李和順遇到蘭姑之後不久，就死在黃河口，他們雖然是一雙普通的鹽民夫妻，然而他們的死，一定和鹽幫驚天動地的大反響有關聯的。

陳典文又走近了些，俯下身，就在這時，他看到，在男屍的骷髏的頂門上，有一點亮晶晶的東西，那東西極小，若不是陳典文站的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那一點反光，是決不會發現的。

了，根本沒有法子鑽得往。

唐榮一伸手，自陳典文的手中，接過骷髏來，道：「別麻煩了！」

他一面說一面將骷髏托在掌中，右掌已一掌向骷髏上拍了下去，一陣骨裂聲過處，整個骷髏被他一掌拍得散了開來，鼻孔以下的碎骨，全落到了地上，唐榮的左手緊了一緊，又是一陣骨碎聲，將頭蓋骨又捏得更碎了一些才攤開手掌來。

等到唐榮手掌再攤開之際，陳典文和唐榮兩個人，都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響。那一點露在頭蓋骨外，看來其細如髮的白金絲，已經全顯露出來了，足足有三寸來長，緊緊嵌在頭蓋骨上，陳典文忙伸指甲，將之挑了出來，平放在掌心中，利那之間，他只覺得身上陣陣發寒，那是由於他心頭的震悸，而不是由於已經大滴大滴洒下來的雨點。

已經下雨了，雨點大而密。

可是陳典文和唐榮兩人，都站着不動，雖然雨水已迅速地順着他們的頭髮，在向下淌着，可是他們甚至不知道已經下雨了！

他們盯着那根白金絲，連眼都不眨。

老李和順是怎麼死的，已經很明白了，白金絲雖然細，可是自頂蓋骨上，直穿了進去，任誰也非立時喪命不可。他們也明白，何以作了半輩子捕快，老於作作的徐標，也不知老李和順的死因，白金絲如此之細，又全穿進了頭蓋骨之中，當人才死，還有頭髮之際，誰也找不出他的死因來。

老李和順的死因已經明白了，可是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的心頭，却決不是滋味。

唐榮指了指女屍一下，道：「她……也是這麼死的？」

陳典文作了一個手勢，唐榮又將女屍的骷髏，取了起來，仔細看看，果然，在女屍的頭蓋骨上，也有一點露在外面的白金絲，唐榮又待伸掌去拍，陳典文一攔手，道：「留着，帶在身邊。」

唐榮猶豫了一下，要帶一個骷髏在身邊，雖然是一出生入死，決不皺眉的豪俠，心中總不免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骷髏是屬於死人的，死人是屬於另一個、活人對之一無所知的神秘領域的，那種感覺，自然也有說不出的神秘之感。

唐榮嚥了一口口水，抖出一塊布來，將骷髏包了，繫在腰際。

雨越下越大，鏜起來的泥塊，全成了泥漿，他們兩人身上全濕透了，唐榮草草連泥帶水，鏜進坑中，將坑填平，和陳典文一起離開了亂葬崗。

雨一直那麼大，兩頭驢子的身上，叫雨水一淋，看來格外油光水滑，驢蹄踩下去，水濺起老高，他們一直來到鹽河邊上，才看到有一艘船停着，唐榮隔老遠就叫道：「船家，船家。」

等到他們來到了河邊，才看到一個人，穿着蓑衣，躬着身，從船艙中走了出來，頭上的斗笠，簌簌地往下淌着水，也看不清他的臉面。

一到河邊，兩人下了驢，唐榮大聲叫道：「借你的船避一避雨。」

那穿蓑衣的道：「只怕船裏窄——」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金組。

訂時報周刊

隨訂隨送

溫莎衛得浣 禮盒

必治妥

訂全年52期，特價1100元，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再送必治妥禮盒，含綠野利梳170cc、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送必治妥禮盒壹份。

時報周刊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戳郵局心中

手續費

次

元

角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戳郵局心中

手續費

次

元

角

在陳典文的身邊蹲下來，兩人交換了一下眼色，那穿蓑衣的船家，向船裏張望了一下，搖了搖頭，船艙實在太小，蹲坐了四個人，已擠不下他了，他只好站在外面。

雨仍然很大，雨點落在蓋簾的簾簾上，發出「柴柴」的聲音，船中四人，誰也不出聲，只是不時各自用陰冷的目光對望着。

他們雙方，並沒有盤問對方的身份，但是實際上，根本不必盤問，心中都一片雪亮，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靜默維持了好半晌，才由陳典文首先打破，陳典文先冷笑了聲，道：「原來張先生沒有開着！兩位來自何處？」

一灰人道：「界首。」

那兩個灰衣人，又是悶哼一聲，一個道：「你陳先生太忙，他張先生當然不敢開着！」

那兩人的口音很奇怪，陳典文要小聽才能聽得懂，他向唐榮望了一眼，唐榮望竟跟他久了，知道陳典文想問什麼，立時就着船板中的滴水，在板上劃出了「界首」兩個字。界首的口音，十分奇特，陳典文聽來有點不懂，但是唐榮從小南關北蕩，諳通南北各地的鄉談，一聽就聽出了這兩個灰衣人的籍貫。

陳典文的心中，迅速想了一想，江湖上有頭臉的人物之中，籍貫界首的，他一時也想不起來。

陳典文又傾聽了一下，四周圍除了雨聲之外，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這兩個灰衣人，是張翔的手下，那已是沒有疑問的事了，看來他們落了單，遇上了自己，那算他們倒楣，好歹也得在他們口中，問出點什麼來。

陳典文冷冷地道：「兩位貴姓？」

那兩個灰衣人看來很鎮定，不過他們的眼珠，在不斷轉動，可以看出他們心中也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妙，陳典文一問，一個道：「姓包。」另一個道：「姓么。」

一個答姓「包」還不稀奇，另一個說「姓么」，陳典文又呆了一呆，以為自己沒有聽懂。

陳典文一呆，唐榮也一怔，立時在陳典文耳際道：「少爺，界首么爺，是通渠湖水賊的！」

船艙上能有多大，而且唐榮是個粗人，嗓門大，脖子粗，就算在他來說，是「附耳細語」，聲音也不會低到那裏去，他一說，那兩個人又互望了一眼，那姓么的道：「唐爺好見識！」

陳典文笑了，十指交叉，雙手輕輕地向後，反拗了一下，指節發出了一陣清脆的「必必」聲，道：「兩位，既然相遇，我有幾句話要問，我和你們並無冤仇，不想怎樣，你們可要明白才好！」

那兩人的身子動了一下，陳典文的話，聽來平和，實際上，充滿威脅，他們怎會不明白，那姓包的立時道：「陳爺，問我們，可問不出什麼來。」

陳典文聲音一沉，冷冷地一哼，道：「能問出多少，就問多少，你們見過蘭姑沒有？」

兩人互望了一眼，姓包的道：「沒有，只聽說過，她是個美人兒，是不是？」

陳典文的聲音更冷：「她在那裏，你們聽說過？」

兩人一起冷笑着，道：「你是明眼人，別充瞎子，問你們自己就行了！」

陳典文的眼角牽動了一下，這兩個人可能是新來鹽幫的，自然一切全聽張翔的安排，張翔散佈了謠言，說蘭姑是做出了對不起他的事情，和自己在一起，看來鹽幫上下，全都深信不疑。

陳典文又問道：「兩位到這裏來幹什麼？」

這問題問門見山，那兩人互望了一眼，這會由那姓么的開口，道：「陳爺你還有不明白的？自然是衝着你，你昨晚傷了一朵青，要動手，少廢話！」

陳典文陡地一怔，道：「什麼？你說什麼？」

姓包的雙肩聳了一聳，看來像是正在鼓氣，道：「一朵青，你廢了他一隻手，出手好辣！」

陳典文還沒有回答，唐榮已忍不住罵了起來，喝道：「放你娘的狗屁！」

他這裏一喝，罵那兩人陡地一聲大喝，身子直起，「呼呼」兩聲響，頂開船艙頂的簾簾，人也向上，直竄了起來，唐榮跟着叫道：「別走！」

陳典文沒出聲，只是順手抓起一塊船板來，打橫揮出，船板脫手，正打在那兩人的足踝上，兩人眼看已要拔出去了，又一聲怪叫，「砰」兩聲響，重重地跌回船艙來，臉色發青，全身發抖。

陳典文望着兩人，船頂上穿了一個大洞，避雨是誰也避不成了，船家在船頭，目定口呆地望着，一聲也不敢出，陳典文又冷笑一聲，道：「我沒有見過一朵青，他怎麼樣？廢了一隻手？」

姓包的一面哼唧，一面道：「右手齊腕斷了，他的兩個師兄，護着他回揚州去了！」

陳典文向唐榮望了一眼，道：「明地、暗地裏跟着我們的人，可真還不少！」

姓么的大聲道：「告訴你，這條道上，上百人都有。」

陳典文道：「那算是張先生瞧得起，他怎麼不動手，在等什麼？」

姓包的瞪着眼，看來他倒是個硬漢子，大聲道：「姓潘的淫婦對不起他，他可是好人，好歹還想見那淫婦一面，問問明白，所以只要我們跟着你！哼！」

一時之間，陳典文還不明白「姓潘的淫婦」是指的什麼人，可是他立即明白了，那姓包的說的是蘭姑！利那之間，他血向上冲，蒼白的臉，變成了紅色，唐榮忙閉了眼睛，那姓包的口出不遜，唐榮可不想看他自食其果的慘相，陳典文陡地一聲大喝，一伸手，就抓住了姓包的胸口，姓包的大叫起來，道：「抓死我，也是那麼說！」

唐榮閉着眼睛，聽得在那姓包的怪叫了幾句之後，接下來，就是「卡卡」兩下響，再接下來，就是一陣「得得得」的聲響，唐榮不禁怔了一怔，那「卡卡」兩下響，一定是陳典文心中怒火上湧，出手重了一些，將姓包的肋骨，抓斷了。

兩根，肋骨叫人抓斷了，自然得發出慘嗚聲來，然而，那「得得」聲，又是什麼呢？

唐榮忍不住睜開眼來，只見那姓么的嚇得縮成了一團，敢情是他把不住在發抖，牙齒相叩，發出來的聲響。再去看陳典文時，已由紅而白，變得比平時更白，那姓包的口中、鼻中，都向外沁着血，可是臉上仍然是一副倔強的神色。

唐榮最愛硬漢，一看姓包的這種神情，心中倒起了幾分憐惜之意，忙道：「少爺，這人！」

陳典文不等唐榮講完，也已經鬆了手，那姓包的「砰」地一聲，跌了下來，跌得太重了些，將小船的船板壓斷了兩塊。

唐榮瞪了那姓包的一眼，冷冷地道：「你想找死，口裏就再不乾不淨。」

姓包的抹了抹口鼻湧出來的血，一樣瞪着眼。姓包的一面瞪眼，一面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奶奶的，爲什麼嫁了人不到半年，就踪影不見，勾漢子去了？我可沒不三不四，不過那樣子叫什麼，我可不知道！」

唐榮又好氣又好笑，看來，那姓包的，竟是個渾人，唐榮生怕陳典文再度出手，姓包的定要禁受不起，立時向陳典文望去。

只見陳典文蒼白的臉上，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來，甚至看來眼皮也十分沉重，連眼都睜不開來，唐榮挪了挪身子，道：「少爺，我們走吧！」

陳典文陡地抬起頭來，伸手用力一撥，將唐榮的身子撥開，唐榮防不到有此一着，一個跟頭，倒撞在船壁上，「嘩」地一聲響，將船壁又撞塌了一半，雨更像倒水一樣，倒了進來。

雨水將陳典文的頭髮，緊貼在他蒼白的前額上，他盯着姓包的，道：「是，蘭姑不見了，你們可曾想到，她是叫人謀害了？」

姓包的看來更不好受，雨洒在他的臉上，將他口鼻處流出來的血，全化成一條條，順着他的鼻子，向下流着，他聽得陳典文那樣說，怔了一怔，道：「害她？誰害她，你是說，她不是存心跟你走，是你勾引她的？」

陳典文忍住了氣，這時候，他的心口，像是有幾千百斤漲力，在向外用力漲着，就要令他的胸膛炸開來了，所以他的聲音，聽來十分異樣，道：「我說是張翔，他……他害蘭姑！」

姓包的陡地笑了起來，他雖然一個字也沒有說，可是從他一面笑着，一面牽動了的肋骨，疼得臉上變色，口中噴血，但仍然忍不住要笑的那種情形看來，顯然，他心中認爲陳典文所說的，是絕無可能之事！

陳典文並沒有出聲，只是在他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一絲極其悲哀的神色來，緩緩地轉動眼珠，向姓包的望了過去，姓包的仍縮成一團，身子也仍在不斷抖着，陳典文一向他望了過來，他喉際就發出了「咯咯咯」三下響，一連吞了三口口水，然後，才用顫抖的聲音道：「陳爺……老實說……我怕死，不過……你才說的……就算死了，我也……不信！」

兩根，肋骨叫人抓斷了，自然得發出慘嗚聲來，然而，那「得得」聲，又是什麼呢？

唐榮忍不住睜開眼來，只見那姓么的嚇得縮成了一團，敢情是他把不住在發抖，牙齒相叩，發出來的聲響。再去看陳典文時，已由紅而白，變得比平時更白，那姓包的口中、鼻中，都向外沁着血，可是臉上仍然是一副倔強的神色。

唐榮最愛硬漢，一看姓包的這種神情，心中倒起了幾分憐惜之意，忙道：「少爺，這人！」

陳典文不等唐榮講完，也已經鬆了手，那姓包的「砰」地一聲，跌了下來，跌得太重了些，將小船的船板壓斷了兩塊。

唐榮瞪了那姓包的一眼，冷冷地道：「你想找死，口裏就再不乾不淨。」

姓包的抹了抹口鼻湧出來的血，一樣瞪着眼。姓包的一面瞪眼，一面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奶奶的，爲什麼嫁了人不到半年，就踪影不見，勾漢子去了？我可沒不三不四，不過那樣子叫什麼，我可不知道！」

唐榮又好氣又好笑，看來，那姓包的，竟是個渾人，唐榮生怕陳典文再度出手，姓包的定要禁受不起，立時向陳典文望去。

只見陳典文蒼白的臉上，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來，甚至看來眼皮也十分沉重，連眼都睜不開來，唐榮挪了挪身子，道：「少爺，我們走吧！」

陳典文陡地抬起頭來，伸手用力一撥，將唐榮的身子撥開，唐榮防不到有此一着，一個跟頭，倒撞在船壁上，「嘩」地一聲響，將船壁又撞塌了一半，雨更像倒水一樣，倒了進來。

雨水將陳典文的頭髮，緊貼在他蒼白的前額上，他盯着姓包的，道：「是，蘭姑不見了，你們可曾想到，她是叫人謀害了？」

姓包的看來更不好受，雨洒在他的臉上，將他口鼻處流出來的血，全化成一條條，順着他的鼻子，向下流着，他聽得陳典文那樣說，怔了一怔，道：「害她？誰害她，你是說，她不是存心跟你走，是你勾引她的？」

陳典文忍住了氣，這時候，他的心口，像是有幾千百斤漲力，在向外用力漲着，就要令他的胸膛炸開來了，所以他的聲音，聽來十分異樣，道：「我說是張翔，他……他害蘭姑！」

姓包的陡地笑了起來，他雖然一個字也沒有說，可是從他一面笑着，一面牽動了的肋骨，疼得臉上變色，口中噴血，但仍然忍不住要笑的那種情形看來，顯然，他心中認爲陳典文所說的，是絕無可能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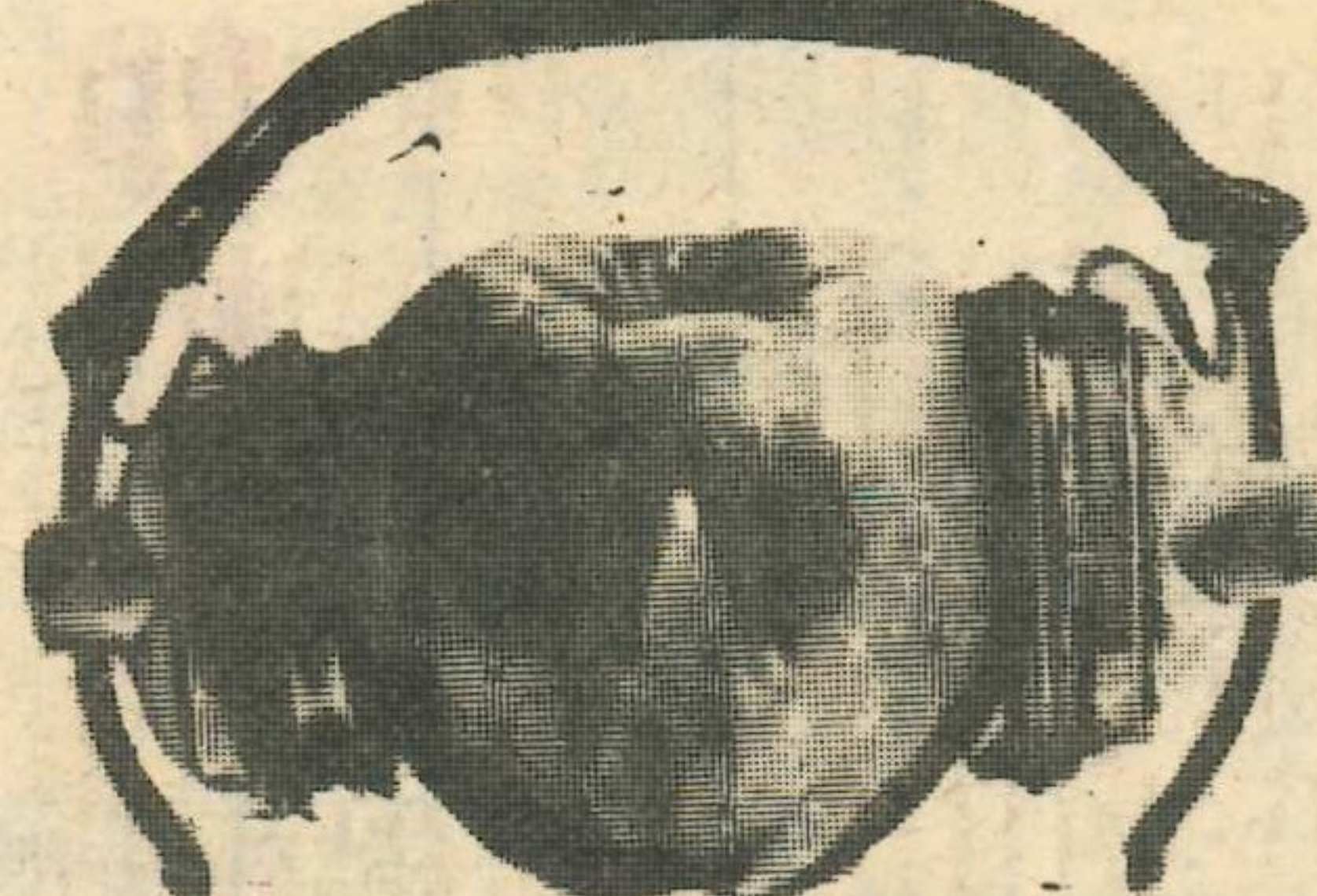
陳典文並沒有出聲，只是在他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一絲極其悲哀的神色來，緩緩地轉動眼珠，向姓包的望了過去，姓包的仍縮成一團，身子也仍在不斷抖着，陳典文一向他望了過來，他喉際就發出了「咯咯咯」三下響，一連吞了三口口水，然後，才用顫抖的聲音道：「陳爺……老實說……我怕死，不過……你才說的……就算死了，我也……不信！」

時報周刊

* 活生 / 味趣 / 識知 / 聞新 *

閱訂期長有只
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

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
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



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8720 ● 話電
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3141 ●
號 132 街理大市北臺 ● 址社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自 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	

全年(52期)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
半年(26期)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

時報周刊

國內版

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港 澳	亞 澳	歐、美 非
訂 費			
年	1,880	2,580	3,670
年	980	1,330	1,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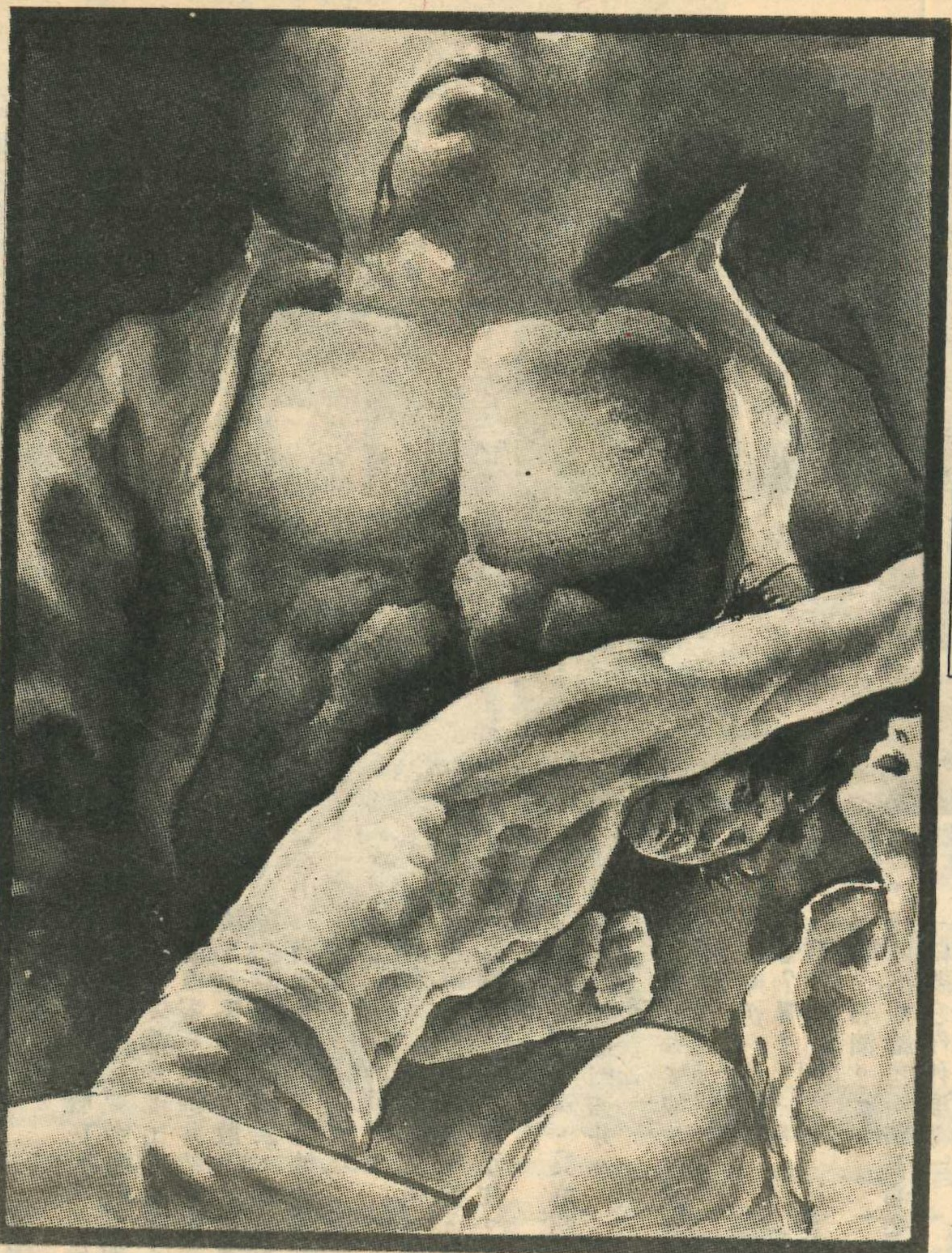
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利用郵撥：112677號

大姑姐

10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林崇漢



姓么的話才說完，陳典文陡地發出了一聲狂吼，在那聲狂吼之中，充滿了絕望的悲哀，接着，只見他雙臂一振，在他雙臂振動之際，雨點橫發，打在他的人身上，就像是小石子一樣。陳典文叫聲未完，人已向上拔了起來，倏地穿出了船頂，唐榮張大口待叫，只聽得一下巨響，一根桅桿，斷了下來，又將船頂壓塌了一半。

唐榮忙也向外竄去，只見大雨瀟瀟，陳典文已上了岸，在雨烟瀟瀟的荒野之中，向前奔着，轉眼之間，已經只見一條模糊的人影。

唐榮大吃了一驚，叫道：「少爺！」

他一張口，雨水灌進了他的口中，令得他的喉際，發出了一陣「都嚕嚕」的響聲，他無法再叫出第二聲來，一面吞下了口中的水，一面抹着臉向前直追了過去。

曠野上的雨是如此之大，天地間，一片灰暗，只是偶然間，有幾隻驚慌的海鷗，在雨中翱翔，露出肚上的那一點雪白。

唐榮竭力向前奔着，想看到陳典文，可是向前看去，除了一片雨濛以外，什麼也看不到。

唐榮心中，說不出來的着急，他完全明白，陳典文為什麼會這樣子發出一下吼叫聲，向前奔去，那是因為他感到絕望了！

張翔在其他人心中，威望如此之隆，看來就算是蘭姑親自出現，和他一起，當着鹽幫上下，一起訴說張翔的種種陰謀，也是不會有人相信的了！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陳典文怎能心如刀割，看來他除了在豪雨下的曠野之中，拼命奔馳之外，也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

唐榮心中也不好受，一面向前奔，一面仍在向前看着。雨勢太猛，原野上，積水向低處竄

着，就像是有萬千條怪蛇在流竄一樣，唐榮奔得急，不暇向地上看，陡地一腳踏下去，踏了一個空，「撲通」一下，水花四濺就跌進了水中。

唐榮水性不怎麼樣，陡然之間，到了水中，心裏一慌，就吞了兩口黃泥水，好不容易掙扎得站了起來，才弄清楚自己跌進了一道溝中，水深齊胸，湍急無比，湧了過來，唐榮站在水中，水湧過來，被他的身子所阻，激起老高的水花來，以唐榮那樣的大個子，倘且有站立不穩之感。他定了定神，抹去臉上的水，正準備跨上溝去，突然在水裏，像是有什麼東西，撞了他一下。唐榮心裏暗罵了一聲，伸手向水中就撈，一撈就撈了個正着，向上就提。

他本來心想，這一提，不論在水中衝過來的，是什麼，總可提出水面來的了，却不料水中的那東西十分重，一提之下，非但沒有提起，腳下一滑，又跌進了水裏。

唐榮在水裏掙扎了一下，又喝了兩口黃泥水，再站了起來，雙手一抱，將水中的東西，提了起來，用力向岸上一拋。

等到他將水裏那沉重的東西，拋出了水，他才陡地一怔，在水裏衝過來的，給他抓住了的，原來是一個死人！

唐榮一面喘着氣，一面拖泥帶水，自溝中爬了出來，氣不打一處來，一脚踢得那死人翻了一個身，向那死人看去，只見那死人的臉皮，是厚厚的一層死灰色，看了令人噁心，不但是臉皮，整個身子都在發脹，以致他身上衣服，看來像是裹在粽子上一樣，那自然是人死了之後，在水裏浸過不少時候之故。

對於一個這樣難看的屍體，唐榮當然不會有太大的興趣，何況他還緊要緊要去追陳典文，踢了一腳之後，正待向前拔步奔去，陡地一眼看到，那死人全身發脹，可是唯獨胸前坍下去了大片。

唐榮是武術的會家，一看到這情形，就不禁一怔。這情形，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人生前，胸前受過重擊，十幾條肋骨可能全斷了，才會這個樣子！

唐榮一想到這一點，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這多看了一眼，又看出了一點名堂來了。

他看到那死人的手裏，緊緊捏着一隻黑布包袱，抓得如此之緊，看來五根發了白的手指，像是做了鬼也不打算將之放棄一樣。

唐榮雖然不是粗人，可是看了這種情形，他也不禁自然然而然，發出了一陣感嘆，他一面抹着臉上的水，一面喃喃地道：「放開點吧，那包袱裏就算有金銀珠寶，老兄你也用不着了，還不肯放開？」

死人當然不會回答他的話，只是在大雨之下，灰白的眼珠，可怕地瞪着，唐榮俯下身，想將死人的眼皮撫下來，可是屍體已經發了脹，眼皮是撫不下来的了，唐榮嘆了一聲，用力一扯那布包裹，在他用力一扯之下，倒將死人的手指，扯斷了兩根，斷手指仍然搭拉在布包袱上，看來極其駭人。

唐榮又喘了幾口氣，順手抖了抖包袱，抖出了幾件舊衣服來。

在舊衣服之中，好像還有一件什麼東西，一

跌出來，就跌進了水窪中，也看不清是什麼，唐榮也懶得再俯身去拾，順勢向窪中一脚踢去，將那件東西，踢得飛了起來，等到那件東西，一向上飛起來，唐榮一眼看見，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怪叫！

那東西在被踢得向上飛起之際，恰好在唐榮的臉前掠過，唐榮在一瞥之間，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面令牌，是雙龍爭珠令！

唐榮怪叫了一聲，便了一便，再抬頭向上看去，給他一脚踢起來的令牌，兀自在半空中翻着滾，叫豪雨一淋，更顯出它那深紫色、發光的特質來，那不是雙龍爭珠令是什麼？

唐榮再發出了一聲怪叫，頭仰上看，向前直衝了過去，他竟將一腳將雙龍爭珠令踢了起來，這種事，別說講給人家聽，就算他自己對自已說上一萬遍，他也不相信。

他向前奔去，原是想伸手將雙龍爭珠令接在手中，可是，他心實在太緊張了，那種緊張，全然是一種虔誠的教徒，發了宗教之後，有一股極其的內疚之感，唐榮打從十二歲，背井離鄉，出來走私鹽，過了半輩子闖蕩江湖的日子，也一直是鹽幫中的骨幹份子，凡是鹽幫中人，對於雙龍爭珠令，都有一股莫名的崇敬之感，而他剛才竟一腳將雙龍爭珠令踢了起來！

他心緒緊張，向前衝去，一不小心，又向前滑了一下，「叭達」一跤，仆地跌進水潭之中，後腦上，「卜」地一下，一件物事撞了下來，撞得他生疼，接着，撞着他後腦的東西，落下來，落在他的面前，正是叫他一脚踢了起來，又自半空中落了下來，雙龍爭珠令！

雙龍爭珠令就在眼前幾寸處，唐榮也忘了腦後的疼痛，口中連聲道：「邪門，邪門！」

他一面說着，一面就爬起，跪下，就着水，叩了一個頭，這才雙手，恭恭敬敬，將雙龍爭珠令，請在手中。

他雖然早就知道鹽幫中人，可是對於雙龍爭珠令，也不過遠遠地看過幾次，從來也沒有這樣近，將之捧在手中，仔細地看過，他一面仔細地看，一顆心怦怦地跳着，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緩緩站了起來。

可能已經過了很久，天色看來更加陰晦，但是雨卻已經小了許多。

直到這時，唐榮才如夢初醒，陡地叫了起來：「少爺！」

他的叫聲，在曠野之中，悠悠地傳了開去，可是哪裏有人應他？

唐榮用力在自己的腦袋上拍了兩下，解開濕透了衣服，將雙龍爭珠令，貼肉藏好，又隔着一層衣服，輕輕按了幾下，肯定令牌確是在自己身上，才向那人看去。

唐榮望着那死人，死人的臉發脹，變形，完全認不出他是什麼人，唐榮自然不會想到，那死人，正是叫一朶青他們哥兒三人打死了的徐標。

他搔着頭，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也想不出，為何鹽幫的雙龍爭珠令，竟會叫這個人包在幾件破衣服之中！看來這個人並不是不知道雙龍爭珠令的來歷，要不然，他也不會臨死還緊緊抓着雙龍爭珠令不放。

唐榮呆了片刻，這時，他急於要找到陳典文，要向他報告自己發現雙龍爭珠令的經過，所以他又向前，追了上去，可是，足足追出了十里來地，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還是沒有陳典文的踪影。

唐榮嘆了一口氣，心想，這樣找下去，也不是辦法，可能陳典文已經回船上去了。

唐榮想了一想，認定了方向，又急急往陳家港走去，雨已經停了，天色迅速黑下來了，有一股極度的興奮支持着，唐榮越走越快，等到他進了陳家港，經過一家飯店，聞到擺在飯店外木案上燒酒食物的香味時，肚子才才咕咕地大叫了起來。

唐榮摸出了一個毫洋，順手拿起兩隻野兔，一手一個，大口嚼着，轉眼之間，一隻就只剩下了骨架，恰好一個半開門的破鞋，塗了一臉的粉，發着嗞，雙手拉住了唐榮，不叫他走，唐榮一反手，就將兔骨架子，塞進了她的口中。穿過了市鎮，來到海邊，向前望去，唐榮先定下了一會神。

船上，船艙中有燈光冒出來，那自然是陳典文早已回到船上來了。

唐榮又伸手在腦袋上整了一下，埋怨自己太笨，白奔了十幾里冤枉路，他踏着跳板，跳板在他的脚下，吱吱地響着，唐榮心情又緊張又輕鬆，雙龍爭珠令到了他的手中，他也可以想到，陳典文看到了雙龍爭珠令之後的高興，也像是聽到了陳典文興奮的聲音在叫着：「走，我們上揚州去！」

唐榮一隻腳才踏上了甲板，就叫道：「少爺！」

他一叫，只見船艙的門打開，眼前一亮，走了兩個人來。

一看到那兩個人，唐榮就陡地一怔；再一看，艙中燈光通明，人影綽綽，看來還像是有不少人，他這時知道不對頭了，身形一凝，那白船艙走出來的兩個人，唐榮倒並不陌生，一身白綢短打，連繫起的褲腳上，都綉着花兒，正是胡金、胡銀兩兄弟。

唐榮一看對方人多，本來是準備反身就走的，可是他不知道陳典文是不是在船上，不知道陳典文是不是已經着了他們的道兒。

由於不知道這一點，唐榮不能走，也不想走。不過唐榮也知道，自己這時候，決不能和對方動手，要是動起手來，雙龍爭珠令跌了出來，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他站着不動，心中在盤算着，不知該怎麼辦才好，胡金、胡銀兩兄弟，倒很客氣，笑嘻嘻地道：「唐榮，真不好意思，等久了，不見你們回來，我們只好自己先上船來歇着了！」

唐榮一聽，心已放下了大半，立時轉身，道：「那我去找少爺回來！」

他已在胡氏兄弟的話中，聽出了陳典文沒回來，那他還留在船上幹什麼？自然立時就走，他動作快，一個車轉身，已經跨出了一大步，再一步，就到了船舷，可是也就在這時，「呼」地一聲，一件東西，在他頭上飛過，落在跳板上。

那東西，是一塊玲瓏剔透，又瘦又軟又脆的

太湖石，足有百來斤重，唐榮還記得，那是陳典文在上海，花了兩百大洋買來的。

如今，這塊太湖石一砸在跳板上，跳板便齊中壓斷，太湖石也跌進了海中。

唐榮一面罵，一面身子騰起，跳板雖然斷了，船離岸不過丈許，倒也不難不倒他，身子一騰起，就向岸上竄去，再聽得身後呼喝之聲傳來，唐榮也不轉身，腳一點地，立時向前奔出。

他奔出沒多遠，前面黑處，有四條人影，疾撲了過來，唐榮也不停步，拳頭直擊了出去，「砰」兩聲，撞在兩個人的臉上，那兩個人固然連聲都未出，唐榮的拳上，也一陣陣痛。

唐榮向暗處裏奔，後面的呼喝聲，也越來越近，陡然之間，唐榮只覺得後背上，緊了一緊，唐榮反肘撞去，却又叫他身後那人，伸掌托住了肘，接著，便是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道：

「唐榮，你可不是落荒而逃的人！」唐榮不禁苦笑了一下，他自然不是落荒而逃的人，可是這時，他不能不逃，他身上有鹽幫的雙龍爭珠令，他擔的干係太大！

他身後那人，一說完了話，就鬆開了手，唐榮轉過身來，在他眼前的，正是新任鹽幫的總管，一口川音的瘦小老頭王老六。

唐榮瞪了眼，叫道：「好哇，人真不少！」王老六一揚手，道：「剛才我要殺你，你已經沒了，還是上船去我有話說！」

唐榮在他一揚手間，看出他的掌心，夾着一個上面有尖刺的小鐵片，尖刺之上，有着一個觸目驚心的暗綠色，唐榮也不禁倒抽了一口氣，要是他剛才抓住自己的後肩時，這尖刺發力，刺了進去——

唐榮想到這裏，忍不住縮了縮肩。他道：「有什麼話，只管在這裏說！」王老六點頭道：「好，我們雖沒見到陳典文，見了你也是一樣——」

他的話才講到這裏，陡然之間，「呼呼」兩聲響，兩個人直飛了起來，重重落在地上，緊接着人影一閃，陳典文已站到了王老六的面前。

陳典文來得如此突然，王老六和自船上追出來的那些人，全都吃了一驚，不過王老六却仍是陰着一張臉，不動聲色，唐榮看在眼裏，心中也不禁自叫了一聲：「好！」

王老六非但不驚，而且還立時接了話講了下去，道：「陳典文來了更好，張先生說，這教已久，想請陳典文到揚州去相會！」

陳典文的神情，看來很冷淡，頭髮還是濕漉漉的，他的語氣也出奇地陰冷，道：「我們在揚州時，張先生為什麼不提相見這件事？」

王老六向前踏出了一步，道：「這事難怪張先生，陳典文來得突然，鹽幫上下，知道陳典文來了，羣情洶湧，張先生怕要鬧出事來，是以要等陳典文走了之後，好好安排一番，再請陳典文去相會！」

王老六那樣說法，陳典文一時之間，真有點不怎麼明白，可是他只是略想了一想，還是明白了，看來，張翔還是要將「勾引蘭姑」的莫須有罪名，加在他的身上，要使他變成罪人！陳典文的心中，自然十分惱怒，可是他也知道，如今決不是發怒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是以

他看來，比平時更冷靜，冷笑道：「我到揚州，會使鹽幫上下，羣情洶湧，閣下用孔雀綠毒死了許老拐，鹽幫上下，不知會怎麼說？」

陳典文只當自己這個問題，對方一定十分難以回答，却不料王老六人不起眼，不但武功奇詭，應對也是流利之極，立時道：「鹽幫上下都會齊聲說一聲該死！」

陳典文陡地一呆，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接口才好。王老六一句話講完，很有得理不饒人之勢，立時又接着道：「去是不去，請陳典文同一句話！」

陳典文仍然不出聲，這時，他正在細細玩味王老六剛才的那句話。許老拐是死在他的毒計之下，而王老六却說鹽幫上下，若是知道了這件事，不過是齊聲說一聲許老拐該死而已。

這句話，自然不是為了爭一時之氣而說，而是有極深的寓意在的，王老六雖然沒有明言，但是只要想深一層，就可以很明白，如今鹽幫上下，已經全是張翔的人，張翔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幫，他說許老拐該死，就沒有別人會再說個「不」字！

要不然，像許老拐這樣的重要人物死了，不引起軒然大波，是不可想像的事！地上還有積水，積水在黑暗之中閃着光，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在陳典文的臉上，但是陳典文看來，却有一片惘然之色。他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該如何決定下來，他曾經以為，如果能將蘭姑找出來，那麼，事情或者可以挽回，但現在看來，蘭姑在各人的印象之中，已經成了「淫婦」，就算她再現身，也不會有必勝之道的了！

陳典文在考慮間，王老六又「嘿嘿」冷笑着來，道：「陳典文，張先生又會吩咐過，他說，世上有膽識的人，可遇而不可求，陳典文若是不想到揚州去，他也決不相強，只是請陳典文長住東洋，別再到本國來，因為他能原諒陳典文，只怕鹽幫上下兄弟不諒，那就諸多不便了！」

陳典文的血又在向上湧，不過他還是竭力忍着，而且，居然笑了起來，道：「你不必激我，我並沒有說不去，是不是？」

王老六冷聲道：「那麼，陳典文是答應了？」陳典文這次答覆，十分乾脆，道：「是——！不過我還有點事，一個月之後，定然回到揚州！」

王老六立時道：「好，有陳典文這句話，我就好向張先生交代了！」

他一面說，一面揚起手來，口中發出「噓」地一聲響，身子已向後退去，那些跟他一起來的人動作當真快得出奇，轉眼之間，和王老六一起隱沒在黑暗之中不見了！那些人一一走，唐榮已經急不可耐，像他這樣心急的人，要他硬生生地忍住那樣一個大秘密不說，實在是極其辛苦的事，他立時道：「少爺！」

可是陳典文看來，却像是不想聽他講下去，揚了揚手，打斷了他的話頭。

若是別的事，唐榮或許還能忍得下去，可是他在無意之中得了雙龍爭珠令，這實在是驚天動地大事，他如何忍得住？

儘管他看出陳典文不令他繼續說下去，他還

是道：「少爺，我找到了雙龍爭珠令！」這句話一出口，陳典文也不禁陡地一怔，立時轉身，向唐榮看來，充滿了疑惑的神色，唐榮忙伸手入懷，道：「你不信，我給你看看！」

唐榮還沒取出手來，陳典文已伸手按住了他的手背，低聲喝道：「放着，這是什麼地方，怎能隨便拿出來！」

唐榮忙道：「那我們到船上去！」陳典文道：「這些人，到過船上？」

唐榮點點頭。陳典文道：「這艘船，我們也不能要了，走，我們就離開這裏！」

曠野之中，黑沉沉地一片，他們連停都不停，就向前走着，一直到天亮，才來到了一個叫作「七套」的小集子上。

在那小集子上歇了歇腳，陳典文小心打量着人面，看定了沒有可疑的人，才向唐榮點了點頭，唐榮取出了那面雙龍爭珠令來，交給了陳典文。

雙龍爭珠令叫唐榮貼肉藏着，取出來的時候，摸上去，竟是熱的，陳典文提着雙龍爭珠令，半晌說不出話來。

唐榮却顯得很興奮，道：「少爺，這面令牌在我們手裏，總是大大有用！」

陳典文苦澀地笑了笑，道：「我倒寧願它不知所踪的好，這面令牌會落在不知名的人手裏——」

唐榮大是不明白，道：「少爺，這令牌——」陳典文嘆了一聲，道：「雙龍爭珠令是鹽幫的根本，你想想，蘭姑隻身出走，連令牌都保不住，她……她……」陳典文說到這裏，連聲音都發顫了。

唐榮人雖然渾渾，可是聽到這裏，他也不禁涼了一半。

陳典文的話再也明白沒有，若不是當年蘭姑的處境，危險到了極點，令牌決不會落在別人的手中，而蘭姑能夠化險為夷的話，她也必會設法將令牌取回來的，而今令牌出現，這不是喜訊，簡直就是蘭姑早已死了的噩耗！難怪陳典文講話的聲音都變了！唐榮明白了這一點，低下頭去，不再說話。

陳典文緩緩地撫着令牌，往日的事，一幕一幕浮上心頭，心裏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過了半會，他才小心將令牌收了起來，道：「唐榮，我到揚州去——」

這一次，唐榮可一點也不笨，陳典文才講了半句，他就大聲道：「我們到揚州去！」他在「我們」這兩個字上，特地加重了語氣！

陳典文却不和他爭，只是搖頭道：「不，我去，此去見張翔，我想是九死一生，不會有太大的希望了！」

陳典文是真正感到不會有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口氣也出乎意外的平靜。人到了幾乎可以知道沒有希望之際，是往往會這樣的。

不但是陳典文，連唐榮也居然沉住了氣，沒有再爭。

陳典文略停了一停，才又道：「如今鹽幫已全在張翔的掌握之中，我們是不是有雙龍爭珠

訂時報周刊

隨訂隨送

溫莎衛得浣 必治妥 禮盒

訂全年52期，特價1100元，送美國溫莎藥廠提供的衛得浣禮盒，再送必治妥禮盒，含綠野利梳170cc、俏麗洗髮精180cc各壹瓶。訂半年26期特價590元，送必治妥禮盒壹份。

時報周刊

主管： 經辦： 局號：

收據號碼：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角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金組。

查存組金儲撥劃由聯本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元角

戶帳交寄後帳登組金儲撥劃經聯本

令，對於事情，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我只希望蘭姑沒有死，那麼，我就可以和張翔作個交易——

唐榮睜大了眼，望着陳典文，不知道陳典文究竟想說什麼。

陳典文道：「我是想，用雙龍爭珠令，和他換蘭姑的消息，那令牌對他，多少還有點用處！」

唐榮陡地站了起來，又重重坐下，過了半晌，才說出了一句話來，道：「這樣子，等於是將雙龍，拱手讓給張翔了！」

陳典文一笑，道：「爲了蘭姑，那也不算什麼，我們幫會中人，總把自己的幫會，看得比天還大，我算是出去見過世面的了，要不是爲了蘭姑，我中途退出，又受了傷，說不定是哪一省的督軍，手下也不知道有多少軍隊，區區一個鹽幫，怎能比得上？」

唐榮用心聽着，還是搖着頭，的確，他就是將自己的幫會看得比什麼都大的那種人，在他看來，說什麼也比不上鹽幫的幫主來得重要！陳典文停了片刻，又繼續道：「鹽幫窖藏金銀的秘密，我想蘭姑始終沒說出來，要是找不到蘭姑，那該是永遠的秘密了，我只知道三處，一處已經動用了，另一處你是知道的，還有一處，是在——」

唐榮叫了起來，說道：「你這算是什麼？」陳典文喝了一口火辣的酒，道：「算是交代一下身後事吧！」

唐榮想說些什麼，可是頓着口，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怔在那裏發傻。

陳典文反倒笑了起來，道：「這算什麼，你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人總要死的！」

唐榮無話可說，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陳典文繼續道：「在荷香巷盡頭，有一口井，你是知道的？」

唐榮點點頭，道：「知道，那井的水特別清涼。」

陳典文道：「那口井的井壁，全是用一斤一塊的金磚砌成的，然後，外面再用糯米汁調了泥灰，塗在金磚之上，千年不掉，發掘起來很容易，你拿了這兩處的窖藏，設法離開中國。」

唐榮吞了一口口水，陳典文道：「我勸你別到日本去，到南洋去，那一帶，人又純樸，物產又豐富，你有那麼多金子，到那裏去，一定可以建一番基業，我沒有什麼別的話，只是勸你別再惦念着幫會，要多信唸過書的人——」唐榮到這時，才進出了一句話來，道：「唸過書的人是靠不住的，張翔唸的書還不夠多麼？」

陳典文苦笑一下，道：「像他那樣的人，究竟不多，你到南洋，買地、買礦，做什麼生意都可以，娶個老婆，不必再浪跡江湖了！」唐榮看來犯了個脾氣，他也不和陳典文爭，只是瞪着眼不出聲。

陳典文沉聲道：「唐榮，答應我！」唐榮仍然不出聲，陳典文連臉都沉了下來，他知道唐榮若是不答應，一定是尾隨他上揚州，若是答應了，那麼，一諾千金，就算他心中再

不願意，也一定會照着自己的安排去做。而在陳典文想來，實在沒有再拖着唐榮上揚州去陪死的道理，那麼，也就不會有再妥當的安排！

唐榮仍是不出聲，陳典文也不和他講道理，只是道：「你看，我還是不是鹽幫的總管？」

唐榮一翻白眼道：「當然是！」

他這裏一個「是」字才出口，陳典文已經翻手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來，「拍」地一聲，拍在桌上沉聲道：「唐榮聽令！」

唐榮防不到有此一着，立時站了起來，行了一禮，垂手而立。

陳典文又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唐榮縱有萬般委屈，這時也無話可說，只得喉間發哽，道：「是，唐榮遵令，若不遵從，死無葬身之地！」

陳典文收起了雙龍爭珠令，他的心中，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望着愁眉苦臉的唐榮，只覺得好笑。

陳典文一面笑着，一面道：「我約了王老六在一個月之後到揚州去，就是爲了給你一個月的時間，你這就回揚州，切不可招搖，找幾個靠得住的人，一起行事，我和你一起到連雲，就要分手了！」

唐榮一句話也不說，這時候，他真後悔何以世事那麼巧，在大雨的曠野中，會讓他找到了那面雙龍爭珠令，正因爲陳典文看到了雙龍爭珠令，才會感到蘭姑一定是死多活少，才會有現在這樣的安排！

他們兩人，繼續走路，過了響水口，第三天早上，就到了連雲，陳典文當然說分手就分手，逕自僱了一艘船，出海去了。

唐榮望着漸漸遠去的船，嘆了半响，另取道回揚州，照陳典文的安排去進行不提。陳典文又揚帆出海，並沒有目的地，他只是想靜一靜，一個人真正地靜一靜。

那艘船，船主的一家，有六個小孩子之多，可是船主早已吩咐了孩子，不准去吵陳典文，陳典文只是用着腥味的繩繩作枕，躺在甲板上。

他幾乎日夜都這樣躺在甲板上，望着藍天白雲，聽着海水拍在船上的聲音。

他一面在想着蘭姑，一面也在盤算着，到了揚州，該怎麼辦。

他只想在張翔處探聽出蘭姑的消息來，而這時在他心目中，所謂「蘭姑的消息」，也只不過是蘭姑確實的死訊而已。

蘭姑要是死了，自然是被人殺死的，而能够殺死蘭姑的人，也幾乎只有張翔一個人，陳典文盤算的，就是如何要張翔自己承認這件事。船上的孩子，看到這個奇怪的人整天只是躺着，動都不動，都躲在桅後，偷偷地看着他，陳典文也不去呵責他們，他已經打定了主意，一見到張翔，對付張翔這樣的聰明人，也根本不必作什麼轉彎抹角的打算，只要開門見山就可以了。

在浦口，他買了一輛四馬馬車，那四匹駿馬，還是一個外國領事養的，因爲要回國去了，才讓了出來，正好叫陳典文買了下來。

自駕着馬車，陳典文直奔揚州。一個天氣晴朗的上午，陳典文進了揚州。他那輛馬車，那四匹白馬，他那一身打扮，他的攝人氣度，令得他在街口馳過之際，將茶館中的人，全引了出來。而認得出陳典文身份的人，一看到陳典文，都有點發傻，他們立即想到，平靜的揚州，快要發生大事了！

陳典文左顧右盼，看來神采飛揚，雖然他的臉色，仍然是那樣蒼白，但是有一股非凡的氣勢，甚至令得迎面而來的一隊士兵，也不由自主，筆直地站着，等他的馬車駛過去。

陳典文的車，一直來到了離潘家大宅，只有兩個街口處，才遇到了阻礙。

自然是鹽幫已得了消息，所以派出人來了，陳典文向前看去，只見大街兩旁，行人絕跡，店舖全上了牌門板，前面路口，四十人排成兩列，一個個身形高大的漢子，站在當路，大聲喝道：「陳爺暫留！」

陳典文揚起馬鞭，「刷刷」地向馬身上抽了下去，車子的去勢更急，攔在前面的那些人，顯然想不到陳典文有此一着，一見車子向前衝了過來，立時散開，有兩個想要冒險來拉轡頭，陳典文看得真切，馬鞭先左右各一，又是「刷刷」兩聲響，那兩人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吼，立時縮回手去，手背上，已然劃起了兩道血痕。

陳典文的車子向前疾衝，轉眼之間，已將那兩排人，全拋在後面。

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見前面，有兩個人，悠悠閒閒，迎着馬車，走了過來。

這時，四匹駿馬，揚鬃踢蹄，氣勢驚人，再加上陳典文揮動馬鞭的「拍拍」聲，車輪在石板上碾過的聲響，和馬車向前疾衝而出的那股去勢，任誰見了，都不免要避上一避。可是那兩個人，却悠悠閒閒地向前迎了上來。

馬車駛得快，輾動得自然也很厲害，陳典文一時之間，看不清這兩個人的臉面，只覺得這兩人體態優閒，而且，衣着十分奇特。

那兩人出現之際，離馬車還有六、七十尺之遙，但是馬車去勢快，轉眼之間，已來得十分近，陳典文揚鞭大喝道：「閃開！」他一喝，那兩人果然一左一右，閃了開來，同時，見他們一揚手，「嘩啦啦」一陣響。

隨着那一陣響，只見那兩人已到了馬車的兩旁，那一陣響，原來是兩人各抖出了一副三節棍，他們三節棍出手之後，不攻人，不攻馬，却向着馬車的車輪，疾砸了過去！車聲如此驚人，但是還是可以聽得三節棍舞動之際的呼呼風聲！

陳典文一見那兩個人的身形，就看出那是山東荷澤，于家的地趟三節棍法，也知道于家三節棍，除了中節是棗木所製之外，首、尾兩節，全是熟鐵打成的，沉重無比，難怪棍一攻出，聲勢就如此驚人，看來自己來得雖是突然，但張翔也早已有了準備，非要將自己在街上摔了下來不可！陳典文想揮鞭去打那兩個舞三節棍的漢子，可是却已慢了半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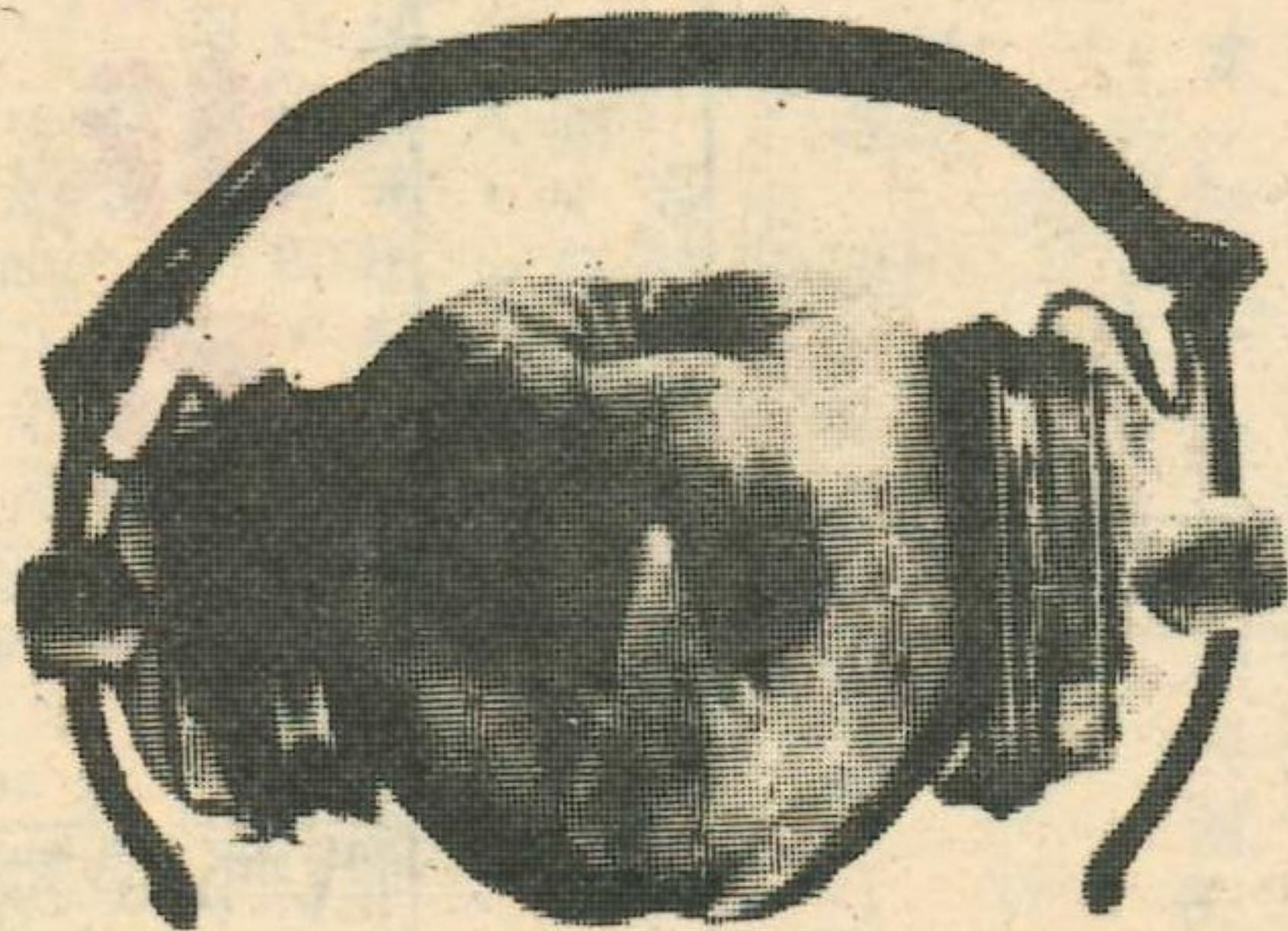
下期待續

時報周刊

* 活生 / 味趣 / 識知 / 聞新 *

閱訂期長有只
憾之珠遺有會不才您

容內的彩精最有均期每
前眼的你在現呈先優並



部告廣刊周報時轉 381-8720 ● 話電
部行發刊周報時轉 371-3141 ●
號 132 街理大市北臺 ● 址社

欄信通

茲新訂閱

時報周刊

自期至

期止爲荷

訂閱人 /

收件人 /

地址 /

電話 /

全年(52期)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正
半年(26期)新臺幣五百九十元正

時報周刊

國內版

受航空代寄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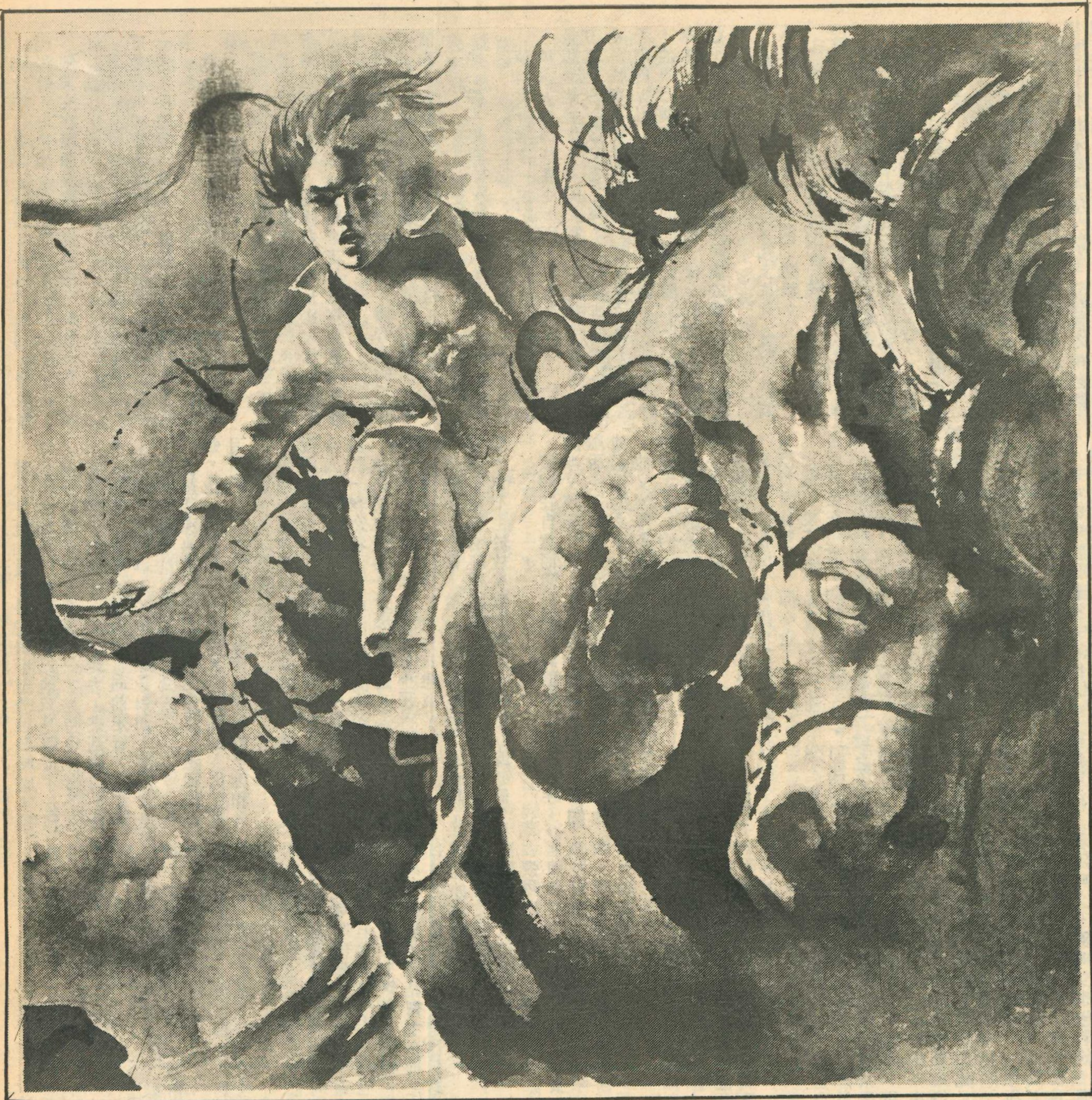
地區訂費	港澳	亞澳	歐、美、非
年	1,880	2,580	3,670
年	980	1,330	1,880

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用郵撥：112677號

大姑島

11



● 漢崇林／圖插 ● 孜陽董／字題 ● 匡倪／著原 ●

只聽得車兩邊，各自傳來「嘩啦」一聲響，三節棍掃過，已將車輪，砸成了粉碎，那兩個大漢，就此一滾，已經滾出了老遠。

車輪雖碎，但是馬車的去勢，仍然十分急驟，沒有了車輪，車子仍然叫那兩匹駿馬，拖得向前疾衝了出去，自前面湧過來的一些人，在陳典文的馬鞭揮舞之下，紛紛呼叫着，向兩旁退了開去，眼看前面，就是陳典文再熟悉不過的鹽幫總部，潘家大宅的黑漆大門了！

大門前的街道上，雖然因為陳典文駕着馬車衝了過來，衆多大漢，攔阻不來，打得燦爛，可是站在門口，一字排開，身穿勁裝的八名鹽幫幫衆，却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寒着一張臉挺立着。

陳典文的無輪馬車，直拖到了離黑漆大門丈許處，那兩匹駿馬也吃不住了，各自一聲長嘶，騰跳了起來，守門的八個人中的一个，向前踏進一步，道：「來客請通名！」

陳典文疾聲應道：「陳典文！」

隨着他一個「文」字出口，他人已向上，疾騰了起來，向着黑漆大門，直撲了過去。

這一撲，是陳典文畢生功力之所聚，簡直是非同小可，宛若一陳狂風一樣，頭先要陳典文通名的那漢子，張大了口，看來還想講點什麼，可是隨着陳典文向前撲出，所帶起的那股勁風，將他要講的話，全都逼了回去。

陳典文像是出柙之虎一樣，一來到了門前，那幾個大漢想來阻攔時，陳典文雙腳還未曾落地，已一起躍出「砰砰」兩聲響，跪在黑漆大門之上，將兩扇大門，踹得向內，直倒了下去。

大門一倒，門內就傳來一陣呼叫聲，陳典文身子向下一沉，落在門上。

陳典文雙腳踏在他踹倒的門板之上，門板在高低不平的浮動，那是由於門板倒下之際，門內有不少人，走避不及，被壓在門板之下，這時正在掙扎之故。

陳典文也不出聲，只是面帶冷笑，身子再度拔起，已經到了影壁牆之上。

他在影壁牆的牆頭上站定，已經可以看到鹽幫大堂的正門和大堂前，那一色三尺見方，青石板鋪成，看來氣派極大的空地。

只聽得踏步聲不絕，自大堂兩旁，奔出兩隊勁裝漢子來，陳典文吸一口氣，向那些人看去，幾乎所有的人，全是生面孔。緊接着，大堂的亮廳，一扇接一扇打開，每打開一扇，就有三、五人，六、七人不等奔出來，奔到空地之上，站定了不同的位置，這些人，高矮男女，肥瘦老少全有，看他們奔出來時的勢子，好像雜亂無章，但是一到站定，却又井然有序，分明是久經訓練的健兒。

陳典文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嘆了一口氣。在他執掌鹽幫總管大權之際，雖說鹽幫上下，紀律嚴明，但要做到如今這樣地步，只怕也不能夠，因為鹽幫弟兄，究竟全是憑自己一股不怕死的蠻勁，在江湖上熬過來的人，誰都有自己的兩下子，要他們像士兵一樣聽話，那是談何容易之事。

可是，如今張翔却做到了！

對於張翔的治事能力，陳典文本就決不懷疑，當年在刑堂之上，以一個即時入幫的幫衆身份，除下犯了死罪的許老拐外，鹽幫上下，一年之間，竟沒有犯規者，由此已可見一斑了！

陳典文定了定神，他站在影壁牆的牆頭，居高臨下，無論如何，總佔着地利，是以他一時也不想下來。

只見自大堂中奔出來的人，越來越多，轉眼之間，幾乎大堂前的空地上，全站滿了人，望下去，黑壓壓的一片，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這才聽得三下鑼響。

陳典文畢竟是自小在鹽幫中出來的，一聽得那噹噹三下鑼響，就知道幫主出來了，剎那之間，他心中實是感慨萬千，時間不過短短十年，但是眼前一切，幾乎完全不同了。

鑼聲悠悠未絕，又是四個人走了出來，有王老六在內，其餘三個，陳典文却不認識，這四人來到大堂門口，站着不動，再接着，就看到張翔，瀟灑優閒，踱了出來，就站在四人之中。

張翔未出來之前，大堂前空地上人雖多，已然沒有什麼聲音，等到張翔一出來，更是靜得人人屏住了氣息，甚至可以聽到後院風吹過，竹枝搖動時，竹葉所發出的簌簌聲，張翔一身寶藍色長衫，益發襯得他身形高挺，那副雍容儒雅的神態，還是那樣令人心折。

他一現身，向在影壁牆之上的陳典文一看，立時微微一笑，道：「陳先生，這毀門踹牆以應邀，不知是何時的禮數？」

陳典文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但是他也沉住了氣，沉聲說道：「張先生，若論口舌之靈便，不如閣下很多，不必以此為勝！」

張翔居然立時正色道：「那是我的不是，陳先生請到大堂聚舊！」

張翔立時改口，而且請陳典文到大堂講話，那是再大路也沒有的了，陳典文犯險前來，自然也是爲了要和張翔談個分明，那麼他就該立時進大堂去才是。而他的心中，也的確想進大堂去，可是他卻仍然僵在牆頭，一時之間，臉上更是發熱。

從他所站的牆頭到大堂，說遠不遠，說近不近，約莫有四丈遠近，以陳典文的功力而論，一躍雖不可就，但只要在中途能略一點足，一式「燕子三抄水」，不必使足，就可以進入大堂了。

但是這時，在他和大堂之間的空地上，少說也站了兩百來人，那些人，分明全是各在武學上有獨特造詣的高手！別說他不能一下子就躍過這幅空地，就算能，也得在這些高手的頭上掠過去才行，就算這些高手不趁機出手偷襲，那也是對這些高手的大不敬，日後積怨相報，不知到何時才能了結！

而如今，他若是向前躍去，到半途，身形下沉，要找地方立足的話，如何能够？除非他落在其中一兩個人的頭上和肩上，不然，萬萬不能，所以，張翔雖然已經出言相邀，陳典文却還是只好僵在牆頭。

然而，張翔的疑惑，並不是對陳典文所說有關鹽幫的話，有任何懷疑，他是在想：雙龍爭珠令，是怎麼會到了陳典文手中呢？他甚至根本不相信雙龍爭珠令，會落到陳典文的手中。旁人或者不清楚，但是，張翔的心裏，却是十分明白，雙龍爭珠令，是十年前，叫蘭姑帶走的，蘭姑走得匆忙，臨走之際，只帶走了三件東西，一件是雙龍爭珠令，一件是她自小練武術，到長大了之後，仍然一直佩帶在身邊的一柄極其鋒利的小金劍，還有一件，就是張翔處心積慮想要得到的，可是蘭姑未曾說出來的，鹽幫歷代來窖藏的大量黃金秘密。

張翔似乎也覺得自己有點發怔，他立時微笑了一下，來掩飾他自己的思疑，同時用銳利的目光，望定了陳典文，道：「雙龍爭珠令會在陳兄手裏，倒是奇事！」

陳典文沉聲道：「世事奇怪的多得很，你要是不信，令牌就在這裏。」

他一面說，一面已取出了令牌來，在石桌上，輕輕一放，陳典文放下了令牌，可是右手仍然在令牌旁邊，食指和中指，向上翹着，指向張翔。

張翔是武術的大行家，他一看陳典文令牌出手，心中第一個意念，就是想伸手，將令牌抓在手中，可是他還沒有動，就看到了陳典文右手的姿勢，他也就沒有伸出手去，只是盯着令牌看着。

陳典文右手食指和中指，向上翹着，那是隨時可以出手制敵的手法，張翔雖然自認武功在陳典文之上，但是在陳典文制了先機的情形之下，他倒也不敢妄動。

陳典文冷冷地望着張翔，他的神情看來，雖然鎮定，可是心頭，却忍不住在怦怦亂跳，張翔則只是盯着石桌上，離他不過兩尺的那面令牌。張翔一眼就可以看出，那面雙龍爭珠令是真的，是幾百年傳下來，由鹽幫幫主執掌的這一面令牌。

雖然，這幾年來，憑他的學識、處事能力和威望，他處理鹽幫大小事務，率領上萬榮傲不馴的粗漢，並沒有出什麼意外，可以說進行得很順利，但是身為鹽幫的執掌人，手裏沒有這面雙龍爭珠令，總不是自在的事，有一些大，必須請出雙龍爭珠令來的，這幾年來，都因之而沒有舉行。

雖然張翔的威望，可以壓得住上下人等的竊竊私議，然而又怎及得上手裏握雙龍爭珠令那樣名正言順？

盯着雙龍爭珠令，張翔心念電轉，鼻尖向上略揚，道：「不知道陳兄適才所提的交易是什麼？」

陳典文立時說道：「只要你回答一個字！」

張翔吸了一口氣，笑着，道：「看來，我太合算了！」

陳典文仍然盯着張翔，張翔一面說着，一面也抬起頭來，兩人目光交接，雖然他們各自全是經過大風大浪的非凡人物，但這時，兩人的心裏，還是十分緊張。

陳典文一字一頓，道：「那是我情願的——」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才道：「蘭姑究竟是生是死？」

張翔是聰明人，他也早已料到，陳典文要他回答的問題，必然和蘭姑有關，可是他也未曾料到，陳典文的問題，來得那麼簡單、直接！一時之間，張翔有點不敢和陳典文的目光相接，他將目光偏了一點開去，恰好落在一塊太湖石的石根下，附石而生的一簇蘭花之上。

一看到了那簇蘭花，張翔的心頭，又不免震動了一下。那是蘭姑最喜歡的一簇三蕙蘭，這些年來，這簇蘭花最喜歡的一簇三蕙蘭，這些年來，張翔並沒有注意，但在這時候，張翔陡地看到了這簇蘭花，陳典文問的又是這樣一個問題，那也令得他不由自主，也想起蘭姑來了。

在謀奪鹽幫大權之際，蘭姑在張翔的心目之中，就像是鹽幫中的一份財產一樣，或者可以說，那是他奪取鹽幫的一塊最主要的踏腳石。要是他不娶蘭姑，那麼，他在鹽幫中的地位，至多不過和以前的鹽幫總管陳典文一樣，不可能再進一步。

他在事先，也了解過潘、陳兩家，世代聯姻的事，所以，早在好多年前，他已經開始安排潘家大宅之中，早就有他買通的婢僕，將潘蘭花的行動、脾性，詳細地報告給他聽，他知道潘蘭花是性高氣傲的姑娘之後，第一步行動，就是說動了揚州的十七家大鹽商，買了一個絕色的少女荷香，送給陳典文。

陳典文做夢也想不到，當自己溫香軟玉，在享受着旖旎風光之際，就是張翔的陰謀能得到順利進行的時候。陳典文一直以爲，事情是在張翔大茶樓中現身的那一雲間才開始的，但事實上，到了張翔在揚州現身之際，張翔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一大半了！

張翔的計劃，進行得十分順利，在蘭姑的心中，陳典文和張翔，本來或許還要作一番選擇的，但是她高傲的性格，決無法忍受陳典文先有了荷香，再有了自己，再加上張翔丰度、神采、才能、武術、文名、人品，看來無一不在陳典文之上，所以，她嫁了張翔，那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在結婚之後，她的的確確過了半年其甜如蜜的生活，她和張翔之間，新婚燕爾，令得張翔那種胸懷大志的英雄人物，也幾乎想放棄自己的計劃了！

在那時候，張翔在他周密無匹的計劃之中，犯了一項錯誤，他以為自己不但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幫，而且，也已經完全控制了蘭姑，他以為不論自己說什麼，不論自己提出什麼來，蘭姑是一定會應允的。

張翔的想法不能說不對，或許他遲一點，照原來的計劃那樣，在三年之後提出來，一切就會全如他想像那樣進行，可是他心太急了一點，才半年，他就向蘭姑問起鹽幫歷代窖藏的事，而且，明顯地表示，那是他一定要知道的事。開始，蘭姑還未曾知道張翔的真正心意，她告訴張翔，只有鹽幫的幫主，才能知道這個秘密，張翔有點得意忘形了，他的一句話，使得蘭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的一句話是：「那得，就將鹽幫幫主的位置讓給我！一聽到了那句話，蘭姑二話沒說，掉頭就進了房，等到張翔發現蘭姑已經不告而別之際，立時派出高手，四下去追截，連他自己，也在有了線索之後，離開了揚州，去追尋蘭姑的下落。

在陳典文的目光逼視之下，張翔的思緒很紊亂，陳典文的問題，的確只要回答一個字就可以解決，但是，這一個字，偏偏就不是那麼容易說得出口。

陳典文並沒有催張翔立時回答，只是等着，可是張翔看來，却全然沒有回答的意思，陳典文沈聲，聲音聽來，已有忍不住要爆發的意味，他又重覆了他的問題：「蘭姑究竟是生是死？」

張翔的口唇，顫動了一下，說道：「她走了之後，去追她的人，分成了好幾路，只有潘七帶的幾個人，知道她過了大王集，向海邊走去，我得了這個消息，就追了下去。」

張翔講到這裏，視線收了回來，又和陳典文對望着，陳典文可以明顯地感到，張翔眼中所顯示出來的那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陰鷲的神色。

張翔的語音很遲緩，繼續道：「我一直追下去，在海邊追上了她！」

陳典文陡地緊張了起來，身子也不禁向上聳了一聳。

張翔道：「那時，只有我一個人，和我一起去的人，全叫我撤下了——」

陳典文忽然插了一句話，道：「他們的腳力，自然比不上你。」

張翔却像是未曾聽到陳典文的話一樣，道：「那時，她已經偏妥了一艘船，後來，我才知道，她是要到東洋去，你在東洋。」

陳典文只覺得心在抽緊，蘭姑在最危險的時候，真的是想來找自己！他相信張翔的這番話，在張翔的神情裏，他知道張翔的這番話是真的。

利那之間，陳典文思潮翻湧，變得迷亂起來，他忙鎮定心神，道：「那已經是在老黃河口，殺了李和順夫婦之後的事情了，是不是？」

張翔陡地震動了一下，又現出了疑惑的神情來，陳典文却一言不發，自腰間解下一個包袱，抖了開來，包袱中是一個骷髏，陳典文用手扶正了骷髏，指着露在骷髏頂骨上的金針，令得陳典文奇怪的是，張翔的身子，突然發起抖來。

那實在是出乎陳典文意料之外的事，以張翔爲人的陰森狠毒，看到了一個骷髏，竟會全身發起抖來，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

但陳典文却也知道，一到了後花園，他雖然未曾和張翔真正動手，但是言詞之間的爭鬥，他却佔着佔先，這時，更是佔了上風了！

陳典文立時把握到了這個機會，道：「我早就知道是你下的手，旁人也不會有那麼高深的武功，能將金針，釘入骨頭之中。」

張翔陡地站了起來，他的身子已不再發抖，可是，他的神情，却顯然失常，如見鬼魅，陡地叫了起來，道：「不！不會的。」

下期待續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新臺幣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時 報 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訂費	港 澳	亞 澳	歐、美 非
全 年		1,880	2,580	3,670
半 年		980	1,330	1,880

註：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

大姑集

●原著／倪匡
●題字／董陽孜
●插圖／林崇漢

陳典文全然不知道張翔的那一下叫嚷，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却知道，張翔一定是受到了什麼驚駭，此刻他的神智，一定不如平時那樣清明，要說自己能在武術上勝過他，那是最好的機會了。

陳典文一想到這裏，立時手向上揚，自從他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準備着張翔猝然出手，早已有準備，雖然他當時想不到，他反而會先出手，然而此際一出手，蓄勢已久的氣勢，却是一樣的。

他手向上揚，食指和中指，直戳張翔的胸口，張翔顯然不提防陳典文會突然出手，一個錯愕間，身子陡地一側，陳典文的手指，已重重戳在他左肩之上，令得他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陳典文一招得手，身形一縱，已經躍過了石桌，在身子躍過石桌之際，雙腿飛起，已經向張翔連踢出了四腳，他也知道，這四腳，是決不可能踢中張翔的，但是也足以令得張翔手忙腳亂。

果然，陳典文踢出四腳，張翔雙手向前拍來，陳典文踢出四腳的目的，就是要張翔出手阻擋，等到張翔一出手，陳典文的身子，早已倒翻而出，「呼」地一聲響，在張翔的頭上，直翻了過去，到了張翔的背後。

等到陳典文到了張翔的背後，他心頭不禁狂跳了起來，他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如今眼看可以制住張翔了，他已經到了張翔的背後，只要一出手，制住張翔背後要害，那麼，縱使張翔的武功，在他之上，也無法與自己相抗的了！

陳典文心頭狂喜，出手却絲毫不慢，一到張翔背後，立時一掌印向張翔背心。這一掌，他在發出之際，距張翔不過三尺，而張翔又在雙掌翻飛，被陳典文剛才的一連四腳，弄得有點手忙腳亂，算來這一掌，萬無不得手之理，是以陳典文在一掌印出之際，忍不住大叫了一聲。

可是，眼看這一掌，掌心已可以貼住張翔的背心之際，張翔的身子，陡地向前，跨出了一步，陳典文的掌勢快，張翔的去勢也快，一掌居然落了空。

陳典文那一掌，連張翔背後的衣服，未曾沾到，心中一凜，張翔已到了石桌之前，看來，張翔在百忙之中，向前跨出，避開了陳典文的這一掌，也來得倉猝無比，身子到了石桌之前，一個收勢不住，只聽得他悶哼一聲，雙手在石桌的邊上一推，轟然一聲響，整張石桌，皆被推翻，他人也趁勢，竄了出去。

石桌一被推翻，桌上的骷髏、令牌，一起滾落下來，陳典文一見張翔避開了自己在背後所發的這一掌，就知道自己所佔的優勢，已經完結，再出手，就難以再佔到什麼便宜了。而今唯一可為的，是先將雙龍爭珠令拾在手裡，那麼，張翔為了投鼠忌器，自己的處境，就會好得多。

他心念電轉間，立時身形一矮，疾掠向前，雙龍爭珠令才落地，他已然趕到，足尖一挑，將令牌挑起，接在手中。

他這裏才接了令牌，張翔也已轉過身來。這時，那骷髏骨碌碌地滾着，恰好滾到了陳典文的腳下，陳典文心中一動，暗忖自己剛才才一抖骷髏出來，張翔就大受震動，看來他對那骷髏多少有點忌憚！

陳典文一想到這點，立時一腳，向骷髏踢出，踢得那骷髏，向着張翔，疾飛了過去。

當那骷髏向張翔疾飛而出之際，張翔的確又呆了一呆，但是他隨即哈哈大笑起來，骷髏一到了他面前，他雙手一拍，只聽得一下骨裂聲，過處，骷髏被他雙手一拍，已經裂了開來，在張翔的長笑聲中，陳典文只覺得骷髏碎裂，眼前似有金光一閃，在骷髏骨中的那枚金針，好像已到了張翔的手中！

陳典文心中一凜，張翔的笑聲，陡地提高，也未見他有什麼特別動作，眼前又是金光一閃，金針已到了自己的前面。

陳典文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金針的來勢，如此之快，他除了以手中的雙龍爭珠令去擋格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他陡地揚起令牌來，才一揚起，「篤」地一聲，金針已穿牌而過，陳典文唯恐金針穿過令牌，再射向自己，一揮手，將令牌拋了開去，只聽得又是「拍」地一聲響，金針確然穿過了令牌，將令牌釘在一

株玉荷花樹的樹幹之上。

張翔的長笑聲，也立時停止，道：「陳典文，你想怎樣離開揚州？」

陳典文心中，實在不知道是什麼滋味，竟然難以出聲。

陳典文猝然偷襲，可是結果，他佔上風的時間，只是一閃而過，如今雙龍爭珠令，陳典文却一點到手的把握都沒有。

而張翔既然已問出這樣的話來，可知他已知自己有必勝的把握了。

陳典文勉強鎮定心神，道：「我們的交易如何，你還未曾回答！」

張翔「呵呵」笑着，道：「我還以為你是聰明人，誰知你也糊塗得可以，你想，我剛才為什麼大失常態，給你有偷襲之機？」

陳典文一聽，不由得自頂至踵，冒起了一股寒意，這時，輪到他的身子發抖，他道：「你……你以為……那是……那是……」

張翔向前踏出了一步，道：「正是，後來我見你一脚將之踢出，才知道那決不會是蘭姑的骨殖。」

陳典文的聲音，在不由自主發着顫，道：「你……你是說，蘭姑已經死了？」

張翔悠然道：「中了我綿裏金針，我看沒有什麼人還能活着！」

在一看到雙龍爭珠令之際，陳典文心裏，已經知道蘭姑是凶多吉少了，可是這時，聽得張翔親口講出來，那還是一項極其沉重的打擊。

蘭姑竟也中了張翔的綿裏金針，那自然是有死無生的了！剎那之間，陳典文只覺得心灰意冷到了極點，生命像再沒有任何意義，他緩緩轉身過去，背對着張翔，他自然知道，自己的命，但是他似乎什麼都不在乎了！

在他轉過身去之後，他只是喃喃說了一句，道：「姓張的，你，好狠的心！」

張翔冷笑一聲，道：「無毒不丈夫，我不能讓她和你一起回揚州來。」

陳典文的聲音，這時，也變得出奇地冷靜，道：「好吧，我準備死着離開揚州，你下手吧」





！張翹陡地又笑了起來，道：「叫我殺你？你想我會那麼笨？鹽幫上下，全深信是你勾引了蘭姑，我何必殺你？我留着你，更顯得我仁義過人，再加上有了這面雙龍爭珠令，陳典文你還是快走罷！」

陳典文只覺得心頭一陣陣絞痛，他半側着身，眼看着張翹，在玉荷花樹幹上，將雙龍爭珠令悠然取了下來。

陳典文吞下了一口口水，滿口發苦，他釘在地上，一步也不能挪動。

張翹取下了雙龍爭珠令之後，手指一拈，也未見他用什麼力，就將穿透金針的金針，拈了出來，向陳典文一笑。直到這時，陳典文才掙出一句話來，道：「你不殺我，總是後患！」

張翹笑着，道：「別將自己看得太能耐了，你，我看成了什麼氣候！老實告訴你，鹽幫的寶藏雖多，但是如今，幫裏的入息好，我也用不完那麼多錢，不知知道寶藏的秘密，我也不在乎了！」

張翹一說完，竟自走向月洞門，等到他走進月洞門之後，他的笑聲還傳了過來。

陳典文僵立在當地，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他早知張翹比他強，可是他竟如此一敗塗地，那也不是事情開始時所能想得到的。

陳典文呆了片刻，忽然聽到一陣腳步聲傳了進來，他抬頭看去，只見有幾十個漢子走了進來，將他團團圍在中間。

一個粗壯的大漢，指着他，叫道：「姓陳的，張先生大仁大義，他肯放過你，我們可不肯！」

！

一看到那些人湧了進來，陳典文的心中已經有數，張翹的厲害，真是厲害到家了。

這些年來，張翹已在鹽幫幫衆的心目中，培養成了他陳典文是鹽幫大罪人的想法，蘭姑失踪的事，鹽幫的幫衆，全以為是他陳典文勾引走了的，就算鹽幫的舊人，對他還有幾分情面，但是在張翹十年的經營下，舊人還剩下了多少？

而今，張翹自己仍然下不了手，因為，他知道手下會出手的，他自己不出手，又可以博個「大仁大義」的聲名。而就算陳典文在車輪戰之下喪了生，那也是該死之至！

張翹決不想殺他，只不過是要在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情形下，要陳典文死！

陳典文望着滿面怒容、聲勢洶洶奔過來的那個漢子，本來還想解釋幾句，可是他一想到了這一點，實在連口也懶得開。

而事實上，就算他要開口解釋，也沒有機會，那大漢一面呼喝着，一面早已揚起粗壯的拳頭，「呼」地一拳，向陳典文打來。

那大漢一出手，其餘各人，已將陳典文團團圍成了一圈，而且奔過來的人更多。先一羣奔出來的人，連那一聲呼喝，便自出手的大漢在內，還全是空手的，可是後來奔出來的各人，手中却執着各種各樣的兵刃，有的是鐵尺，有的是單刀，也有的手中兵刃古怪，連陳典文也叫不出名堂來，只覺陽光之下，鋼刀的精芒閃耀，沒有一件，不是致命的武器。那些人奔了出來之後，並不動手，只是圍在外層。

從這情形來看，張翹顯然是早有準備了。

本來，陳典文還不想傷人太多，只求自己能奪圍而出，再作打算，但現在照這情形來看，那是不可可能的了。

陳典文心念電轉間，那大漢的一拳，已然打到，陳典文見那大漢，不但出拳勇猛，而且馬步沉穩，功力實在不弱，他也不敢怠慢，身子一閃，就着一閃之勢，順勢在那大漢的拳上，撥了一撥。

別看輕了陳典文的這一撥，那是真正的上乘武功，四兩撥千斤功夫，那大漢的一拳之力，立時一斜，連身子也不由自主，轉了一下，腰際門戶大開，陳典文早已欺到他的腰際，五指如風，一聲大喝，手臂一擰，單憑一臂之力，竟生生將那大漢，打橫擡了起來。

陳典文看來，瘦弱蒼白，那大漢粗壯過人，站在那裏，少說也比陳典文高出一個頭，可是陳典文却一下子將他舉起來。

那大漢一叫陳典文舉起，扎手扎腳亂掙着，發出殺豬也似的嗥叫聲，還有幾個，幾乎和那大漢同時發動，向陳典文攻來的人，看到這種情形，人人嚇呆了，攻出的招數，竟全僵在半空中難以使全。

陳典文再一聲大喝，手臂向上一托，「呼」地一聲，將那大漢的身子，向上直拋了起來，他一拋起那大漢，自己的身子，也跟着騰起，一下子就上了一座亭子的亭角之上。

陳典文這下動作，可以說是免起驚鴻，勇猛輕靈，兼而有之，來得快捷無匹的了，可是他才一上亭角，只見眼前人影閃動，另外也有兩個黑衣人，也已上了亭角，和他對立着，身法之快，實在難以想像。

陳典文不知道這兩個黑衣人，就是飛賊一朵青的兩個師兄，在這情形下，他也無法問兩人的名號，三人在亭角上一點腳，不約而同，一起向亭中心掠去。

那亭子四角上各可以停人，但是亭中心的尖頂之上，却無論如何只能落下一個人，三個人一起搶去，下面成百人一起抬頭，向上望來。

陳典文和那兩個黑衣人，幾乎是同時展開身形的，但是其中一個黑衣人的身形最快，一伸足，已經踏在亭尖之上，陳典文跟着掠到，雙足懸空，那黑衣人一翻身，一柄精光閃亮的匕首，已然直指陳典文的胸口。陳典文向前掠出的勢子，何等急驟，看來就像是自己的胸口，向着那柄匕首，直撞了上去一般，下面仰頭觀望的人中，有心急的，已迫不及待，喚起好來。

那並不是說陳典文的本事不濟，而是張翹的本事，實在太強，在張翹面前，陳典文縛手縛腳，可是在這些人面前，陳典文的拳腳一展開來，當真如同生龍活虎一樣！

兩個黑衣人一滾到了地上，一個胸口中了劍，且已了賬，另一個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口角流血，傷得不輕，一時之間，也站不起來。陳典文站在亭子上，心念電轉，正在想如何離開這裏，只聽得人叢之中，幾下巨喝，四個身形極其粗壯的漢子，一起排衆而出。

那四人身形粗壯，可是個個不高，尤其陳典文居高臨下看下去，那四個人，像是皮球一樣，直滾了出來，陳典文心想這樣身形的四個人，難道也是輕功高手？

那四個人向前奔的勢子十分快，一面向前奔，一面大聲呼喝着，就奔到了亭子邊上，只見他們四人，身軀一起彈了起來，肩頭向亭子的四根柱子直撞了過去。

一看到他們身子彈起，陳典文就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了，可是那四個人動作極快，陳典文心頭才一凜，就聽得四下巨響，那四個人的肩頭，已撞上了亭子的柱子，四根柱子一起撞斷，整座亭子的頂，發出一下巨響，向下直塌了下來，陳典文一個提氣不及，整個人也陷進塌下的亭子頂之中，一起向下落來，耳際只聽得轟隆之聲不絕，瓦片紛紛在他身邊擦過。

陳典文心中也不免吃驚，知道眼下的形勢，實在是凶險之極，自己一落地，就會陷入上百人的包圍之中，就算自己功夫高，力敵之下，能够傷得五、六十人，到頭來仍是不免要葬身此處！

一想起此，陳典文狠狼一咬牙，一聲暴喝，雙臂陡地向外一展，兩股極大的勁道，一起揮出。亭子頂一塌下，頂上所有的綠琉璃瓦，也一起散落，經陳典文兩股勁道一揮，數十塊琉璃瓦，一起向四下飛飛了出去。亭子頂塌下，在下面圍着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眼看陳典文跌了下來，少說也有十來個人，一湧而上，但是陡然之間，隨着一聲暴喝，綠瓦四散，首當其衝的，也是那十來個人。

一時之間，只聽得慘叫之聲不絕，在後面的，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又聽得陳典文一聲暴喝，人影陡長，陳典文已疾拔而起，拳起腳踢，當場又有四個人倒地不起，陳典文擊倒了四個人並不停留，身形再拔，在假石山上，點了點腳，連連連連，已到了牆頭。

可是，就在這時，只聽得連三、四下槍響，喧鬧呼叫的聲音，突然靜了下來。

槍聲起自何處，竟沒有人知道，連陳典文也不知道，而且陳典文也想不到，在這樣的情形下，竟然會有人使用槍械！

如今，圍攻陳典文的各人，全是以爲是正義之師，而陳典文是好惡之徒，所以要以爲是正義之師，這一類江湖義勇漢子，講究的是本身體數十年苦練出來的真才實學，和敵人廝拼，最看不起一槍在手，就可以制人於死的那種辦法。

所以陳典文從容施展，決計想不到會有人在這個節骨眼上，用槍來暗算！

槍聲一響，人人都靜了下來，每個人都看到

，陳典文的身子，在牆頭之上，晃了一下，在他的左腿之上，有一股鮮血，淌了下來。可是陳典文自己，却並沒有覺出自己已經中了槍，他只想到了一點，那就是：再要是不走的話，那是絕走不脫的了，是以他冒力向下一躍，一落地，就向牆外的小巷上，飛奔出去。

一出了巷子，立時轉左，那是他自小住慣住熟的地方，地形自然極熟，連拐了七八個彎，未見有人追來，靠牆角站了一站，這才覺出，腿上一陣熱辣的疼痛，陳典文咬牙，撕開了上衣，將傷處露了出來。

陳典文一面露着傷口，一面將剛才的情形，迅速想了一遍，事情很明顯，剛才那幾發槍彈，就算不是張翹在暗中下手，也必然是張翹的親信，如王老六之類下的手，那說明張翹一定要將他置之死地了，揚州城裏是萬萬再就不得了。

紫安了傷口，陳典文一逕向前走去，他不揀小巷，專走大街，雖在人叢之中，直出了城，來到了一個沒港邊上，才舒了一口氣，叫來了一艘小船，坐到船上，喘着氣，吩咐船家向北駛去。

在船上，陳典文自己挖出了子彈，數了傷藥，這點傷，自然難不倒陳典文，陳典文心頭一陣陣的劇痛，比腿上的傷口更痛，那是因爲他已經確知蘭姑的死訊！

當年，張翹是在海邊遇上了蘭姑的，張翹對蘭姑，也下了「綿裏金針」的毒手，蘭姑自然是必死無疑的了。

可是，陳典文的心裏，却還有一點不明白，那就是：張翹好像並沒有親眼看到蘭姑死去，只是知道自己所發的金針，射中了蘭姑而已。所以他乍見嵌有金針的骷髏，還以爲那是蘭姑的骸骨。

那麼，蘭姑的屍骸到了那裏了呢？

一想到這裏，陳典文的身子，忍不住發起抖來，在濱海的曠野上，有的是野狗，蘭姑在中針之後，當時可能硬拼着一口氣，負傷逃走，而且，使張翹也無法追得上她，但是結果，她一定是免不了一死，莫非就倒在曠野之中，成了野狗的食物？

陳典文身子在發抖，口中不由自主，發出了喃喃的聲音來，蘭姑不該遭到這樣下場的，絕對不應該，但是天地不仁，蘭姑若是真的遭到了這樣的下場，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在小船上就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小船已蕩進了興化城外的水蕩，水蕩的水面上，浮滿了菱葉，也滿是嘻嘻哈哈的小孩子，撐着水盤，抱着水桶，在水蕩中採菱。陳典文上了岸，一拐一拐，向前走着，心中一片茫然，完全不知道自已該向何處去，直到有人陡地叫了他一聲，道：「喂，這不是陳爺？」

陳典文定睛一看，只見在他面前，站着一個濃眉大眼、楞頭楞腦的小伙子，一時之間，陳典文真是想不起他是誰來了，那小伙子却高興莫名，大聲道：「陳爺，多虧你那二十塊大洋，我現在可好了，也娶了老婆，自己還開了一家燒餅店。」

陳典文想起了，這小伙子是李和順！

那小伙子李和順看到了陳典文，就像看到了

親人一樣，陳典文也需要一個地方，養好腿傷，他逃出了揚州，明知張翔決不會放過他，住在客店裏，畢竟不是十分妥當。所以，順理成章，陳典文就到了李和順的燒餅舖子。

瞧着陳典文舒舒服服地躺着，李和順的神情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

陳典文也被李和順的高興感染了，他的心情也輕鬆了很多。

他拍着李和順的肩，道：「借你這地方，養幾天傷，我有對頭要暗算我，決不會放過我，所以，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我在這裏。」

李和順張大了口，道：「放心，你只管在這裏養傷，我不會對人說的。」

陳典文叮囑道：「你要留意點，若是城裏來了甚麼異樣的人，來講給我聽。」

李和順點頭答應着，陳典文揮着手，令他自去照料燒餅舖子。

李和順走了之後，陳典文不禁嘆了一口氣。二十塊大洋，對自小在鹽幫中出身的陳典文來說，那算得甚麼？寒冬臘月，忽然想吃韭菜苗子，那韭菜苗子，就得二塊大洋一斤，陳典文見過不知道多少，整天在銀洋堆裏打滾的人，可是看來，這許多家財百萬的人，都不如李和順來得快活。

李和順爲甚麼那麼快樂呢？他的快樂，是二十塊大洋帶來的麼？看來也不是，就算沒有二十塊大洋，李和順一樣快樂，是與生俱來的，陳典文終於明白了，李和順的快樂，是來自滿足！

將李和順和張翔來比，一個只不過是蠶小子，一個却是人中龍鳳，可是這兩個人，究竟是誰的日子過得更快樂一些？陳典文雙臂枕在腦後，他心中自然而然的回答是：李和順！

在李和順燒餅舖後面的屋子裏，陳典文住了七天，那七天，李和順兩夫妻，簡直將他當作菩薩一樣，陳典文也感到自己一生之中，幾乎沒有過過這樣平靜舒適的日子，他幾乎想就這樣一直住下去了！

不過，他無法再安靜地住下去了，那天下午，李和順走了進來，神情很緊張，陳典文的腿傷，已經好得多了，正在院子中，拿着一把鐵錐，在鍛着一羣雞，李和順進來，就道：「陳爺，鹽幫的張幫主，到了興化。」

陳典文陡地一怔，挺直了身子。

李和順又道：「張幫主一到，就大擺筵席，興化城的酒樓，全叫包了下來，城裏城外，大小混混，全都有份，傳出話來，說是找一個腿受了傷的人。」

陳典文苦笑了下，他早知道，張翔是不會就此放過他的，這種情形，也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李和順看來却比陳典文還要激動，他問道：「陳爺，你不會就是他要找的人吧？」

陳典文望着李和順，道：「是，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李和順搓着手，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陳典文道：「你放心，我這就走。」

李和順利那之間，連脖子都粗了，道：「陳爺，我不是攔你走！」

陳典文道：「我知道你不會攔我走，我也知道，張翔一定出了賞格，要是找到我，賞多少？」

李和順吞了一口口水，道：「二千大洋！」

陳典文本來想說：那將我送給張翔去吧，可是話到了口邊，他却沒有說出口，因爲他實在不忍心對一個這樣純樸、老實的人，開這樣的玩笑。

陳典文只是道：「我這就走，小李，老實說，我很羨慕你過的日子！」

李和順瞪大了眼，全然不明白他過的日子，有甚麼好羨慕的，而陳典文話一說完，已經轉過身，緩緩來到後院的土牆前，一縱身，就跳過了牆頭，跳了出去。

鹽幫幫主在興化城裏，住了三天，並沒有找到陳典文，他雖然從陳典文僱的那艘小船上，打聽到了陳典文到了興化，可是再也想不到，陳典文會住在一家小燒餅舖的後院之中。

而且，陳典文一得了消息，立時就走了，陳典文並沒有目的，他只是向海邊去，當他在向海邊走着的時候，他正想着，當年，蘭姑在看了張翔的狼子野心之後，也是在這條路上，向海邊走去的。

陳典文向海邊走，總得經過有人煙的地方，鹽幫的耳目衆多，消息也立時傳到了張翔耳中，張翔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都不能對付陳典文，而他要殺陳典文，就像多年前他對付蘭姑一樣，不能讓人家知道，所以他才單獨出手。

根據消息，張翔很快地就追上了陳典文，當他看到陳典文的背影之際，陳典文正呆呆地站着，望着他前面不遠處，巨大的、立體三角形，覆着蘆葦的鹽堆，那一堆一地的鹽，像是亙古以來，就豎立在大地上的一樣。

張翔漸漸走近，陳典文也立時轉過身來，兩人在相隔七、八步處站定。陳典文冷冷地道：「你終於還是忍不住，要親自出手了！」

張翔依然神情雍容，道：「有些事，非得自己親自下手不可！」

陳典文的聲音有點嘶啞，道：「就像對付蘭姑？這裏，離你當年和蘭姑動手的地方有多遠？」

張翔笑了起來，道：「不遠，就在那邊。」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指向左首一指，陳典文自然面然，朝他所指看去，却不料在那一指之間，張翔已然發動，身子陡地向陳典文衝了過來。張翔的動作如此之快，陳典文連視線都未及收回，就覺得呼吸陡地一緊，緊接着，「砰」地一聲，胸前已中了一拳。

那一拳，直打得陳典文眼前烏雲陡生，天旋地轉，胸口發甜，身子一個踉蹌，不由自主，一個轉身，踉蹌向前跌出去，這時候，陳典文只想到了一點：快逃！

他甚至未曾定過神來，就沒命也似，向前奔了出去，等到他定過神來之際，已經來到一堆巨大的鹽堆之前，張翔的拳聲，就在他的身後，陳典文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向着巨大的鹽堆上，迅速地攀了上去。

他才攀上了幾尺，只聽得張翔一聲長笑，已經趕到，伸手一拉蘆葦，將一張蘆葦，拉了下來，陳典文身子滑下了幾尺，又向上攀去，張翔也上了鹽堆，一路將蘆葦拉下來，他要追上陳典文，分明只是一舉手之勞，但是他却並不出手，只是殘忍地笑着。

陳典文已快攀到鹽堆的頂上了，在他向上攀之際，鹽堆的鹽，隨着他的上攀，向下瀉下來，陳典文一脚踏在鹽上，突然，隨著鹽粒的下瀉，一個人的上半身，自鹽堆之中，冒了出來。

自鹽堆中冒出來的那個人，身上沾滿了鹽，一時之間，還看不清他是甚麼人，但是陡然之間，看到鹽堆之中，竟然埋着一個人，已是驚弓之鳥的陳典文，更嚇得手一震，揮在那人的身上，那人身上的鹽，一起震落了下來，已經可以看清那人的臉面了。

這時候，陳典文整個人都呆住了！

那是蘭姑，一點不錯，那是蘭姑，儘管她的臉色，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死灰色，但是毫無疑問，那是蘭姑，蘭姑的臉對着鹽堆下面，正對着跟上的張翔，而張翔整個人，也像遭雷殛也似地呆住了！

也就在這時，陳典文看到，蘭姑的手中還握着那柄小金劍，陳典文一伸手，取過了金劍來，用盡了生平之力，向前撲去，直到聽到了「撲」地一聲，眼着金劍插進了張翔的時候，陳典文仍然有點不相信，自己已經殺死了張翔。

陳典文身子在鹽堆上滑下了一些，他又看到，蘭姑的前額上，繡裏金針的針尾還在閃閃發光，蘭姑中了金針，掙扎着來到這裏，她硬將自己的身子，埋進了鹽堆之中，目的是爲了甚麼？或許是爲了自己的身體不至於腐爛，等世人可以知道她是死在張翔之手的；或許，蘭姑當時，在臨死之際，另有用意，但是她決計想不到，她藏在鹽堆中的屍體，會在陳典文命在頃刻之際，就在張翔的眼前三、四尺處出現，她自然也想不到，她手中的金劍，會成了令張翔致死的武器。

陳典文伏在鹽堆上，伏在蘭姑的屍體之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張翔的屍體已滾到了鹽堆下，臉上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可怖神情，他是應該感到恐懼的，他以爲十年之前已死的人，突然在眼前出現，如何會不恐怖？鹽，保存了蘭姑的屍體，使她的屍體，幾乎一點兒也沒有腐爛！

鹽堆旁一直很冷清，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的某一天，才有一陣子熱鬧，淮北鹽場的總管，陪着一位南洋來的貴賓，那是一位姓唐的華僑，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是精神矍鑠，聲若洪鐘。這位唐總管，問起了若干年前，在鹽堆下發現當時鹽幫幫主屍體的情形，不過，鹽幫幫主的屍體，爲什麼會在這裏，是什麼人殺了他的，却沒有人可以回答。歲月悠悠，曠野上的鹽堆，照樣聳立着，鹽場上的鹽民，照樣辛勤勞苦地工作着，可是，早就沒有什麼人再記得蘭姑、陳典文、張翔、唐榮這些人的名字了。

張翔一定出了賞格，要是找到我，賞多少？

李和順吞了一口口水，道：「二千大洋！」

陳典文本來想說：那將我送給張翔去吧，可是話到了口邊，他却沒有說出口，因爲他實在不忍心對一個這樣純樸、老實的人，開這樣的玩笑。

陳典文只是道：「我這就走，小李，老實說，我很羨慕你過的日子！」

李和順瞪大了眼，全然不明白他過的日子，有甚麼好羨慕的，而陳典文話一說完，已經轉過身，緩緩來到後院的土牆前，一縱身，就跳過了牆頭，跳了出去。

鹽幫幫主在興化城裏，住了三天，並沒有找到陳典文，他雖然從陳典文僱的那艘小船上，打聽到了陳典文到了興化，可是再也想不到，陳典文會住在一家小燒餅舖的後院之中。

而且，陳典文一得了消息，立時就走了，陳典文並沒有目的，他只是向海邊去，當他在向海邊走着的時候，他正想着，當年，蘭姑在看了張翔的狼子野心之後，也是在這條路上，向海邊走去的。

陳典文向海邊走，總得經過有人煙的地方，鹽幫的耳目衆多，消息也立時傳到了張翔耳中，張翔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都不能對付陳典文，而他要殺陳典文，就像多年前他對付蘭姑一樣，不能讓人家知道，所以他才單獨出手。

根據消息，張翔很快地就追上了陳典文，當他看到陳典文的背影之際，陳典文正呆呆地站着，望着他前面不遠處，巨大的、立體三角形，覆着蘆葦的鹽堆，那一堆一地的鹽，像是亙古以來，就豎立在大地上的一樣。

張翔漸漸走近，陳典文也立時轉過身來，兩人在相隔七、八步處站定。陳典文冷冷地道：「你終於還是忍不住，要親自出手了！」

張翔依然神情雍容，道：「有些事，非得自己親自下手不可！」

陳典文的聲音有點嘶啞，道：「就像對付蘭姑？這裏，離你當年和蘭姑動手的地方有多遠？」

張翔笑了起來，道：「不遠，就在那邊。」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指向左首一指，陳典文自然面然，朝他所指看去，却不料在那一指之間，張翔已然發動，身子陡地向陳典文衝了過來。張翔的動作如此之快，陳典文連視線都未及收回，就覺得呼吸陡地一緊，緊接着，「砰」地一聲，胸前已中了一拳。

那一拳，直打得陳典文眼前烏雲陡生，天旋地轉，胸口發甜，身子一個踉蹌，不由自主，一個轉身，踉蹌向前跌出去，這時候，陳典文只想到了一點：快逃！

他甚至未曾定過神來，就沒命也似，向前奔了出去，等到他定過神來之際，已經來到一堆巨大的鹽堆之前，張翔的拳聲，就在他的身後，陳典文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向着巨大的鹽堆上，迅速地攀了上去。

他才攀上了幾尺，只聽得張翔一聲長笑，已經趕到，伸手一拉蘆葦，將一張蘆葦，拉了下來，陳典文身子滑下了幾尺，又向上攀去，張翔也上了鹽堆，一路將蘆葦拉下來，他要追上陳典文，分明只是一舉手之勞，但是他却並不出手，只是殘忍地笑着。

陳典文已快攀到鹽堆的頂上了，在他向上攀之際，鹽堆的鹽，隨着他的上攀，向下瀉下來，陳典文一脚踏在鹽上，突然，隨著鹽粒的下瀉，一個人的上半身，自鹽堆之中，冒了出來。

自鹽堆中冒出來的那個人，身上沾滿了鹽，一時之間，還看不清他是甚麼人，但是陡然之間，看到鹽堆之中，竟然埋着一個人，已是驚弓之鳥的陳典文，更嚇得手一震，揮在那人的身上，那人身上的鹽，一起震落了下來，已經可以看清那人的臉面了。

這時候，陳典文整個人都呆住了！

那是蘭姑，一點不錯，那是蘭姑，儘管她的臉色，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死灰色，但是毫無疑問，那是蘭姑，蘭姑的臉對着鹽堆下面，正對着跟上的張翔，而張翔整個人，也像遭雷殛也似地呆住了！

也就在這時，陳典文看到，蘭姑的手中還握着那柄小金劍，陳典文一伸手，取過了金劍來，用盡了生平之力，向前撲去，直到聽到了「撲」地一聲，眼着金劍插進了張翔的時候，陳典文仍然有點不相信，自己已經殺死了張翔。

陳典文身子在鹽堆上滑下了一些，他又看到，蘭姑的前額上，繡裏金針的針尾還在閃閃發光，蘭姑中了金針，掙扎着來到這裏，她硬將自己的身子，埋進了鹽堆之中，目的是爲了甚麼？或許是爲了自己的身體不至於腐爛，等世人可以知道她是死在張翔之手的；或許，蘭姑當時，在臨死之際，另有用意，但是她決計想不到，她藏在鹽堆中的屍體，會在陳典文命在頃刻之際，就在張翔的眼前三、四尺處出現，她自然也想不到，她手中的金劍，會成了令張翔致死的武器。

陳典文伏在鹽堆上，伏在蘭姑的屍體之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張翔的屍體已滾到了鹽堆下，臉上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可怖神情，他是應該感到恐懼的，他以爲十年之前已死的人，突然在眼前出現，如何會不恐怖？鹽，保存了蘭姑的屍體，使她的屍體，幾乎一點兒也沒有腐爛！

鹽堆旁一直很冷清，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的某一天，才有一陣子熱鬧，淮北鹽場的總管，陪着一位南洋來的貴賓，那是一位姓唐的華僑，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是精神矍鑠，聲若洪鐘。這位唐總管，問起了若干年前，在鹽堆下發現當時鹽幫幫主屍體的情形，不過，鹽幫幫主的屍體，爲什麼會在這裏，是什麼人殺了他的，却沒有人可以回答。歲月悠悠，曠野上的鹽堆，照樣聳立着，鹽場上的鹽民，照樣辛勤勞苦地工作着，可是，早就沒有什麼人再記得蘭姑、陳典文、張翔、唐榮這些人的名字了。

時報周刊

國內版

接受航空代寄海外

地區	港	澳	亞	澳	歐、美
全年	1,880	2,580	3,670		
半年	980	1,330	1,880		

註：互惠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

請利用郵撥：112677號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地址姓名款寄

號帳款收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新臺幣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局號：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地址姓名款寄

號帳款收

第112677號

名戶款收

新臺幣

時報周刊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主管： 經辦： 局號：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次 元 角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